JIN YI XUAN JI

# 靳以



# 选集

第三卷

## 秋花　　春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我社陆续出版
以下作家选集

丁玲选集

巴金选集

叶圣陶选集

老舍选集

冰心选集

阳翰笙选集

沙汀选集

何其芳选集

李劼人选集

沈从文选集

茅盾选集

郭沫若选集

靳以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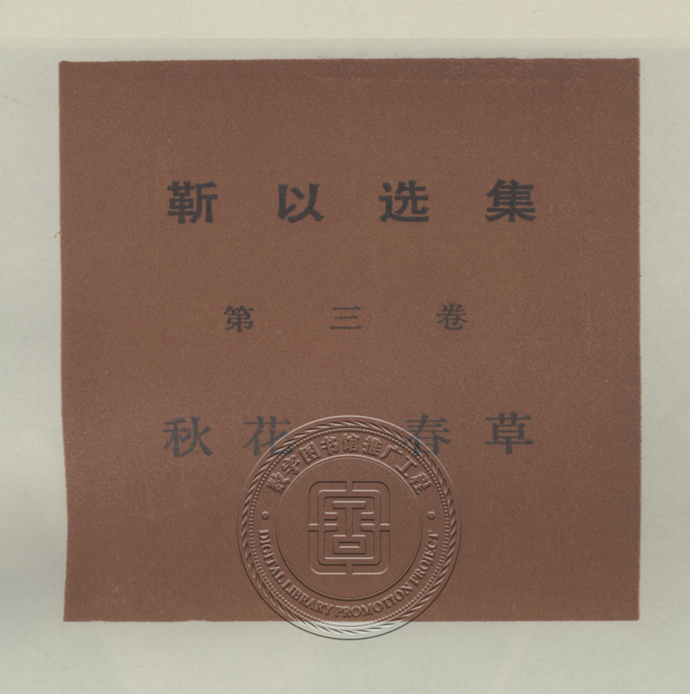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
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

**靳以选集**·第三卷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　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　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75插页 7 字数 159 千
1983年 4 月第一版　1983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5,600册

书号：10118·654　（平装）定价：1.43 元



作者像（一九三一年前后）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25×12=300 收穫社 第 6 頁

作者手迹

# 目　次

秋　花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
春　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11

# 秋　　花

# 一

深秋的阳光下，原野正静静地躺在那里。从城门口伸了出来的石板大路，劈开了这块土地，象是一眼也看不到终点，引着人到远远的地方去。那个城楼，每日吞进又吐出许许多多的人，车和牲畜；三四百年来的烦劳使得它自己再也没有那份华贵威严的外观，堞楼上的琉璃瓦生了黄黄的草根，有的还缺落了，坍塌下去，只凭了朽败的楼椽支持着残局。高柱也裂开了，还许生着虫，匾额已经看不出一个字。随处都有蝙蝠和燕子的窠，乌鸦却是永远占据了屋脊上，朝着城里和城外叫。筑成了城墙的砖，为风雨所吹打，为厚厚的尘土所侵蚀，都变成了黄黄的颜色，上面还有细密的孔洞。往日的光滑和坚固是早已失去了，有的时候还整面地剥落下来。但是无论如何它还存有一点本身的雄伟，尤其是那些新来的远行客，远远的看见了，仍是要惊讶地低低说着：“还是京城呵，帝王之家总是有些不同的！”

收割后的田野却象才生育了的妇人懒懒地伸了身子仰卧

着。它已经尽了它的责任，它把粮食和菜蔬都长好了，它需要休息。剩余的菜根和麦秆一丛丛地留在那里，金黄色的干草也在太阳下发着一点光辉。——这都是它的骄傲，它对得起天也对得起人，微风时时地抚慰它，象母亲拍着孩子，要它好好地安睡，转过了年，早就有它的工作在等待着呢。

石板的大路上却积满了尘土，这也许是由于多少只蹄子和脚的磨擦，使得方石都减少了它的厚度，还有那五尺宽的正路两旁，各有四尺宽的土道包着，只要有八天的晴和，就会积起二寸的干土。若是有一阵旋风，便能带起来一根黄澄澄的柱子，冲上天去。吹风的日子，路上能显得清净一点，尘土都被扬起来，不知都会落到哪里去。若是能有着人一样的智慧，也许要问着："我是从何处来呢？将到何处去呢？"

和这城隔一段的距离之外，有着一所建筑。那有着高高的墙，在墙上还有刺铁丝绕成的网。门是高大的，还守着荷枪的警士。公民们是不能随便走进去，也是不能随便再走出来。住在那里面的人，除开了领着公家的薪俸，也算是官员或是公务员之外，就是一些为这个社会所遗弃，所驱逐，所不容留的人物。这个社会是需要秩序，需要安宁，需要进步的；于是有许多人，被认为是不能做一点对这个社会有利的事，——简单一点说吧，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害群之马——有的是立刻被停止了活下去的机能，有的就被送到这个所在来，要他们在这里住上几个月，几年，几十年，——或是一直等到死亡之来临。这些不法之徒因为是需要和那些善良的市民们远隔开些的，所以这所建筑是没有一家邻居。——在前面是那条大路，左右和后面都是田野和墓场。

监狱的高大的铁门像一张严峻的脸，永远阴阴地沉着，关闭着，隔开两个不同的天地，走出走进的人都弯下些身子从那左侧下的小门钻着，就是这扇小门，随时也会关起来。在刷了白粉的门额上，用正楷写了："××市模范监狱"这几个字。可是飞扬的尘土在那上面盖满了，不能使人看得清每一条笔划。

那正是早晨，守卫的岗警还躲在岗楼里，风卷着落叶在门前打着旋；门开了，一个清瘦的年轻人缓缓地迈出一只脚来，他象是一下子为这奇异的景物整个地引住，用力地睁大了眼睛张望着，什么都是新鲜，什么都给了他说不出的喜悦。干草的香气在空中荡着，他觉得是踏进了一个新天地中，再生的欣忭在他的胸中激动，使他的呼吸都有些短促，身子微微地发着抖。踉跄地走了几步，就把手扶了门前的树干。这树已经长得有六七寸的直径，当着他五年前走进来的时候，还看到那不过是才移植的新枝。可是现在长大了，几乎使他自己都难想得到这就是那些细弱的枝条。

"五年，唔，五年，……"他把身子倚了那树干，低声地喃喃着，"树也长成了，什么也都长成了，我自己呢，……我自己呢？"

他暗暗问着自己，他就再忍不住呛嗽，他那苍白的脸有一点涨红了，他的身子弯着，泪水从眼角挂下两滴来。因为头发又长又乱，显得他的脸是更瘦更长了，两只眼睛也是异常的大。眉毛粗浓，象是涂上墨去；就衬得他的脸更是苍白。

他贪婪地张开眼睛望着，几年来他没有看见过这样广大的天地，他像是有多少话要倾诉出来，他想着在这自由的世

界中死去也是值得的。天是又高又远的，景物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。在那海一样蓝的天上，飘着瑰丽的红云，太阳正照得它们也发着一点亮。那边是树，那边是村道，赶早的行人已经在路上走着了。他记起来，当着他被关在那个囚槛里，有过什么样的欣慰，当着听到一声两声微弱的人语！他知道说着话的人是想到什么地方去便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的，想看什么便能看什么的。这样的幸福，居然重临他的身上了；可是几年来的折磨却给了他这样一个孱弱的身躯。他却相信他自己会再强健起来，他一直需要着自由的空气。他深深地吸着气，又长长地吐出一口；但是呛嗽不能使他如愿地做下去，不断地干咳使他的身子都抖了起来。

莫名的忿怒在胸中涌起了，他抓着自己的头发。当着他把手松下来的时节，真就有几根被他扯下来。他不能再站立着，一辆破旧的马车正经过他的面前，他叫住了那个车夫，告诉他要去的地方，他就缓缓地上了车子。车的坐垫是破旧了，硬的铁条使他的骨头有点痛，因为过轻的体重，他简直是在那车厢里滚着。老马放开蹄子奔波，不平的路使车轮一跳一跳的。他想叫喊，没有那力量，他只是呻吟着，忍着一切的苦痛，他的心中在想：

"我要忍，光明等着我，更苦的折磨都过去了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中，同时有还要苦的人在生活的路上爬行。我该想想那些时候，那些人，……"

# 二

走进城门，路就平坦了。骤然间看到了那样多的房屋和路人，他都感到一点眩晕。他是倚坐在那里，始终也没有把眼睛能大张开；可是现在一线的视野中，他看到了这个城市的苏醒。牵骆驼的佚子正在道旁的边路上迟缓地走着，尘土被那柔软的蹄子扬起来，笨重的铜铃响着，象是在街的那一端还有着回音。清道夫在街上一下一下地扫着，把泥土从路的中间移到路旁去，就堆在那里。菜贩起始用清越的声音叫卖，店铺也正打开门，挂上招牌或是布幌。……

在城市里，早晨总是最安静的时候；可是对于他，仍然觉着难耐的嘈杂。什么样的声音对他都是生疏的，他都想来用心接受；但是他的精神显然不济，终于混成像夏雷一样的轰鸣在他的耳中响着。他想不到这样突然就又跨进了这个世界（他记得当着他的减刑令来了的时候，他都有点呆了），他没有充分地准备自己和这个新的环境适合，正如同一个人，在黑暗中过了许久时候，突然见到了平常的光度也觉得

芒然刺目。他是一下子又跳进这个大的天地之中，这里不只是那个小小的庭院，作为他和那些同伴们卫生散步的处所；而且也没有高高的墙阻住了眼睛。在这里，只要有眼睛，就可以极目而观，什么都在面前。更不像住在那里面，可以记得清地上露出的一方小石块和哪一面墙有多少块砖。一切景象都争先地显了出来，要一个人在匆忙中去看一眼；可是坐在车中的他，缺乏应付裕如的那份能力，只是颓然地伏着。

踏在柏油路上的马蹄，响着得得的声音，挥着的鞭子，在空中迅速而短促地绕了一个圈，打在马的背上，也发了清亮的脆音；那匹马就更用力一点地奔驰。但是在他的心中，他只希望着急速地到了他的家，他记着他的家，还有家中的人们；他的体质，也不能忍受更大的颠簸了。

终于，那辆车在××街的中间停住了。他象是没有注意到，还是那个车夫把头回转来叫着他，他才缓缓地抬起头来。那个车夫说：

"先生，您不是到××巷么？"

他点着头。

"这已经到了……"

立刻他就扬起头来，他看见那个巷口，和五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；他的心跳着，从车上下来，用着不稳而急速的脚步向巷口走去，车夫有一点焦急地问着：

"先生，您还没有给过车钱呢！"

"我叫他们立刻送给你；你等等吧，……"

才走进巷口，他就象承受了一种温柔，托住了他那颗一直在飘浮着的心。他的精神象是好起一点来，在第三家门前

他站定了。除开油漆有一点剥蚀了，式样上没有显著的改变。他想来揿电铃，举起手来才知道电铃已经拆去，他就用手掌在门上轻轻拍着。

“母亲也许还没有醒呢！我不该吵了她，弟弟妹妹们总该起来了，他们一定还没有到学校去。”

他想着，一时间他像是有许多事都想起来。可是里面始终也没有答应的声音。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他有点想不通了，除开在门环上用力打两下再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就迅速地打了两下。

果然，他听到开着屋门的声音，随着就有一个女孩子扬声地问着：

“谁呀？”

他听得出来这是哪一个的语音，他的喉咙像是为快乐塞住了，他文弱而嘶哑地叫着：

“不是五妹么？小五，快开门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呵，大哥，……是你么？……你怎么回来了呢？”

在语声之中夹着奔跑的脚步声音，两扇门立刻被拉开了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跳出来，一下就投到他的胸前，抱了他把头依了他。

“大哥，……真是你；……真想不到，……”

她喃喃地说，可是忽然觉察出他那不良的健康，就和他并立着，搀扶他，把他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。

一时间他说不出一句话，情感的激荡使他的头垂下来，他的眼睛里满着泪，他用微颤的手摸着她的头发，一步步地走了进去。

“告诉我，小五，妈妈起来没有？”

“妈？——”

她才吐出一个字来就顿住了；可是她随着又毫不露形迹地接了下去。

“她还睡着呢，她还睡在楼上，每天总要——总要十点钟才起来。你先到楼下我们的房子休息一下，回头再上去看她不好么？”

她迟疑地说过了这一段话，就大声地叫着：

“二哥，四哥，——大哥回来了！”

“小五，你疯了吧，你这样叫不是会把妈吵醒么？”

“呵，我错了，可是哥，你不知道，她睡得很好，是不容易吵得醒的。”

她说完了，眼圈微微湿润起来；可是屋门同时开了，被叫着的人都走出来。他们几乎是同声地叫着他，跑到他的面前。

“大哥，你疲乏了吧，你的脸色不大好，快先到床上去睡一下吧。”

“我的房子还留在那里么？”

“留着呢，什么也没有动，只要搬进一张床去就可以。我想还是先到五妹的房里躺躺也好。我们一边就可以关照用人替你收拾一下。”

“那也好，二弟扶我进去吧，四弟把门关好，五妹，我要你轻轻去看看妈醒了没有，我要快点去看她，我真想她，记住了，可不许你粗心大意把她惊醒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……”

那个女孩子应着先走进去了，他就扶着和他有同样身高可是十分健壮的那个年轻人，走了进去。推开了靠右的房门，再进到里面，他就被安置到床上。

他想着，这全然是一个梦，正如同他离开家时候那个梦一样，他什么都有点想不到。他重复回到这个家了，这五年的日子才使他稍稍觉出这个家的一点可贵处。可是他知道这一切的思想是不能持久的，他不是一个只在温暖的家中活下去的人。

五年中，什么也都有了显著的变迁，叫做明德的二弟和叫做明仁的四弟也都长成伟岸的汉子，就是叫着明智的小五，也成为健美的少女了。

他并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的躺着，明德坐在床边，殷殷地望着他，他的眼睛好像是闭着。明仁和明智先后蹑脚走进来，可是他突然张开眼睛向着明智说：

“妈醒了没有？”

“没，——没有。她还是睡得很好。”

明德接着就说：

“妈的身体不如从前，总要睡到十二点钟才能起来。你好好先歇一下吧，五妹陪着你，我和明仁把你的房子整一下不好么？”

“那很好，我也真想到自己的房中去看一看，只要睡一睡，我的精神就能恢复起来。你们就去吧。”

这时候，忽然响起了敲大门的声音，明仁迅速地跑出去，又跑了回来说：

“大哥的车子还没有给钱吧？”

“真是，我忘了，这一下我什么都忘了，多给他两毛吧，一共给他七毛就可以了，真有点对不起他。”

明仁一面拿着钱，一面朝外面走；他的脸却露了疲惫而无力的笑，缓缓地又闭上了眼睛。

# 三

看着他的面容，明智的眼睛里满了泪。她不敢哭出一点声音来，只静静地守在那里，把泪水都抹在手掌上。她还能记得五年前，当着他离开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十分健壮的体格，也决不是像这样软弱。在这五年中，每个人都长大了，他却萎缩下去，他躺在那里，像一具死尸，眉毛皱着，嘴唇微微地抽动。只有在两颊上显出病态的红晕。

"谁使他这样呢？谁使他这样呢？……"

她暗暗地问着，却没有人能告诉她。大哥不是自私的人，也不是奸险作恶的人；不过只是在自己的幸福之外，也想到别人的幸福，于是就被丢到狱中，过了五年的日子。五年虽是过去了，却有一个软弱的身体留下来，折磨他，使他苦痛，不知哪一天他才能解脱。

她还记起来母亲的死，那虽然是一年前的事，在她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新。当着病已沉重的时候，母亲没有一个时候不盼着看看他的。

“明生呢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你们没有给他信么？我真想看看他。……”

始终母亲是不知道他被关在狱里，孩子们都骗着她，告诉她他远行了。她就时时念着，有时还把明仁误认成他。她会哭起来：

“我是真想明生呵，立刻要他回来吧，我只要看他一眼，我……我活不下去了，能看他一眼我死也安心的。好孩子，你们想想法子，打电报，追他回来……”

守着的孩子们有什么法子呢。就是去接见的时候也不敢露出一个字来。他们只能哭着，安慰着母亲，要她不要那样想，病没有什么要紧，不久就会好起来。

“不要这样说吧，我还能不知道我自己？我不怕死，孩子们，——”她起始号着，可是眼睛里已经没有一滴眼泪，“活到多少岁总有一死。我要多看你们几年，我多照顾你们几年，我更要看生哥儿一眼。他是个好孩子。你们要记住我的话，要敬重他，听他的话，你们也都要有他那样的好心肠……”

“妈，您不要说这些吧，医生都说您的病不妨事，您说这些话不是使我们担心么！”

她自己记得那时她这样说过，止不住眼泪簌簌地流下来，母亲就拉住了她的手。

“我也愿意我能好起来，万一我要是好不了呢，你们就该记着我的话，你们早就没有父亲，难为我把你们养了这么大，你们都要好好地活下去。”

她的病呢，多少医生都诊断是不治的了。可是他们不相

信医生的话，甚至于诅咒医生的存在，他们想紧紧地闭了眼睛，掩了耳朵，也不用一点点脑子来思索，任之自然使母亲能健康起来，和好人一样。他们想用自己的信心和热血来使母亲活下去；可是终于证明了一切的无用，在春尽夏初，她就永远离开他们了。

悲苦紧紧地抓住了这三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，还有那一个绝望地关在狱里。他们不敢告诉他，因为一切都无用，死人只能静静地躺到坟墓中去。他们却是哀伤地哭泣，几乎全然失去了生的兴致，他们总像望得见母亲遗容，恬静，安适，只是两个眼睛没有完全闭紧。在弥留的时候，还断续地念着明生；这才使她的心没有如愿地静止下去。如果她知道她所想念的生哥儿，是被囚在狱里，和一些她想起来就会惧怕的人物住在一起，她的心就更不知道要怎么样了。

现在他是走出来了（这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，按照从前的判决，他还有几年狱中的日子，这一次是因为新首领的就任，他是被特赦出来的），他的身子可变成了那样不济，而且这个家，又没有了维系着这个家的母亲。

躺在那里的明生，突然张开眼睛，问着她：

“妈还没有睡醒么？”

“呵，呵，——”她显得一点仓皇，随即接了下去：“是的，她还没有睡醒，大哥。”

“那我就先到我自己的房里去看看。”

“二哥四哥正替你收拾呢，等一下再去好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我安不下心去，这样躺着对我很不好。”

他一面说着一面就站起来，她也急急地凑过去扶了他。

他想自己试着行走，没有两三步就觉得支持不住了，他苦笑着，和她说：

“变成没有用的哥哥了！”

随着他就叹息了一声。缓缓地移动脚步朝了他从前的住室走去。

一看见了涂着白漆的门，就象见了自己的老友一样，有着说不出的欣喜在他的胸中激荡。他把手紧紧地抓住了深紫色的门柄，向着里面推开。他急速地走了三四步，就又象投到老友的怀里。他的心急速地跳起来，眼睛里冒着稀有的光。

从窗口进来的阳光，正落在对了窗的那面墙上，在那光芒之中，看到浮沉着细小的尘珠，时时还闪着一点红色的和紫色的光。明德和明仁已经把积尘都清除了，正在为他安放一张单人床。

“不，我还要放到西墙边，那样每天早晨我都照得见太阳，我要光明，我……”

他说不出话来了，就用他的眼睛搜寻地看着。一切都还是像五年前的样子，他缓缓地走过去，看看他的书架，还轻轻地用手抚摸着每本书。他拉拉那深青色的窗帘，他又到了墙角那里看看那张茶几和放在上面的那只古瓶，他再到他的书桌那里，他仔细地审视着每一件小陈设，有的是必要的有的是不必要的，一直在五年前就这样占了书桌的一部。什么都没有变，正如同五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样，只是很久没有人走着的地板，当着踏上去的时节，偶然发着小小吱吱的声音。

“真难得你们，什么都替我保留得这样好，这可以让我

忘记我那五年苦痛的日子，好像我是昨天才和你们告别的，今天我又走回来，是不是？”

“其实过去了也不觉得多么长，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年轻，只是有一点疲困。你十分需要休息，我看你还是睡下吧。”

明智说完了就又引着他到才移过去的床前，要他把外衣脱下去，安适地躺好，把被还给他盖上。

明生并没有就闭了眼睛，他还是张大了望着，正如同他重复睡在亲人的怀抱中，情热烧得他没有法子使眼睛阖闭。他有点不信自己，他以为这是一个梦，因为是一直就没有想到这样快会重得自由。妹妹却像小母亲一样地守着他，轻轻地用手指为他理着头发，看着他的眼睛渐渐闭上了。

她的眼睛里突然嵌了两颗大泪珠，她迅速地用手掌抹去了，坐在窗前的明德和明仁，也都垂下头。

突然间明生又睁大眼睛，一只手抓住了明智的手臂，把身子侧向了她说：

“母亲还在睡么？还没有醒么？”

“是，是，……她还没有醒，——”

急遽间她的语音显出十分的不自然来说。她知道自己的脸色有一点变了，她的嘴唇微微地颤抖，明德明仁急急地就走过来。

“好妹妹，别要我再这样等待了，——”他一面说一面坐起半个身子来。随着他又接下去：“我怎么还能忍下去呢？我离开她五年了，我要看看她，看看她老了多少，我可以轻轻地先去看她，不会惊醒她的。你们看好不好？妹妹，

你领我去。”

他说完了，跟着就站起来。她也站起来，一只手像是拦着他，又像是护着他，说：

“大哥，你还是先睡睡吧，你自己真需要休息，方才你睡得很好，——”

“你说我睡得很好么？我并没有睡好，我的脑子很乱，我的心一刻也不能安静。我不过就是闭起了眼睛，我好像听见母亲的声音。她也许早醒了，仆人也许告诉她我回来了，她正等着看我，也许她在叫我。——”

他不想再等明智的话就向外面走，可是她紧紧地拉住他，她再也不能忍住眼泪，她低下头去，明德和明仁都走近来轻轻地用手拢了他的身子。

“妈不会再叫我们了！”

他像是被夏雷惊了的婴儿一样，站定了，猛然转过身来，用粗急的声音说：“什么，你说些什么？”

他紧紧地抓了她的肩头，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像一只被挑怒了的野兽。

“母亲死了，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——你们骗我么？——她不会死，——孩子们，——她怎么会死呢？……”

他的喉咙觉得一点热，还有一点咸；他咳嗽一声，一大口血落到地上。他就什么都看不见，也听不见，身子像一堆软泥似地溜了下去。

## 四

他们立刻就用汽车把他送到城东的××医院去，经过医生的诊断，认为是只有暂时的危险性，注射过药针，就被安顿到三等病房中。

这个医院，不止在这个城市中是有名的，在这个国家里，也被推许为设备完善、人材众多的一个医院。若是一个才来到这个城市的人，来看这个医院正如同要去看这个城里的宫殿一样。也有琉璃瓦在太阳下闪着光，一座门形的建筑巍然地站着，庭院都是用汉白玉砌起来。在有好太阳的天，强度的反光，照耀着刺痛人的眼睛，一时间需要闭起来。等着过了些时，张开眼来，就为那富丽的红绿引得有点呆了。有时候几乎不知道该向哪边迈步才好。每个门都有许多人出入。如果是来诊病的人，还得先知道排好的日期。耳朵若是有了病，在星期一来或许就没有用，因为早就规定好在每星期二、四、六的上午是耳科治疗的时间。所有病着的人要等待这个时刻；可是在规定的时候来挂号，就许没有了空额，

因为满了二十个病者就停止再收。那时候那个司理挂号的人会说：（若是一个女人，他的话当然就能客气一点。）

“不成了，今天挂号，后天才可以看病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我们来了这么早，医生没有来我们就来了，难道还没有份么？”

“别人上星期就挂号了，您只得等下次看。”

“病是痛苦的——”

病人也许急起来了，可是事务员也会说：

“我们知道，先生，没有法子，这里就是这种规矩。”

“那我们就多化钱挂特别号！”

“那也不成，不是急病就不能挂特别号。您要是想治，就挂下次的好吧。”

病者也许就悻悻地转头走了，也许就听从那个人的话；到了医生诊疗的时节，就许抱怨着为什么不早来疗治，说如果早来一天，就不会这样麻烦了。一个生着病的人，到这里来，是否就能如愿好起来，也很是问题。人力所不能挽救的，只有等待着死亡自然之来临；有的却是才发的病，一时不能下着断结，就这一科那一科地送来送去，终于是因为治疗迟了，人已断了气，只好推到太平房去。这只好怪着病者生了这样的病，医生那一面，要求慎重比要求病者的生命还要紧。

三等病房是在东二楼上，因为在昏厥的情形中，明生特别被放在单人病房里。正和走进监狱一样的，他的衣服换成规定的便服。像触到了恶邪似的，年轻的女看护把他的旧衣服丢到地上，然后就吩咐着仆役送到消毒室去。那个女看护

试着他的体温和脉搏，把结果记在表上，就放下了严峻的脸和他们说：

“请你们回去吧。他的情形很好，明天请你们再来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让我们三个都离开这里？”

“是的，你们三位。”

“那怎么成，——”明智忍不住了，接着说：“你看看他的样子，很需要人照料——”

“我们这里有人会照料他！”

女看护觉得她不该用这照料两个字，就故意把声音提高一点说。

“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说要一个亲人来守守他，他的病很重，怕万一有什么——”

说着，明智的眼睛里落下泪来。明仁明德的眼也都湿润了。他们同时望着睡在那里的明生，他还是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呼吸十分轻微，脸色惨白，很容易使人想到那不是一个活着的人，只是一具……

“医生比你们看得更清楚，真要是有那样严重，他会通知。就是那样也不能请你们三位都留在这里。现在，这是医院的规章，你们一同进来，已经是例外了，你们看看这时候除开病人和医院里的人，这里还有别人么？”

他们知道没有法子再说下去，只得听从那个看护的话，走近床前仔细看了一回（她自己都不知道在被单上滴了两颗泪），才轻轻地退出去，关了门。

那个看护正要像蝴蝶一样地飞到别的地方去，明智赶着和她去说：

“明天我们可以来吧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看护像不屑于多说一个字似地，然后就冷然地，迅速地飞走了。

他们只得颓然地走出来。

走在路上，谁也没有一句话。他们已经是孤单单的一群，虽然明智是最小的一个，可是她最懂事。这个家就靠了她的力量维持着。他们都敬仰明生，他的诚恳和仁厚早就在他们的脑子里留着清晰的影子。没有想到几年的囚禁却使他的身体坏到这样。他们都看得出来他不会活得太久，相互间谁也不敢说，自己也不大敢想，恐惧时时抓着他们，他们几乎像小孩子一样地震恐。他们只能想着自己的观察是不科学的，是错误的。他仍然会好起来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他有他的工作，他不能这样快就死去。现在他又有了自由的身子，他们能好好守着他，他们都爱他，他们也都知道他的伤心和他的失败，好起来以后他该顺心地活着，为了他自己，为了他们，为了人类……

他们重复钻进空洞的家门，到了房里，各自占了一个椅子坐了。仍是默默地。过多的感触使他们的脑子都有一点麻痹了，他们谁也不能再想。自从母亲故去了，这个家就整个地换了样。母亲住过的楼上谁也不去看一眼，为了怕惹起那无尽的哀伤。若不是明生关在狱里，他们早会使这个家拆散了。有了这个家，使他们更看清了这个社会，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。他们只是被丢在这里，没有人关心，也没有人问。他们想各自走到远远的地方去；可是明生需要他们，他们也舍不

开他。当着他还住在狱里，他要问到家中的每个人。但是他们都盼望他能出来，那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分散。明生有他自己的行径，他早就说过要献身他的事业的。他终于出来了，疾病给他孱弱的身子，母亲的死又给他使他们想不到的重大的打击。他们怎么能丢开他呢？

女仆走进来问着他们吃过饭没有，他们才想起来从早晨到了三点钟，还没吃过一点食物。可是他们都不觉得饿，他们的心胸都为些什么填满了，再也不能装下点什 么。明 德 就说：

"不要吃了，一点也不觉得饿。"

女仆正要转身走出去，明智却拦住了她。

"还是弄点什么吧，饿出毛病来也不是事。"女仆走了，她也懒懒地站起来。明德掏出一根烟来抽着，明仁坐在沙发里，像是已经睡着了。

这已经是深秋，日间是一天一天地短了下去，黑暗是更早更早地吞去了太阳。从天边拉起来那广大的帷幕，包住了整个的宇宙。只有在那小小的洞孔中，闪出了微弱的光，人们就叫它为星星和月亮。可是那一点光，只能使自身闪耀着，一星点儿也不能投到地上来，充满了每个角隅的只是黑暗。没有人声，没有光；他们也沉在这无边的黑暗之中。明德的烟火一明一明地亮着，谁也没有想到站起身来开灯，母亲的脸和明生的脸交替地在他们的脑子里闪着，有的时候会同时出现了，像是觉得一点不祥似地摇摇头。蝙蝠在檐下翻飞，吱吱地鸣叫，墙角下早有秋虫在叫了。这是秋天，是的，秋天里的叶子也翩翩地飘落下来……

# 五

明生醒转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，伺伏在他周围的只是黑暗，他好像什么都忘记了，支起一点上身咳嗽着，再没有一点气力，他又颓然地倒下去。没有灯光，没有人声，他侧卧着，只望见昏暗的窗格的阴影。他伸出手去，床边没有人；他才想到他是来在陌生的地方。驻军的号角凄凉地响着，浸激了每个人的心；从老年人喊出的叫卖声，在空中颤动地浮荡着。

他只以为自己是在梦中，一切的事都使他不相信。他想来问问别人，这里却没有一个人，他想着：

"他们怎么能把我一个人就丢到这里呢？他们能放得下心么？我要再问问他们，是不是这只是一场梦？也许我还是做梦，我还没有醒过来，……"

突然间却有一种不可知的恐怖抓住了他，他几乎想叫起来；在这时候门推开了，一个素衣的看护走进来，开了灯，蹒跚地走到床前。

在灯光下他清晰地看到了房里的样子，这不是他的家，他记得起来，他却忘记怎么样他来到这里。

看护把试温表放在他的嘴里，又抓起他的手腕一面试着脉搏，一面望着表。

三十秒钟之后，她放下他的手，就问着他：

“你醒了很大的时候吗？”

他不能回答，只摇摇头。

“饿不饿？”

他还是摇摇头。

“不饿也要吃点，回头就要他们替你送点牛奶来。你应该好好静养……”

她一面说一面把试温表拿出来，望着上面的度数，随后就甩了甩，又放到有酒精的瓶子里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你能告诉我一点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那个看护稍稍露了一点惊讶，就说：

“这是××医院的病房呵，你怎么不知道？——”她忽然记起自己说错了话，就又说：“对了，你进来的时候精神还没有恢复过来，是你的家人送你来的。”

“可是，——他们怎么没有一个留在这里？”

“照章是不许的，我想他们明天会看你来。你不该说多了话，你该多休息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你不喜欢灯光吧？”

“有一点，我又有点怕黑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替你开那个灯就是了。”

她把一盏座灯放到墙角那里捻开，把屋顶上的灯熄了，光度正从墙角反过来，微微地照着整个的屋子。对于他，那是再合宜也没有的了。

“这样好些吧？”

“很好，我真感谢你，你还能告诉我一点我的温度和我的脉搏么？”

“还好，病人不要太关心这些，你要静心来养，不久你就会完全好了。”

“还有一点事，小姐，请你告诉我一声，是不是我还是在梦中？——我，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”

看护一面清脆地笑着，一面告诉他：

“这不是梦，什么事情都是真的。”说了一半她忽然敛住了笑，成为庄重的样子，“你自己可不能多想，你得好好养病，你的身体不好，不要害自己。”

她说完了就溜出去，可是他的心却被什么紧紧地握住了。他再三反复地想着：

“这不是梦，什么事情都是真的。这不是梦，什么事情都是真的，……”

他就记起来这一天的遭受，他喃喃地说着：

“母亲是死了，母亲是死了，……”

他的眼角立刻就挂下泪来。

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了三十年的日子，总也没有能跳出个人感情的圈子。他有倔强的个性，坚忍的毅志；只是在胸中永远有那么一颗柔软的心。他受过别人的嘲笑，还有人用斥责的语气来说，郑重地告诉他个人的事业与前途都不容许

他就这样下去；可是他却没有法子，他知道他自已。他自已是立足在博大的爱的上面，他爱人类，他也爱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。他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不彻底的根性，但是他觉得从母爱那里他才得到了更大的力量。母亲不了解他，那是真实的事；他也不需要她的了解。他只要望望她的脸听听她的语音他就抓住了莫大的潜力。为了母亲他要努力，他要奋斗，他要把从母亲那里得来的爱分给别人，分给广大的人类。别人也都不了解他，他们称他是"暖室里的花朵"。说他不过是一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。

"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说，你们不知道我的母亲。——"

"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已的母亲。"

回答这样话的人也许还加上一声冷笑。

"你们不要以为我的母亲会妨碍我的事业，我是从她那里才得来更大的力量！"

"她也有更大的力量牵住你！"

"将来会有一天，为了她我才有献身的勇气，那时候我会告诉你。"

如果一切都是真实，母亲是永远离开他了。

面前立刻就有一张脸显了出来，他一下就认得，那是母亲。那宽的上额，和略尖的下颚，组成了传统的美人型。在他记忆中的那些皱纹好像都消去了，嘴边的一颗红痣却显然地还在那里。她的眼睛殷殷地望着，她的脸是平和慈爱的。他张开两只手臂，想迎了上去，突然间就什么都不存在了，这时候仆人正推开门，用木盘送进一杯牛奶来。

在他的心中却起来了莫名的愤怒，他叫着：

“哪个叫你进来的？”

“先生该吃一点牛奶了。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！我什么都不要！”

他像孩子一样地哭起来，仆人把牛奶放在近床的小桌上，又悄悄地走出去。

他想得到母亲在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会念着他，或许要叫出他的名字来；她能想得到他是被丢在狱里，像一匹兽一样地，没有希望没有光明地活着？在昨天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母亲，每天只是怀着出来的企望，他想念她，可是她却在一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“我只要看她一眼，我只要听她一声，……”

他喃喃地说着，他却只能流着更多的泪。悲哀浸透了他，他没有法子忍得住，手和脚都感到麻痹。

“不要这样难过，孩子！你该好好活下去。”

他像是听到这样的话，急急地抹着泪去张望，什么都没有。在微光之中，房里的陈设静静地站立。

这句话对他是切要的，可是他的心并不能静下来。他想到这平庸的生，是需要死来才能衬托出生的美丽。死是庄严的，他反复地想着；可是他的悲伤并没有一点平复下去。一切对他都没有用，他只是需要他的母亲。

他想着广大的前程，想使个人的悲哀平展开去，成为无垠的，有着潜伏的伟力。他记着高山和深水，这对他是一个最适宜的机会来忘却一切个人的感情，没有母亲就是没有了家，他该能更勇猛地活下去，为了信仰，都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存，可是他的心一直就没有安定下来，飘浮着，像失去了

驾驶者的一只小舟，伤心的泡沫时时激了上来。所有的劝解和诠释都失去效用，他只是哀哀地哭泣着。

在云层中穿行的月亮有时候把整个的脸露出来，把她那冷森森的月光投射到地上。没有叶子的树影穿过了窗子投在地板上，像雕镂的花纹，平平地铺着。虫类的鸣叫没有一刻的间歇，已经到了深秋，花草小虫的末日就在眼前了。

他翻着身，整个的枕套都为泪水湿透了。他呛嗽着，鼻尖冒着汗珠。他很知道自己，打了一个冷战。

# 六

在默默的黑暗中过了一些时，明智就被无名的恐惧抓住了。她的心在打着抖，她想要叫出来，可是她不知道要叫出些什么才好。

她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，从母亲死去之后，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悲哀。她有着一张圆圆的脸（这和她的母亲、哥哥们，全不相像），透着健康的肤色。她的眼睛是大的，闪着使人一看见就高兴的光辉。在她眼睛里好像告诉人："努力吧，光明就在你的面前，不要气馁，迈 向 前 去吧！"从前她也不知道忧虑，她是天真的，还有一副好心肠。她爱她的母亲和她的哥哥们，她更爱关在狱里的明生。当着他离开了家，她并不记得多少，那时候她才读完了小学。她也时常随了明德或是明仁去探望他，每次她总是哭的，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把他关在那里面。在归途上，哥哥一定会再三告诉她不要说给母亲知道，因为母亲只知道明生是到××去的。

"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？"

她时时问着这句话，他们没有法子回答，因为判决上他能出来的时候该成为一个老人。他们就说：

“快了，过不了多少天他就能出来。”

她却总是问着这同一的话，好像时时问着，被关着的人真就可以更快些放出来。

以后她就一个人时常去了，她听他说话，看着他瘦下去的脸，有时候她还装着脸引逗他。他真的高兴了，伸起手来想掐一把她那苹果样的脸；可是触到他手的只是隔在中间的铁丝网。他立刻又哭丧着脸，低下头去，就缓缓地说：

“回去吧，时候差不多了。好好听母亲和哥哥们的话，千万不要给母亲知道我是在这里。”

就这样子她是渐渐地长起来了，大哥也突然间就回转来；可是成为那样瘦弱不堪的样子。不只是瘦弱了，他们能想到更不幸的结果上去。

这恐惧像是从四周来压着她，她若是不站起来就会被挤死了似的。她急急地站起来，朝了那火亮走去，一把就抓住了拿着烟的一只手。

“怎么回事，五妹？”

她的手是冷的，明德就把烟尾丢到水盂里，用两只手温着她的手。

“没有什么，二哥，没有什么。——”她低低地说，那个睡着的明仁还是在发着轻微的鼾声。“我不过想来问问你，大哥的病怎么样？我是有点——”

他像是想了想才说。

“不要紧，你不要担心。”

"可是我，我总有一点怕。"

说到怕，他也打了一个冷战；他强自镇定自己，用着好像毫不介意的语调说：

"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他不久就会好起来。"

"是真的么？"

"真的，他不久就会好了。"

他们相互地都得到一点空虚的安慰，他们都知道这不一定是可信的；可是他们的心就真的静下一点去。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，几乎带了点哭音：

"我们不能丢了哥哥，不是么？"

"是的，我们也不会丢了他。"

"我盼他一下就能好起来。"

"那不是有点呆气么！"

"我真愿意病着的是我，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。"

"说那话有什么好处。若是你病了，别人也是一样地惦记着你。"

正在这时候女仆开灯走进来，告诉他们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。

"我还是不觉得饿，我不想吃。"

明智微微摇着头说。明德仍是拉了她的手站起来，像对一个孩子说话的样子：

"少吃点去，再饿坏了你可怎么办。"

那个睡着的明仁也为灯光照醒了，用手掌抹着眼睛，模糊地问：

"什么时候了？"

“都该吃晚饭了，来吧，我们一道去。”

在间壁的房里早放好了一张小桌和三个人的食具，他们就坐下来。

吃着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，都是觉着不得已才吞食着似的。明智更觉得顺着喉咙下去的不是米粒，而是一颗颗小小石子。她忍耐着，费了更大的力量吞咽，终于她忍不下去了，放下碗筷就站起身来。

“你吃饱了么？”明德关心地问着。

“饱了，饱了，……”

她急急地回答，连头也不敢回，就匆匆地跑出去。她跑到自己房里，并没有去开灯，一下就躺到床上。

泪水像泉似地涌出来，她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。这一切不幸的遭遇紧紧抓住了她的心，她那狭隘的心，只再三地记着：“天为什么是这样不公平呢！”

突然灯开了，明德站在她的面前。穿过她自己被泪包了的眼睛，她看见他那发亮的眼。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，温顺地和她说：

“尽伤心是没有用处，事情也不会都像你所想的那样。我们该勇敢地起来，和命运搏战，我们并不一定就此败北了。打起精神来试试看！”

可是她还是哭着，她没有想到自己还有站起来的力量，她的头昏胀着，几乎像是要裂开了。

“这样对你是极不好的，——”明德又接着说：“这一天你已经很疲乏了，你该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一路去看他。快些起来，洗洗脸就睡下吧。”

她勉强地听了他的话起身用手巾擦一下脸，随后就脱去长衣，又倒在床上了。明德把一张被替她盖好，还送给她一杯开水，然后和她说：

“好好睡睡吧，不要怕，我在这里守着你。”

他搬过一把椅子，坐在她的床前。她还没有停止抽噎，时时很艰难地喘着气。他把灯熄了，点起一支烟抽着，微小的火亮，当着他吸一口的时候闪着更大一点光。那正像一星魔火；她望着，不知不觉地就睡起来了。

醒来的时候眼前还只是一片黑暗。她伸出手去摸，知道已经没有人坐在那里，她就想到她睡了许久，快该起身去看明生了。

正在这时候她听到了三下钟声。

“才只是三点呵！”

她叹息着，再也没有一点睡意，十分清醒起来。她焦灼着，她想着为什么当她睁开眼的时候没有满眼的阳光？人们都还在睡着，她也不能就起来；可是她的心无时不在想着一下就飞到明生的身边。

她想着他会觉着多么诧异呢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？他一定想不出他怎么会去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吧！我们也没有一个陪伴他，没有人能细心地告诉他。想起了母亲他也许又要哭了，对于他的身体，哀伤怕是最不相宜的了。

“也许他还不曾醒来，——”她又想着，“就许他不能醒过来，永远也不能醒过来！”

这样想着她就又哭起来，每个角落都回应着她的啜泣，她那肿起一点的眼睛，好像没有多少泪可以流出来了。

静静的夜，一切细微的声音都可闻。秋虫像是都疲乏了，远近的狗的鸣叫，更清晰地听到。有的听得出是穿过了多少里秋夜的寒空，那声音才来到耳边。月光正像惨白的脸色，照在她的脸上，她不愿意看，她就紧闭了眼睛。

可是她并没有能睡，她是一分一秒地忍耐着。

终于曙光从天边升起来了，淡淡的，只使人分辨出物件的影子。在黑夜之后，这也是为人所欢迎的，而且都也知道此后就有更大的光明将来到人间。

她在耐心地期待着，微光已经爬进了她的屋子，天是就要亮起来了，她高兴地起了床披了长衣站在窗前，晨间的风像水一样地泼在她的身上，打了一个寒战，却还是挺了身子站在那里。

太阳渐渐地滚出来了，在屋顶上和树梢上洒满了金黄的光辉。

“又是一个早晨，又是一个早晨！”

麻雀起始细碎地叫着。

# 七

她随便用了脸盆的冷水洗过脸，就匆匆地跑到明德他们的住室去。明仁才坐起来，为了身材和面容的一点相肖，她急切间以为是明生了。她才要叫一声，立刻就想到那并不是他，明仁这时候也抬起头来望到她。

“这么早就起来了，——你的眼睛都肿起来！”

他说着就走过来看，可是她一下就避开他，把手掩着眼睛，走近窗口那里，说：

“我不要你说我也不要你看，你快点把二哥叫起来，我们去看大哥去。”

“我没有睡着呵！——”明德说了，接着是一声叹息，“这一夜我都是这样。我的眼睛虽是闭起来，我的脑子很清楚。什么声音我都听得见，小五走进来我知道，送牛奶的自行车我都听见了。好像是睡着，其实是没有睡。此刻我的头比铁铸成的还要重呢！”

“再想法睡点吧。”她关切地说。

"没有法子，早点起来也好，……"他一面说着一面坐起来，披上外衣，就把两只脚插到拖鞋里。

"我们什么时候到医院去？"明智转过脸来问着他。

"这还不到七点半，总得要到九点才可以。"

"你说是九点钟他们才许看望病人么？"

"我想总得那个时候，早去了也没有用。"

"那我们到八点半就该动身。"

"差不多要那时候，——"

可是怎样来消磨这一节时间却成为难题了。她伫立在窗前，望着小小庭院中的花草，阳光把经夜的白霜照成闪着一点光的水珠。落叶就铺在地上，随着阵阵的轻风，打着旋子或是溜过去。只有菊花傲然地站着，好象和一切人宣说："我什么都不怕，我也什么都不要，别人都死去了的时候，我还要坚强地生长！"

她反复地想着这两句话："——别人都死去了的时候，我还要坚强地生长！"她自己也好象更有点力量了，她转过头去看看桌上的小台钟，才过了五分钟的光景，她立刻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太慢了，叹口气。

她懒懒地走到墙角的沙发那里，坐下去，把右手架在椅背上，手掌托了腮。

渐渐地她的眼睛闭起来，他们轻轻动作的声音和微弱的钟摆声正加浓她的睡意，她忘了自己，忘了这个不幸的人生，一直到她隐约地听到人的呼唤，她才记起来，霍然站起，两手匆忙地揉着眼睛。

"该走了，五妹，——等等也不妨，你才睡醒。"

"不要紧，那怕什么，我们就走吧。"

出了家门，他们朝着有电车停站的街走去，他们正赶上一辆才过来的车。

车里的人很多，只有明智勉强寻到一个座位。路显得长了，每一站她都朝窗外望望。

走下电车只有三分钟的步行就来到医院的门前，他们匆匆地走进去，穿过了堆满病人的甬道，他们就走到问询处。

守在那里的人好象十分忙迫，他并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就问着：

"有什么事呵？"

"探望病人应该有什么手续？"

"住在几等呵？"

"三等。"

"三等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。"

"什么，下午三点到四点！"

明智叫出来，可是那个人只冷然地翻起眼睛来望一下，随着又低下头去。

明智的脸立刻更红了，明德拉了她一把，要她不必再说下去，他自己却以和缓的语调说：

"您不知道，病人病很重，我们必须去看看他。"

"他住在几号？"

"三号，昨天才进来的。"

"唔，唔，——"那个人一面漫不经意地应着，一面把

一本黑白的簿子抽出来查看。

“是姓×么？不错，昨天进来的，大夫并没有留下话说可以随时探视，只好请你们下午再来了。”

“您不能设法通融么？”

“没有法子通融，这是院章。”

那个人关了簿子，又起始和别人说话了。

“都是一样么？头等和二等呢？”

“头等么，是随时可以去看的，二等每天上午一小时，下午两小时，三等因为完全是慈善性质，每天只有一小时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们也化了钱的。”

“先生，您算算看，那一点钱，够的上干什么！”

那个人说完了，还哈哈地勉强冷笑了两声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什么都是分等分级，住进来又象住监狱，我们不要治病，我们要病人搬出来。”

明智抢过来用较高一点的语音说。可是那个人，因为在社会里已经住过这么许多年，懂得怎么样说话，就毫不动情地回答着：

“小姐，退院那您得朝大夫去说。病人来到我们这里，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您要他出去也没有办法。”

明智还要说些什么，明德却劝着她离开了，他们仍然从病人的堆里出去。

“真弄不清是这些规则法律造出了人类，还是人类造出了它们！”

她还是十分气愤地，走出了那白石的庭院。

"不要和那些东西们真生气，回头我们要哥哥住到二等去，那就方便得多了。"

明仁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说。她却正在凭想象来望着那些窗子，不知哪个窗里躺着他们的哥哥。

她的气愤始终也未曾消下去，总象有些什么梗在胸间，因为没有能如愿探视，心也安不下去。她已经失去了一切忍耐的力量。

"这也好，我们下午再来，——"明德这样说，"我们该买点花，糖果带给他，他一定会更高兴。"

走出门，一群洋车夫涌上来；可是他们却摇摇头，表示不预备坐车。

他们信步走着，他们并不想到回家去。

"我们到公园去坐坐吧。"明仁这样说。

"那也好。"

公园和这个医院并不十分远，只要走尽两条街就到了。他们走进门，不象夏天那样，景象是十分冷清的。行人的土径上，参天的松柏遮去了太阳，只有很少的阳光艰难地射下来。其他的树木多已脱尽了叶子，有的落在水面上，漂浮着。没有灰鹤的鸣声，想来已经飞向温暖的南方。风吹动树梢，象海的波涛，巢中的鸟恐怖地叫着，在树枝间飞绕穿行。看上去，天仍然是蓝的，有一片两片白云在飘动。

树下的竹椅竹桌都空在那里，白的桌布被风吹起来，若是没有什么压好，该早飞上了天。他们找了个朝阳的地方坐下来，茶役一面叫着手巾一面飞快地跑过来。

# 八

买了一束浅粉色不知名的花和两盒糖一包水果，他们三个在下午三点钟又到了那个医院。他们迳自走到病房的门前，就有一个看护阻住了他们，请他们填填备好的表格。说是不填就不能进去。

当着他们填完了，那个看护就说：

“只能进去一个人，一个出来那个再去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明智翻起了眼睛问着。

“不外是为病人好，病人哪里有那么多的精神。”

“那就是五妹先去吧。”

他们把物品都交给她，那个看护却又告诉他们除开鲜花什么也不能带进去，因为病人的食品都由大夫定出分量来，食品一概不许送。

她气恨恨地只拿了花束就走进去，她没有时间再去问询，她的心是老早就飞到病人的身边。

在三号的门前她敲了两下，听到里边的应声就走进去，

她看见他正张着眼睛朝门这里望。

“呵，小五，你来了，你，你，——”

他十分高兴地伸出手来，她就急走两步，走近他的床前。她的心整个地都为欣喜充满了，她没有想到他是这样子，她以为他一直还没有醒过来。她抓着他的手，象是因为寒冷在微微地打着抖。

“你的眼睛都红肿了，昨天没有睡好吧？”

“大哥的眼睛也肿了呢！你不要只说我！”

他们什么都不说了，只互望着，她的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来。她十分痛快，她的心中再三地想着：“大哥是不会死的了，大哥是不会死的了！”

“你是一个人来的么？”

“他们都来了，不许同时进来，我出去他们才能再进来一个。大哥，你看看，你喜欢这花么？”她举起才放在小桌上的那束花朝他问着。

“好，真好，有那么好看的颜色。”

“你若是喜欢，以后每次我都可以带给你。我们还买了糖果，他们不许带进来，那真没有法子。”

“我倒不想吃，把花插到瓶子里就好了。”

她把花插到一个空药瓶里，放了一点冷水。

“哥哥的情形比昨天不知道好多少！你一定不久就会好起来，一定是这样！”

因为过分的喜悦，她的眼睛里都包着泪了。她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爱她的大哥。

他笑了，他的笑是那么无力，那么衰弱，只是把嘴角牵

动着。他的脸色还是那样苍白，因为在下午，两颊的红晕显得更重了。

“大哥的脸色也比昨天好，更红一点。”

“那并不算好，我正在发烧。其实我是上午精神好些。你们若是能那时候来更好。”

“他们不许进来怎么办！今天真气死我，我想不如换到二等也自由些。”

“那也好，那也好，……”

正在说着的时候，有人敲了敲门，随着就走进来一个素衣的看护。她带着一副冷冰冰的脸。

“小姐，您该出去了，已经快到十分钟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　不是三点到四点么？”

“每次却只许十分钟，这是为了病人的好处。”

“难道你们关起他来，不许他的亲人来探视也是为了病人的好处么？”

“您不必动气，这也是院章。”

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女看护就动也不动地站着，看样子她是等待着她走出去才离开这里。

“回去吧，五妹，明天再来。”

他伸出细瘦的手来轻轻拍着她的肩，她却低声地说着：

“院章，规则，法律，……这都是害人的，是不是，哥哥？”

他又笑了，还带了一点惊讶，想不到她那样的孩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
“好，等我病好起一点来，随我——”

想到了那个看护，他就顿住了。

“不要着急，明天再来看你。记住了，换到二等去，我们可以早晨来。”

“好，你好好走吧，不要惦记我，这里也很好。”

她转身走了，对那个站立的看护一眼也不看，只低着头，看定了自己的脚尖走路。

“这不是医院，这简直是监牢，是地狱！如果我生了病，我不要这群鬼医生看，我也不要住到这鬼地方。”

她一面走一面在心中咒骂着，推开了门，就遇到殷殷地等待着的他们。

“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明德和明仁几乎是同声地说出。他们凑到她的身前，只等着她简单的回答。

“他很好，你们去看他吧。”

提起了大哥，想到比昨天渐好的病情，才又引起她的高兴来。明德并没有等待她的叙述，就迳自走进去了。

她不愿意呆呆地守在那里，顺了甬道她朝着诊疗室那面走出。在等候的地方，一排排的木椅上已经坐满了人。为了病痛的折磨，在他们的脸上寻不出一丝笑容。有的忍不住呻吟，有的是半卧在那里，有的孩子是在哭着。可是年轻的医生们和看护们穿了白布服，有着亮的和打着圈的头发，迅速而愉快地穿来穿去。他们有的啣了烟斗，有的嚼着糖，有的哼着歌曲，相见的时节用外国的礼节和语言相互地交谈。地板是光滑的，他们尽可以走着巧妙的步子，使他们的身肢十分窈窕，动人。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什么，他们也听不到什

么；这只是一堆无生物，等候他们的药石或是宰割。是的，多少人都这样说过："要有残忍心才能成为名医。"

一个三十多岁的贫苦妇人，伴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婆来看病。那个老年人显得十分衰弱，嘴唇时时在发抖，她们等待许久了，一直还没有叫到，那个中年妇人一把抓住一个走过去的看护，哀恳的说：

"姑姑，您给看看吧，我们等了这许久，上年纪的人实在熬不住了，病又重，您修修好，快点给她看看。"

那个女看护先推下去妇人的手，然后把自己的手掩了口鼻发着唔唔的声音说：

"你看，不都是等在这里么？我也没有法子，病要是真重，就挂个特别号。"

"那就费心您给挂一个吧。"

"挂一个，你自己到那边去。"

那个女看护遥遥地朝那边一指，她那发光的手指甲美丽地闪着。

中年妇人谢着她，和那个老妇人低低地说了两句，就到那边去。可是她很快又回转来，哭丧着脸，老妇人边呻吟边问她。她几乎是嚷着回答：

"没有法子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。普通号只要三十个铜子，特别号要十块钱。对了，十块钱，一个也不能少！还得是重病，不是重病大夫还要退回来。我们穷人怎么办？就在这里等吧，小病总可以等出大病来！"

那个老妇人的脸色象是更不好看了。

在那里站立的明智，突然觉得有人在肩上拍了一下，回

过头，就看见是明德和明仁。

“我们找了一下，没有找到你，没想到你站在这里。”

“怎么你们这样快就出来？”

“他们不许我进去了，”明仁嗒然地说，“他们说一天只准见两个人，没有法子，只好不进去。”

“真是，这算是医院么？”她愤慨地说，“我情愿病死也不会到这里来！”

他们一齐走出去，迈出了那座门，他们才感觉到盖在上面的是蓝蓝的天，浮荡在空中的是自由的空气。他们的心却有些平静下去了，至少他们知道加上了母亲死去的哀伤，他也不会就被打倒下去。他能活，他还能活；可是能活到什么时候却很成为疑问了。

“想那么多干什么，谁知道明天的事？没有需要的人会永远长生，有需要的人时常更容易死去，由于自然的力量或是人为的力量。……”

三个中的一个这样想着。

他们共同地迈了大步在街上走着。

# 九

在医院里住了十天之后，医生就允许他可以退院了。说是暂时的危险期已经过去，一切都只需要静养，住到专门疗养院去比住在医院里更有实效。

他并没有住到疗养院去，他想住在家中。他要经风经雨，他不能只在好的环境中生长。

他不再吐血，呛嗽还是有的。他显得那么没有力量，当着他咳嗽的时候他的背就弯下去，他的脸涨得有一点红，咳嗽的声音又是十分空，象没有下气的样子。他的眼睛却冒着光，他对于什么都不甘心。他需要强壮的身体，过人的精力，他不愿意白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有许多事情要做。

家里住了三天，他就想到了去探望母亲的坟墓。明智头一个拦阻着他：

“你才好，路又不近，先不要去吧。”

“我的心总是安不下去，我还有些呆气，——”他说着，抓过来她的手，“我时常想到她一个人躺在那里说不定

会感到寂寞和恐惧的。”

说完了，他的眼睛里又闪着光，那是因为泪水又充满了的缘故。

“我也时常那样想，哥哥，母亲被埋葬的时节我都要疯了。我想着那么些土和石块压在她的身上，如果她醒转来的时候怎么还能出来呢？那时候他们都要我丢一把土下去，我不丢，我不忍心埋她。”

“命运是残酷的，也是不公平的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——”静在一旁的明仁忽然说。“自从母亲死去了以后，我见着每一个人都要暗问一声‘你也是没有母亲么？’看他们那高兴的样子，他们一定都有母亲的。‘可是我就没有了！’我的心里这样想，没有了母亲就是没有了家的温暖，我们孤独地活着，没有人关心我们。”

“我们再不要温暖了，我们要勇敢地活着！”

明生把声音提高一点说，可是他象经不起这样用力，他的嘴唇微微抖着。

“为了什么勇敢地活着呢？”

他又暗自想着，他稍稍觉得一点茫惑；随即使自己的心坚定，就想：

“为了要活着就该勇敢！”

终于在一天的下午，他们带了鲜花和果品，坐了一乘马车，一同去探拜母亲的坟墓。母亲是葬在城南的公共墓园中，那里面躺了许多死去的人，每天也不断地有活着的人来祭

望。

天气已经到了初冬，除开常青树，其他的树都脱尽了叶子。白皮的杨树孤零地插到半空去，显得径边的柏树更矮小了。池水象油似地凝滞，离开结冰的时候大约不远了。路人的衣服加厚了，还显出一点缩头缩脑的样子。

才出来的时候天气是十分清朗的，走了一半，突然刮起了狂风。近着塞北的城市，时时有这样的风，还夹了细小的沙粒。不知从哪里就吹来了灰尘，不尽是灰的颜色，还显得一点黄澄澄的。

“要不我们回去吧，天气不大好。”明德头 一 个 这样说。

“那怕什么！”

“怕对你的身体不好，这样的风，最容易使人受感冒。近来你才觉得好一点，——”

“不怕，不怕，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回头，我们只走向前的一条路！”

他坚决地说。他们就不再说，默默地坐着；可是细沙已经从车窗的缝隙钻了进来，飞到他们的嘴里。他们都感觉到那不自如的滋味，眼睛里也许飞进一颗两颗去，再也张不开来，还在流着泪。

再走了不到一刻钟，车就停在公墓的门前。他们一个个地走下来，当着明生才站到外面，恰巧一阵风，象是要吹倒他，他踉跟了两步就停止住，明智赶着伴在他的身边，倚了他，支持着他的身躯。

“我们先去歇一下么？”

“不，立刻去，……”

明生象是还有许多话要说出来，却为什么哽住了，就低下头去。

“那就是了。”

明智指点着靠东边的一座墓。他的脚步立刻快起一点来，他也没有行礼，就伏在坟上哭起来。随着他的明智也嘤嘤地哭泣。

明仁和明德放好了祭品，一面流着泪一面把花朵散在坟墓的四周。

他是尽性地哭着，他的心整个被悲哀占据了，他再也想不到其他的事。有时候还在孩子气地怀疑着：“怎么会在这下面躺着我的母亲呢？这也许不是真的，……”可是他的泪是无尽地流着，他的手和脚都发着凉，他的心是更猛烈地跳跃。

有时候他是艰苦地喘着气，风又顺着他的喉咙吹下去。明智就劝着他：

“不要哭了，哥哥，看哭坏身子，……”

可是她却是一面劝一面自己也还在哭着。明德站在那里，静静地凝望着，象是思想着什么。也在哭着的明仁，忽地止住了哭泣，站到他们身边说：

“我们该回去了，尽这样哭不是事。死去的母亲如果有知觉，她一定不愿意我们这样。——”

“记念着母亲！我们该好好地活下去！”

明生也止住了哭，仰卧在那里，每一个字都达到他的耳中，他的心却是想着自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中，象二十几年

前一样。明仁俯下身去，扶起他来，他的脸色显得更难看了，沙土也在脸上留下污迹。

他走过去摸摸立在墓前的碑碣，好象触到他手的不是冷冷的石头而是母亲微温的身子。他却立刻想到，母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他已经再也不能听一声母亲的言笑。

他们扶了他缓缓地走出墓园，他时时回过头去看，留恋地迈着脚步，他记不清自己怎么样又坐到车中。他的眼睛显得枯涩，他的头昏胀着，他只好倚在明智的肩上，哀哀地呻吟着。

“我不久也会躺到土里去。”

他忽然这样说了一句，他们象是为他这突然出口的话呆住了，都想立刻找出一句话把他的话岔开，可是都觉得有点失措，脑子象是金属铸成的。

“决不会，决不会，……”明智急急地说，可是她再也说不出别样的话来。

“你怎么能说不会？”

他苦笑着说。

“我知道，一定是不会的，——不会有这样不公平的事！”

“难说，——我自己也很知道我自己，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，怎么还能活得长久！”

“谁能活得长久呢？”明德喟然地叹了一口气，“象这样昏沉沉地活着，这能算是活着么！”

“不要说那些话吧，我想大哥还是得去住疗养院，好好养一下，自然就能完全好起来。”

“是吗？你说的话是真的么？”

“真的，只要你能安心养，你会好的。”

“我应该好起来，”他喃喃地说着：“我要照顾我的弟弟和妹妹，我还有我的事业，我要把爱母亲的心移来爱人类，我该坚定自己，我一定要这样！”

他把头微微地扬起一些，望着前面，好象前面正闪着耀眼的光亮。

不久，他就疲倦地又垂下头去。

# 十

为了信仰他被丢在狱中过了五年的日子（这已经是十分侥幸的了，不然的话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），还使他的健康坏到不可想象的地步；可是自己的信仰没有一点动摇，在最初也没有因为严讯和利诱说出对于同道人不利的话，当着他重复生活在这广大的阳光照耀之下，他有着万分寂寞之感。如果他还能活下许多年去，他怎么能这样如聋如聩地过着日子；如果他不久就要死了，他也愿意死得象一个火花。他需要一个爆炸，虽然只有极小的声音和极微弱的火亮。现在他却是由于弟妹们的体贴看护之下，象一个病人似地生活着。医生禁止他许多件事，他的脑子却还是活动的。他要思想，他想到这生活和在监狱中没有什么两样。他怎么能就这样来消耗自己的生命。

他望一望守在他身旁的明智，她用手轻轻地抚着他的前额，觉出一点汗，就用手帕擦着。

他多么希望有人了解自己啊，他问明智：

“你知道我么，我为什么关了五年？”

"我知道，二哥早就告诉我，不许我对别人说。"

"你怕么？"

"我不怕，——为什么要怕呢？"

他露了微笑，可是这也掩不住他心中的悲愤。

"别人说我们比虎狼还要厉害。连你的教师也会这样和你说的。"

"也许他们说过，可是我不记得。在精神一面我们正该如狼似虎，年轻人都该这样。"

"是啊，就是到今天，我对于自己的信仰也没有起过一点怀疑；只是……"

他失望地看了她，他的眼睛冒出火一样的光亮，象是要烧毁些什么。

"大哥，你不要想得这样多吧，还是好好安心养病要紧……"

"但我总不能这样平庸地活下去，我还有一腔热血，我想洒出它来，……"

"什么事都不要多想，好了以后再说。"

"我怎么能不想，以前有母亲牵住了我，现在母亲不在了，你们也都长成，正是该我献身的时候……"

他的眼睛里都迸出泪珠来，他的两颊火红，他的呼吸显得十分短促。

"——我还不老，我一时也不会死，我怎么就该象这样活下去？我只成了一个累赘，我怎么能忍？你想想看。"

"你该听我的话，你的健康没有恢复以前什么都谈不到，你应该好好调养，好了的时节再说。"

"我告诉你吧，五妹，我没有法子好，我很知道我自己。要我静一刻我也不能够。我只是一个情感的动物。你也许知道，从前我被女人缠昏了，以后我醒过来，我忠心我的信仰，我就失去了我最爱的女人。我没因为她死掉，我的灵魂有所寄托，我知道我为什么努力，我也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目的。现在我失去了一切，我是一无所有，我凭附什么再活下去，就是我的病会有好起来的一天？"

"你该休息，话说得太多了，好了的时节自然就有你生活的路，你不必多想。"

"痛苦的是我不能在这一段时间中死去，我还活着，我有脑子，我也能思想，我就愈加不能忍耐了。"

"想得太多不也是无益么？"

"也没有法子不去想，就因为我是活着。——"

他叹息着，他的脸为苦痛和忧愤扭着，他绝望地看着她的脸，她的脸还是那么天真无邪。她还没有踏进社会一脚去，她也没有张开过眼睛。家和学校就是她整个的世界，此外她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"你还是一个孩子，你不会懂，你还太年轻，……"

他喃喃地说，象是很吃力地大大喘了一口气。他抹去眼睛上的泪珠。

"我知道我太年轻，我也有我的见地。你只该好好调养，你不必多思虑，有了好身体，以后说到的才是事业。你看你自己离开了医院，并不见好起来。——"

她忽然停了嘴，她想到在一个病者的面前不该说出这样的话，她就立刻改说：

“——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象从前好 得 那 样快，是不是，你说？”

“我也知道，我还不如住在医院里，还一天一天地坏下去，我很清楚，我也不怕。”

“也用不着怕，只要你肯好好养，不久就会好。”

“哼，我每天晚上总是咳嗽。——”

“我听得到，我常常轻轻放一张椅子，坐在你的门前静听，什么时候你安静静地入睡了我才离开。”

“我真不知道，你不该这样，睡眠对于一个人是多么要紧呵！今天晚上就不许你这样做了。”

“我听你的话，不过你知道，把我一个人关在房里我睡不好，象是永远听你在咳嗽或是呻吟，——”

“也许我是在咳嗽。”

“不是，多半是我误听了，我悄悄起来，到你的门前，我却听见你微微的鼻息。我想那是我神经的毛病。你总是睡得好好的连转侧也没有。”

“你以为我睡得好好的么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点了点头。

“我很少睡得好的时候，一闭起眼睛来就是梦。”

“做梦也是很费精神的呵！”

“是这样，我总是有极恐怖的梦，一下 子 会 把我吓醒了，有的时候是从万丈高山上跌下来，——有的时候又是被人追得没有一条路，——有的时候我自己是丢到一个可怕的地方；可是昨天晚上我梦见了母亲。”

“呵，你梦见了母亲。”

她象是带了羡慕的叹息说。

“我梦见她，她和从前一样。——”

“不更胖起一点么？”

“没有，就是和我最后看见她的时候一样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母亲在故去之前瘦得不象样子了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你们没有告诉我；在梦中，我忘记她是已经离开了我们。我只记得我又有一个远行，我和她告别。我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，我哭起来。”他说着停了停，

“好象那时候我觉得出就不能再见她了似的。我大声地哭，一直到哭醒了我自己，我还是哭着，——”

“明德没有醒么？”

“他醒了，他问我为什么，我就告诉他，那正是天快要亮的时候，一丝亮光起始在空中飘游。”

“因为你总在想念她。”

“也许是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母亲一定也在想念我们，——”

她说出孩子样的话语来，微微仰起头，两注清泪从眼角悄悄挂了下来。

“大哥，我要和你说，你应该好好养病，——”她摇着头，好象要摇去了泪珠似的。

他也用充满了泪的眼睛望了她，他默默地，可是自己的心中却在想着：

“我为了什么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呢？我怎么能活下去，我就这样忍苦过着一天一天的日子么？……”

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凝然地望着她。

# 十一

终于，为了疗养的方便，他还是住到自然肺病疗养院去。地址是在西郊的半山上，主管的医生是被尊为肺病专家。那个疗养院也是依照钱数分成了不同的等级，里面几乎住满了人。他住的一间朝南，每天都有大好的阳光落满了室内。推开后窗就是一条山沟，在夏天必然是流着水，到冬天却干枯了，积石上堆满了落叶，上面的一层都是枯黄的，风吹动时，显出盖在下面的红叶来了。

望着远山，阳光不是那么普遍地照临。山坳上落着极大的黑影，黑影渐渐地涨大了，天就入了夜。夜是漆黑的，难得有灯光望得见，什么声音都荡起大的回音。一点火亮，象不是人间的，有时候是在空中浮着，如浮在水面的一点萍。这一星亮，时隐时现地，许是风吹动了树，树就把它藏起来了。

若是风爬过了山顶，来抚摸每棵树梢，就好象海涛一样地响起来了。每个人都以为是到了海中（如果他有过海行的

经验），巨大的浪升起又伏下，蕴了无比的大力，猛然地撞击着石岸，把自己打成破碎的。人觉得自己是漂浮了，房舍也漂浮起来。好象都是在这无涯的波涛中忽上忽下地……。迷茫中也许会叫出来："来人呀，该把窗子关好了，怕海水扑到窗里来。"

医生却只许他仰卧着，每日他所看见的，只是那粉白的屋顶和悬着的一盏灯。他下了大的决心，他要好好地静养，什么也不思索。伴了他五六天的妹妹和弟弟，他也要他们回去了。他不愿意他们为他荒废了自己的事。他只要他们每星期来看他一次就好了。他遵从医生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想活下来的念头在他胸中坚强地升起。

那是在一天的下午，他才从午睡醒来，仆人进来说当他睡着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客来看过他。

他觉得十分惊讶，谁会来看他呢？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出了狱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里（他想起来他已经是一个被忽略的人），又是一个女客，他又想起来自己许多年没有和女人有过来往了。

"为什么她不进来呢？"

"您不知道么，这里的规矩很严，下午一点到三点，算是午睡的时候，谁也不能进来。"

"她也没有留下姓名么？"

"没有，她说过明天上午再来的。"

仆人说过后出去了，他的心却一时也不能静下来。想起他遇见过的两个女人，第一个是凭了说谎过着日子，欢喜安逸，酷爱虚荣的，而且和他是在不义不忠的情况下分别了。

再有一个是安娴文雅，胆子小，见了生人就要红脸，连爱情都不敢说出来的一只小鸟。她爱他，关心他，他们是用纯朴的心苦恋过。终于他们分离了，为着怕使共同生活杀害了爱情。可是他的心时时会想起她来，有时候是苦痛着，更痛恨着从前的不落边际的一些理想。但是她已经嫁了人，安静地生活，还做了母亲。虽然他和她生活在一个城市之中，他们很少相见，偶然遇到了，也不过是象平常朋友一样地打着招呼而已。但是一遇见了，他的心许多天都不能静下去，他用各样的斥责问着自己，他的心苦痛着。这全然是他自己的错处，她正是如了他的意活下去；可是他却苦痛地活着。

"我想她会来看我，——"他自言自语地说，"她能知道我的遭遇，她也能知道我的病；我们从前是有过好日子的。她不是说过永远爱我的么？"

他也知道自己一直是在爱着她。为了别人，为了事业他都说过他并不爱她的；可是他的心时时起着对她的想念。他还记得有过一次，真是为这情绪折磨得不能自持了，他就去到她的门前徘徊，那时候在下着雨，他就任着雨水湿了衣裳。他没有去敲门，还是一个人凄凉地回来了。

有时候他想着自己是幸福的，因为始终没有被女人绊住了自己，有时候他又觉得自己是不幸的，因为感到人生的一点疲乏和一点空虚；可是这时节他需要她，他需要她的温存和她的好心。他知道他是要在别人的爱情中才能重生起来，病要使他死亡了。

他一闭起眼睛来，想到她的名字，很快地就显现出她的面形来。这许多年都是如此，从来也未曾模糊一点，还象是

更清楚了。那是一张亲切、匀称、美丽的脸。处处都留着那朴素的本色。她的眼睛，她的头发，她的嘴和她的鼻子，……什么都是十分平常；可是合起来的她，却有着超世的美。她是静默的，她也是胆小的，从她的眼睛里他懂得一切的话语。他们有过一些梦，有过一些理想，终于是什么都破灭了，她只是一只无力的小生物，顺着他所指示的道路走去。她是那么顺从，她都不再回头望一下。她缓缓地走着，度着人生的一曲一折。有的时候他想叫她，大声地唤叫；可是他终于忍住了。即使是叫着，她也许不来应他。这正是她的个性，他知道得很清楚，她是那么妥当地过着日子。

"她会来看我么，她会来看我么？"

他又对于自己起始怀疑了。这么多年她都没有来看过他一次，他也想得到她决不会象他那样痴情地在门前伫立。他知道她什么都想得很周全，在从前，她再三和他说过这样的话：

"我要忠于一个人的，我要使这个人信赖我，我应该这样做，这是每个女人的责任！"

她怕这个社会，她怕她的家，她还怕她自己。对于每一个小行为，都不能引起自己的脸红，她要活得正直，没有一点可以指摘的地方。

"如果又不是她，那该是谁呢？"

他的心中有点急躁了，他有点恨着为什么不请她进来，至少也该留下她的姓名。

他再也忍不下去，按着床头的电铃，响了，一个值班的仆人走进来了。一眼他就厌烦了，因为又不是方才来和他说话

的那一个。他就问着：

“刚才在这里的那个人呢？”

“他下班了，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把他找来；我有话同他说。”

那个仆人一面应着一面转身走了。不久的时候他所要见的那个仆人就来了。

“先生，您是叫我么？”

“对了，我问问你，来过的那个客人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我也没有看见，是门房进来和我说的。”

“你去问问门房好么？”

仆人看着他那匆促的样子，怀了一点好奇心，一壁应着一壁退去了。过些时他又走进来，告诉他门房也没有大理会，不曾看清生得是什么样子。

“他们也太糊涂了，不该连名字也不留下来。”

“我也问他们来着，他们说那位女客一定不肯留，说是明天一个大清早就会再来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……”他显了不耐烦的样子说，“你出去吧，我没有什么事了。”

因为烦躁，下午的发烧更显著些，他不能安然地仰卧，他把身子侧过去，面对了窗口。可是这样他也并不觉得十分舒适，他就又转了一个身。

窗外甬道中响了病床车的声音，还有女人的啜泣，他想得到这又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了，抛下了一切的爱恶而死去。

“是的，我自己为什么要想得这么多呢？——”他想

着，“迟早我也有这一天，什么都不在我的眼前存在。我不要别人为我伤心，我要静悄悄地死去。”

他想着当他死了，他的墓边要有一棵松，一座短小的石碣，写出了躺在里面的人的姓名，是不甘于死亡终于不得不死的人。

他并不恐惧，正如同死亡是他一个熟识的老友。好象他已经听到它脚步的声音，渐渐地近了。他等待着，想好了和这样友人见面的寒暄，然后就静静地随了它去。他知道在那个世界中或许会遇见他的母亲。这是一点欣欢，他珍秘着，他想着也许这样对他是真幸福的。

在他那疲惫的苍白的脸上露出来微笑。两颊上的红晕，象两朵花似地开在那里。

# 十二

就是想着把心安静下去，夜中也没有能好好地睡眠。他听着在山中回荡的古寺钟声，他还听着犬的鸣叫：满星的天在窗外紧紧地逼视着他。这一夜他时时醒转来，到了早晨他却无法忍着疲困，他是安然地睡着了。

一点微温的气息拂着他的脸，鼻尖有着刺痒的感觉，他就张开眼来。正是一张象猫一样的女人的脸，俯在那上面望着他，他清晰地看到了凝在眼角那里的两颗泪珠。她急急地用手指尖抹去，把头也缩回一些去。他几乎是呆住了，他想不到，怎么她会来了呢？他的心剧烈地跳着，可是他自己极力忍耐，他的脸红了一阵又淡下去，他象是毫不关心的样子。

那个女人象是忍不住热泪的涌出，把手帕频频地在眼睛那里擦着。她仍然象从前一样地涂抹着脂粉，她那一双动人的眼睛包在泪中更增重了魅惑的力量。她的眉毛描得细细的，弯弯的，左嘴角的一颗痣仍是那么有风采的样子，岁月

好象是忘记了她，她一点也不老。浓烈的香气使他觉得难耐。她的头发梳理得十分入时，有的是弯曲，有的是笔直。没有一个男人能逃避她的眼睛，他们很容易变成驯服的生物；他也驯服过的，可是现在，他成为十分倔强的了。

“昨天就是你来看我么？”

他只是冷冷地问着。

“对了，是我，他们没有许我见你。”

她仍然有着柔媚的声音。可是不象从前那样的轻盈，她还微微地带了一点颤抖。

“也许你根本就不该来！”

他这样说着，他所等待的是从前傲强的行动，只是这样一句话，她就能拂袖而起的。可是她并没有那样做，她殷殷地望着他，暂时沉默了。她把手为他拉整了被角，还轻轻地在他脸颊上抚过去。她几乎用了长姊一样慈和的语气和他说：

“我知道你恨我；可是不要再恨我，我愿意你先安心休养自己，我不值得你爱，也不值得你恨，你把我看成一个平常人吧。你是在生病，我就应该来看你，来给你安慰，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替你做。”

“小姐，请你珍重这没有用的施与吧！”

他仍然是忿忿的，他想不再望她一眼；可是她的一双眼睛象是追着他，一刻也不曾放松。

“不要动情感了，明生，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过去的事吧。我来到你的身边是要使你快活的，是要象奴仆一样地来侍候你的，你吩咐什么我听什么，你需要人照料，我可以这样做，我只愿意你高兴一点。”

"哼，那么那个给你好生活的男人呢？"

"提那个人干什么，是的，我从他那里得到好生活，也只就是好生活而已。可是我从你这里才得着精神上的食料。他知道我，他不敢怪我，随时我可以离开他，他也不敢说一句话。世界上也需要这种笨蛋，不是么？"

她愉快地笑着，突然觉得在病人的面前这样笑着是不宜的，就止住了。

"你怎么会到这里呢？"

"来到这个城也不过有三四天，这么多年我只是到处奔波。偶然想到这个山来游玩，无意中又参观了这个疗养院，——你知道我就是有肺病的，我到处都留心疗养院，一下我就看到你的名字。我就和他说：'你先回去吧，我有点事。'他都不敢问我是些什么事，我却告诉他：'我看到一个朋友住在这里，我要看看他。'他顺从地回去了。可是昨天我没有看到你。今天我是一个大清早就起来，搭了第一班的长途汽车，我只留下一张纸条告诉他到这里来，我还告诉他不要他来找我。"

"他会那么听你的话么？"

"你想，他不听我的话，我还能听他的话么！我今天回去就要他一个人先离开这里，我告诉他我一个人要在这里久住，也许我就要永远离开他——"

"你不该这样，他是个好人，他对你这么好。——"

"对我好有什么用，我只知道我爱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爱过我，可是我没有懂他；现在我爱他了，他却厌恶我。——抛开爱情吧，你要人看护，我能对你好，——"

"对我好有什么用，我是就要死去的人了！"

自己这样说着，也稍稍感到了一点凄然，但是他随即镇定了自己，他不要在她的面前显出一点软弱来。这时候一个看护走进来为他试着温度和脉搏。那个看护朝了他们微笑，好象是在不言中已经知道了他们中间的关系。

"你的温度比昨天上午高些，——"

看护故意地用眼睛瞟着他，随后又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她。她接下去说：

"你该少说点话，少思索。——"

她一面说着一面在记录本上写好就出去了。他十分气愤，他不愿别人把他看成一个平庸的男人。

"你是应该少说点话，你不要说，只听我说好了。你也不应该多动情感，什么事都不扰乱你的心才好。"

"那除非我是死了，我就都安静了！"

她不再说话，只静静地望着他，把小桌上的一个橘子为他剥开，检去一条条的丝络，送到他的嘴里。

"你知道，我才离开你一步，我就后悔了。可是那时候我的个性十分倔强，我还知道，我这个人会毁掉你，我只该远远离开你，——"

"是的，你会远远离开我，就是使我急死了你也决不顾惜！"

她没有等他说完，把两个手指轻轻地盖在他的嘴上，要他不要再说下去。

"你不会死，我知道。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好女人爱上了你；她是你理想中的人！"

“你说得很对，她是我理想中的人。”

“在先也许我还有一点忌妒，我想如果他离不开一个女人，为什么我不是这个女人呢？”

“你当然可以不是这个女人，我不能给你好生活，我从来也没有答应你。——”

“明生，我恳求你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要我一个人说，只要你听，什么时候你不愿意听了，我就停止，这样好不好？——但是后来我的心胸展开了，我只愿意你快乐。我愿意我所爱的人快乐。虽然我离开你，我什么事都知道。我分你的喜和忧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。在想念着你的情绪中，我才活下这么多年来。从我和你分离，我才对你发生了真正的爱情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你看不起我，我是一个坏女人。不是么？你是这样想，我看得出来；可是那也没有关系。我不是来乞求你的爱，我知道我不配，我只愿意尽我一点小小的力量，来使你过些安适的日子。我愿意为你辛苦，我不抱怨，你——你也正需要人看护。你应该爱惜你自己的身子，我可是什么都不在乎，……”

她说着，她的眼睛有一点发亮；可是那个听着的人，却酣然地睡着了。他那平匀的鼻息，正可以知道他得着好的休息。偶然间却有呛嗽一两声，并没有张开眼睛，身躯动了动，脸部苦痛地扭着。

她望了他，整个的心贴在他心上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重生了对他的爱。眼睛里的泪凝聚着，闪着晶莹的光，她是那么出神地呆视着。终于，泪珠落在洁白的被上，她就轻轻地用手帕拭干了。就是这样坐着，在她的心中也生出无边

的欣喜，她想俯下身去亲亲他的脸，她又怕会惊醒了他。她屏住了自己的呼吸坐在那里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她听得见自己的心跳，也觉得血在循环。她记起点事情来，就取了一张纸，用桌上的铅笔写着：

明生，你醒来的时候会看不见我了。我不过是暂时离开你，我要把什么都布置好。我就可以陪你在山上住。不要担心，我决不是你的累赘。我来服侍你，算是我的赎罪也好。当着你好起来，你随时都可以吩咐我走开的。我一点不会违拗你，我一定如你的意做。我只希望你就快快好起来，有个好身体，忘记了你心目中的好女人。你该开拓另外的天地，你还是年轻，你也有力量，你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！。

一个你所厌恶的人，青

## 十三

第二天，还是在早晨，有人轻轻地敲着门，随着就慢慢地推开了。他张开眼，把头偏过一点去看着，最初看到的是一束粉色的石竹花，接着就露出来她整个的人。她微笑着，悄悄地走近他的床前。

“你真还来了，——”

“我怎么不来呢？不是写得很清楚么！”

“有点想不到！”

他冷笑着，他真不知道自己了，为什么总是那样刺着她，自己的心还一直象止水一样的安静？

“我答应你这样做了，我不会忘了我的话。”

“可是那一次你离开我，也是我在病着。——”

“说那些干什么。你喜欢这花吧？”

他没有管她的话，仍是任着自己的意说下去：

“你也离开我了，说是不久就要回来的，——”

“好人，快不要说那些事了，告诉我把这些花插到哪

里？快告诉我！”

她轻轻地把手指盖在他的唇上，她想用自己的嘴了，可是她有点胆怯，他却把头动一动，还是说：

“你一直就没有回来呀！我等着你，你可象断了绳的风筝，不知道飘到哪里去。”

“明生，绳子没有断，这根无形的绳是更坚牢。它能使我飘飞了这么多年又落回来，落在你的身边。是的，我曾经在天空徜徉，我遇到不少折磨，我更看到不少人；终于我知道了，只有你，你是……”

她象是有什么话不愿意再说下去，还是捧了花束，呆呆地望着他。他可是显得一点厌倦了，他不耐烦地皱着眉，他觉得这一切都太陈旧了。

她的眼睛里又包满了泪，走向窗前，把花束插到窗台上放着的一只磁瓶里。

“你看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——没有什么大关系。花总是没有几天好的，不久就要凋落了。”

她象悟到了什么，坐在--张椅子上，她低下头来看看自己，嘴里低低地说着：

“不久就要凋落了，不久就要凋落了……”

他却微微闭起了眼睛，想念着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平时他不敢去想念，他使自己忙迫，他怕着一经想起来就又难熄止下去。他知道她也是生活在这个城里，他们呼吸着一个城市的空气；可是他没有见过她，一直是这么多年了，他都不曾见过她。

他都有点奇怪那时他那愚蠢的理想和古怪的念头，他不知道那时是什么鬼东西抓住了他的脑子。本来她是很难说动的，在这一点上他费了很大的力量；可是当着她已经顺从地走着那条路，她就连头也不回了。这么多年，连头也不曾回过一次来。但是那些话语，一经想着就十分清晰地起来了：

"我们是相爱的，——"

"我们是相爱的。"

"我不会再去爱别人，——"

"我也是。"

"我永远都想着你，——"

"我，我也想着你。"

"孩子，这个离别对于我们是必要的，你那美好的影子将在我的记忆中永生。"

"是的，我想你说的很对。"

就是这样的一句答话，也是经过他多时的努力。她一直都不相信这句话。

分别的时节他们哭着，可是春风为他们吹干了泪痕，他们各自走着各自的路。

"——她会想念着我么，她也会爱我么？如果她知道我病了，她也许该来看我一次的。"

她却没有来，那个叫做青的女人却起首厮守着他。她安置好了自己的住处，每天从早到晚地伴了他。她什么事都肯做，她的行止都看着他的眼色，什么都做得使他觉得合心，伏贴。因为他厌恶脂粉的香气，她就洗净了脸，再也不涂什么。为了行路的方便和安静，她就穿起了软底鞋。她不要他

说一句话，费一点神；可是把一切事都替他做好。

到了星期六的下午，明德领着明智来了。他们很惊讶着这个陌生的女人，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故事隐在背后。可是他的健康却更使他们注意，他们就起始看看他，再看看那些表格，得了机会还和医生们到外面去谈几句。

明生为他们介绍，他们都点着头，明智象小孩子一样地跑近他的床前，低低地和他说：

“大哥，这是谁呵？”

“你不知道么，就是我最初遇到的那个女人。”

“那一个么？——”她再抬起眼来望望她，她正背着身望了窗外。“我一点也想不到。你不要骗我吧，告诉我她是谁，我不会替你说。”

“我不会骗你，这就是她。”

“我没有想到她会是这样子。”

她露了一点惊讶的口气，她又望了望她。

“连我也没有想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她就来了，这好几天都是她守了我。也真难为她，近来我的性情又不大好，对她更不好，她都忍住了。”

“哥哥，好了的时候要她做我的嫂子吧！”

“我还能好么？”

他说完了，凄然地苦笑着，他自己象是就断定了不幸的结果。

“哥哥总是说这样的丧气话，谁说你的病不会好呢？只是这种病多费时候就是了。——有这样的嫂子也就很好了，你也正需要这样一个女人。”

“真要是结了婚怕又两样了。其实什么样的好女人也不能结婚的，这种不良的制度杀害一切感情。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，你又没有结过婚？”

“许多书不都是这样说么？”

“书，书有什么用？那不过是一些空想，一些理论。你必须要自己走出路来，那些书不尽然都是对的。”

“是的，你的话也许不错，我自己也许错了，这么多年，我是错了……”

她知道他又想到了别的事，就不再和他说，轻轻站起来。她走到她的身边，也站在那里，看着山沟里的积叶在风中打旋。她看到她站在一旁，稍稍转过头来，对她微笑着。她也微笑着对她。

她自己的心中却在想：为什么我不能再成为她那样年轻无知的孩子呢？我该重新好好消磨我的青春，我知道我该爱谁，我知道我该怎么样生活，……

“我很感谢你，承你来招呼哥哥的病。”

她象是还有一点羞涩似地半吞半吐地说。

“不，不，不要说这样的话，这是我该做的事。这样我的心才能安下去。我知道你们都有事，我可是什么事都没有。也许，也许你知道，从前我们是好过一阵子来的。——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那都是些过去的事了，可是我的心到现在更不是我自己的了。我只想着他。我爱他，他早就不爱我了，我也知道；可是我并不要他的爱，只要能使我得着这个机缘尽一点

力量也就是了。当着他好起来，他如果不愿意看我，我是随时都能听他的话离开，——”

“你不要这样想，哥哥不是那样的人。也许他有一张强硬的嘴，他的心可决不是那样。”

“唉，我现在也不多求了，独一的希望就是盼他一天天地好起来，将来的事，他自己尽可以安排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也都是这样想，我们只盼望他早 点 好 起来，在人生的途径上，我们都还需要他。”

“好了，让我们大家一同爱着他吧，为他乞求着早日的痊愈，命运也许不使我们失望！”

她说着微微仰起了头，慢慢地伸过手来，握了她的手，她也把另外一只手握了她的。

## 十四

在别人的愿望和努力之下，他的病并没有一点点地好起来。他的脸显得更瘦了，在上午还想张开眼睛，说几句话；到了下午，只是陷在半睡的状态中。脸上的红晕涨大了，嘴唇也显出枯乾来，时时咂着嘴。露着青色筋络的手，从被里伸出来，不知要抓着什么。明智露出了焦灼的样子，明德却沉默着，不说一句话，忽然有两颗大的泪珠嵌在他的眼角那里。

“告诉我，二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！”

她带着哭音向他问询，摇着他的一只手臂。

“医生的话也许是对的。——”

“什么话呀，快说出来！”

“他们说过他活不过这个冬天，病菌已经从肺部侵到别的部分去。”

“那怎么成，二哥，那怎么成！”

她大声地叫着，随即哭出了声，伏到椅子上。

“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呢？”

“早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只盼望有个例外，可是看他近来的情形，好象真的要过不去冬天了。”

他的那两颗泪珠也滚下来，接着还有许许多多泪珠朝外滚着。

“他不该死，是不是？他不该死！”

她几乎象孩子一样地张大了泪汪汪的眼睛向着明德，他也点着头；可是没有方法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从死的掌握中把他夺回来。

“疗养院的人早就和我说过可以退院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们说治疗和医药都没有用，早晚脱不开最后的结果，所以他劝我们可以迁出来。”

“那会伤了他的心，你不知道他的脑子有多么敏锐，他什么都想得到。”

“自然呵，就是有不幸的那一天，也只能要他住在那里。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有法子治就要他等待死亡，你想，那会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！”

“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看他。”

“就是这时候么？”

“对了，我立刻就到山上去。”

“他不是不许我们去么？他说我们不能荒废学业。”

“上学有什么用，我要去看他，多看一眼就少一眼了，我不能再离开他这么远！”

“也好，也好，他若是问起来你怎么说呢？”

“就说学校放假也可以，上午我可以躲着他，不使他知道我，下午我就可以看看他。”

“那你也可以帮助那位小姐。”

“对了，她也瘦得不象样子，我怕病菌会传到她了，她服侍得哥哥很好。”

“唔，也算是难得。”

“我去收拾一下就走了。你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明天就可以去，也许我和明仁一路去。”

她急匆匆地检了应用的物件，就跑着出了门。喊了洋车坐到公共汽车停站。

她的心是慌急的，时时就有眼泪涌出来，她强自忍着。汽车到了山脚她就跳下来，她是跑到半山的。

站到了他住的那间病房前面，她没有法子忍住气喘。房里是十分安静的，黑的窗幔严密地关着。她的心象是要从嘴里跳出来，觉得血是迅速地冲流着。

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，她才轻轻地敲着门，随着缓缓地推开了。她什么都看不见，她站在那里也不敢多迈一步，一个黑影朝着她走来，拉了她的手。

“智妹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

她知道这是青的低低的语音，她的眼睛里包了泪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青领了她的手，悄悄地走到一张椅子的前面，要她坐下去。她自己也挪来一把椅子坐在她的近前。

她们都是默默地，渐渐地她看出来躺在床上的他的身形，他偶然苦痛地叫着一两声，随着又静止下去。她也看到坐在身旁的青的身影，真是看得出瘦下一些去了，有时候她

也在咳嗽着，可是她用手帕紧紧地掩了嘴，不使出一点声音。

“你知道么，哥哥的病没有法子好了。”

她低低地说，她的声音打着抖。

“我知道一点。”

她也用低低的声音应着。

“是不是那个医生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不是，我自己看得出来，我可不敢说。从前他自己常说他是快要死去了，可是近来他总盼望着能快些好。他爱外面的太阳，他爱山，他什么都爱。”

“那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子关起来呢？”

“他嘴里说着爱，实质上他已经没有那份精力。他需要安静，也不能承受光的刺激。”

“这么些天却苦了你了。”

“不说这个话，你不知道我怎样追悔，追悔是没有用的，我要尽我的力。这样我的心才能安下去。使我最苦痛的就是他不喜欢我，一点也不，我并不要他的感激；他只是把我想得极坏。他恨我，他从来也不和我笑一下。我知道他的心，他的呓语也证实了我的思想并不错误，我真不知道他会是这样痴情！——”

“你不恨他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，我一点也不恨他。我总是想着这是我自己的错处，我不能埋怨他。”

“对了，我们该好好地待他，他是不能再活得多么长久的人了！”

她哭起来，极力忍着发出的声音；她也哭了，她们抱

着，两个泪流的脸偎倚着。

偶然间有他反侧的声音，她们立刻忍住了微细的抽噎，他呻吟了两声，又沉沉地睡去了。

“你该回去了，时候怕已经不早。”

“不，我不回去了，我和你陪伴他，我要多看看他，可是我一想起来就要哭。”

“不能哭，给他看见了他会伤心的。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呢？”

“好！我能忍着，你的话是对的，——”

在说着的时节，她却流出来更多的泪，她用手掌抹着，泪是无穷尽地流着。

“什么都是想不到的，也许这就是命运！为什么我看不见它，可是它能播弄着我们每一个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冲开它，难说无形的比有形的还有力量么？”

明智喃喃地说着，她是有一点迷住了。这许多事她都不能解释，也许她是太年轻。

“无形的是比有形的还有力量。”

她悠悠地在一旁说，她好象是一个深知世故的老人，那么沉静地下了断语。

“我不懂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——”

“岁月会使你懂的，你还太年轻。”

“你也并不老呵！”

“在人生的经历上我是老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也知道，……”

“你告诉我吧，这都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能告诉你，你真是太年轻。你该自己去经历。我眼睛里的世界和你的完全两样。你有你的好理想，自己努力去做吧，我是太没有用了，我个人的人生观会毒害了你的心，我不能那样做，都是为了你……”

爬过山巅的黄昏，填满了每个涧谷，黑暗终于包了起来，遮去了所有的光辉，留下来只有死一样的寂静。

# 十五

到了早晨，他有好精神。他张开眼睛，望着从拉开一半窗帘的窗口透进来的阳光。他低低地说：

“好了的时节我要到好一点的地方去住，那里的天要象海一样的蓝，阳光象金子，每天都是象梦一样的。我该把什么都忘记，好好地活下去，……”

虽然是用那么低的声音，也显得十分吃力了，有的字音他就不能够正确地吐出来。

“那对你是好的，我还能伴了你，——”

她正捧了一杯牛奶，轻悄悄地走进来，接了他的话说。他翻着眼睛，看看她，没有说一句话。

“我昨天睡得好么？”

他象忽然想了起来问着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，从来也没有那么好过。”

“收起来你那美丽的谎话吧。”

他无情地说着，她不去回辩，只是把牛奶杯放在小桌

上，把茶匙用热水烫过。

“现在你要吃么？”

“我才张开眼呵，怎么就能吃呢！”

近来，他的性情显然是更暴躁了。什么他都不能忍，对于她还象是更过分一点。有的时候他也许说：

“我太对不起你了，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。”

“不要说这些话，那都是我的错处。生病的人多半是火气盛，总是我服侍得不好。”

“很难为你了，我就没有想到。真是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性情会坏到这样。如果不叫出来就象要闷死我。真是没有法子，你该知道我不是故意。”

他真是一点也不能忍耐的，当她把一匙牛奶放到他的嘴边，他立刻就叫起来：

“这么凉的怎么成，你安心要害死我么！”

他的手推着她的手，牛奶就泼到被单上。被惊醒了的明智，从被里伸出头来。她不知道有什么严厉的事发生了，就仓促地爬起来。

“不要着急，明生，我去给你热一下，……”

她正在一面说着一面用手帕擦着奶痕。他看到明智，就问着：

“你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我是昨天就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来呢，你该上学，——”

“学校放假了我才来的。”

她说着走近床前，她看着他那失尽了血颜的脸，和显了

干枯的鼻子和耳轮。他的眼睛十分呆滞无神，发着点焦的嘴唇露着点青。他的手和手臂，象只是在骨骼上包着一层皮，每一条血管都看得很清楚。她的心中苦痛地叫着："他怎么还能活下去呢，他怎么还能活下去呢！"

眼泪象是又要涌出来，她尽力地忍耐着。她不知道该怎么样好，她用自己的牙齿咬着自己的舌尖。她还故意不去望着他；可是她的心一直在打着抖。

"你看，小五，外边是多么好呵！"

他喟然地赞叹着，摇了摇头，又接着说下去：

"太阳有那么好，天气当然是和暖的。这里总是那么多的鸟在叫，我想它们那好看的羽毛会在阳光下辉耀的。可是我，我却躺在床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张开眼睛是平凡，闭上了眼睛是空虚。我有过那么多的好梦，那不都是空的么？"

"哥哥，你错了，你不要看外面的太阳那么好，天气可真冷。昨天我来的时候就很冷，今天还不如昨天。这是冬天了，尽有好太阳也没有多大的用。哥哥耐着性子，好好养，到了春天，什么都更改了，那时候哥哥就可以走到外面去。"

"我还能过一个春天么？"

"怎么会不能呢？如果冬天到来，春天就不会很远了。这是很对的。"

她说着的时节，声音有一点颤抖。她想着当着春天来的时候，大约他已经安静地躺在母亲的身边。

她并不十分感觉着死亡的悲哀，她知道每个人到后都只是这一条路。只是他还年青，他热烈地想活下去；可是他将不能再活下去了，真的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。他十分留恋这

个世界，宇宙却要朝他关了门。

“这是不公平的，不公平的命运！”

她几乎想叫出来了，可是看了看他就忍住了。她知道一点，当着命运作弄着人，是难得转动的。

“那也好，到了春天我的病若是能好起来真是一件痛快事。五妹，那时候你可以陪我到别的地方去吧？”

“自然可以，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。”

她故意装成十分愉快的样子。

“就是我们两个人，什么人都不要，你能待我很好，不是么？你是一个细心的孩子。”

“为什么两个人呢？再多一两个人不更好点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讨厌一切的人，什么人我都不要看，对了，什么人我都不要看！”

他是那么坚决地说着，站在一旁的青，脸上稍稍变了色；可是立刻就又自如了。她抬起眼来望到了，怀了莫大的同情心，把诚恳的眼望了一下又移过去。他却什么都不觉到，他就没有想到她的存在。

“真就是我们两个人么？”

“有一个人的，——”说着，停了一下，“可是她未必能去。在我的心上她是近的，在她却是远的了。”

“唔，唔，不要多说了，哥哥。我来了害得你太说多了话。多说话对病人是不相宜的。”

“我很高兴就没有什么，你不知道我这里就没有一个说话的人。”

“那么青姊呢？”

“呵，呵，她太会说话了，我就不敢和她说话。”

她仍是默默地站在那里，她已经看得清楚自己在他的心上有多么大的份量；可是崇高的忍耐的心使她克胜了一切。每次他的话使她的心感到刺伤的时候，她自己就暗自说：“他给我怎么样的斥骂我都该忍受，我给过他大的苦难，我很爱他，我应该使他高兴，要他想说什么话便说出来。”

到了下午，他又是昏沉沉地睡着。两颊上的红晕，象开放的两朵花，渐渐地张大起来。若是没有那轻微的呼吸，躺在那里真就象一具尸身。

她们默默地对坐着，习惯了室中的黑暗，就是窗幔都关了起来，也能看得出房里的陈设和相互的脸。她们各自把脸埋在手掌里，不说一句话。

忽然明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把头抬起来。那一个也放下手，扬起脸来望着她。

“你觉得出他的心很不安静么？”

明智低低地说。

“我知道，我早就看得出。”

“为什么是这样呢？”

“他还是惦记着他那个心爱的人。”

“你说的是那位李小姐？”

“对了，就是她！”

“那真奇怪了，他为什么那样痴呢？这一件事我始终不能了解他，他自己愿意和她分开的。”

“如果他们结合了，他也就不会再想她。”

“会是这样子么？”

“就是如此，这样是男女间的事。”

“我想她也许不知道哥哥病得这样。——”

“那我怎么知道？我知道她，就是知道他病了，她也不见得会怎样惦记。”

“你和她相识么？”

“不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，可是我知道她很清楚。”

“那我想，去告诉她一声也好，要是能想法要她来一次更好，我知道他的心里十分想念她。”

“你的话也许是对的，——”

“她能不能来呢？她是住在这个城里么？”

“她住在城里，来不来我可不知道。”

“青姊，你就去看她一次吧，告诉她一切情形，要她千万能来看他一次，这样他的心也许就能安下去。”

“我么？”

“对了，就请你去一次吧，别人都不合适。我想你，——”

“好，智妹，我去；我答应你了，我去！我会告诉她，我也能要她来一次。”

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，黑暗中却闪着两只晶莹的泪眼。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，过一些时甚至于她都觉得这是她该做的事。

一只手从暗中伸过来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，另有一对亮亮的眸子也在闪动着，终于一个身躯扑到了她的怀里。

## 十六

匆忙中略略地梳理过头发，披上外衣就跑出去，明智赶着拉住她。

“现在你就去了？”

她点点头。侵人的寒气使她打着冷战。

“今天回来么？”

“回来，我要回来看他，大约总得乘最后的一班车。”

说完了，她就转身沿着走廊向大门那里走去。明智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她的身形消逝了，才走进房。颓然地坐到才坐过的椅子上。她的脑子好象十分混乱，她什么也不能想。这些事都是不能解释的，她想她的话也许是对的，自己还是太年轻。

走出了门的她，却急匆匆地迈着步子。因为在房中过了那么多不见太阳的时日，就觉到有点不习惯。她看看腕表，知道只有十分钟汽车就要开驶，她必须紧着点脚步，要不就会错过了。

她用小跑的脚步来走下山的路，踏着一蹬一蹬的石级。每一步都震动了自己的心。她的心感觉到一点疼痛；可是她也并没有放慢了步。她喘息着，脸有一点发热，心的跳动连自己都听得十分清楚。在跑着的时候她的心中会想："我这是为谁呢？为什么我要这样奔波？这值得么？"可是立刻就有一个声音回答她："这是为你自己，对了，你自己！"

在跑着的时节，透骨的寒气再也不侵人了，额上还有汗水流下来。她的身子微微向后仰着，她怕有的时候会收不住脚。一直到她跑下了山，她才放下心。

她望得见汽车正静静地停在山脚下的广场那里，她就一面轻轻拍着胸部一面走着。她的头有一点昏，还想呕吐，眼睛发着花，无数灿烂的金星在迸着。她象是拖着自己的两条腿向前走着。

强自挨到了车上，找到一个座位就坐下去，买过票就再也不能支持，头俯在前一排的椅背上，两只手臂垫在下面。她也呛嗽着，觉得出自己的眼睛湿润了。

她知道过了不久车就起始行驶，她一直就没有能抬起头来。当着车又停下来，她就知道已经到了城中。她站起来，也随着别人下去，拉了车的洋车夫都挤在车门那里等待顾主。她拣了一辆坐上去，告诉着要去的地方。

"那个女人该是怎么样的呢？虽然他们的事自己知道得很清楚，却始终也没有看见过。她一定是很好，要不他也不会那样惦记着。……"

坐在车上的时候她自己这样想着。一小时的休息使她的精神恢复起一些来了。可是有的时候她会问着自己："我是

在做梦吧？”

车在一个胡同口停下来了，她付过车钱就自己走进去。走了没有二十步，就到了悬着陈寓铜牌的门前，她站到门前，看看号数也是对的，就揿着电铃。

不久，一个女仆在门里问着是谁。好象听到了女人的声音，门才打开了。

“您来看谁呀？”

“我是来看李小姐的，——不，是陈太太。”

“您有名片么？”

“我没有，来的慌忙，忘记带了。”

“您贵姓哪？”

“我姓王，你就说一个姓王的想见见她。”

她显得有一点不耐烦了。那个女仆就说：

“您先请到客厅坐一坐吧。”

女仆关好门，领她到坐南的房里，给她倒了一杯茶，就又走出去。

这是一间很宽敞精致的房子。在这个城里，是出名有中国外形西式设备建筑的。每一件陈设都很妥贴，是经过一番思虑才放下来。她出神地望着一张油画，门响着，她急速转过身去，走进来的还是那个女仆。

“我们太太说了，不知道您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这城里没有家！”

“她说怕您找错了，她不记得会认识一位王太太，或是王小姐什么的。”

“至少她知道我，你就请她出来吧，我只有几句话和她

说，我还忙着呢！”

“我再给您说说去，您再候一下吧。”

她自己就又走到墙角那里看着一张男女的合照。那个男人长了一副宽大的下颚，耳根下支出两块骨头来。他长了一双猥琐的眼睛，眉毛粗而浓。那个女人却长了好看的面型，有着平常的美，并不是惊人的。带了若有所思的样子坐在那里，好象不是坐在照相机的前面，却是守在自己的房里，想起了什么事……

门开了，她转过身去，站在那里的女人正是照片中的那一个，只是显得更瘦了些，也憔悴了些。

“您是来看我么？”

她说着，她的声音很低，脸很容易就红起来。

“您就是，——陈太太么？”

她点点头，朝着里面走了两步，就和她说：

“请坐吧，害您等了许久，不过，不过，我真想不起来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？”

她们各自占了一个沙发，对面坐下来，她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她，象想从她的衣著上看出些什么来。

“您的话很对，我们没有见过，我是为了别人的事来到这里，您知道那个叫做明生的人，——”

她才说到这里，她就低下头去，那个女仆正又捧了一杯茶进来，她也就会意地停住了口。

“你到后边去吧，小孩子睡醒的时候再叫我来。”

她吩咐着女仆，女仆就应命出去了。

“我记得我认识他的，——”

“他病了，医生断定是不能再好起来。——”

“我听说他关到狱里去。”

“是的，秋天的时候出来了，你去看过他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她说着摇摇头。她一直是用那么安娴的态度说着话，她可是急匆匆的，一点也不沉着。

“从狱里出来他就病倒了，他没有多少天好活，每个下午都是昏睡，他只是记着你，他想看看你，——”

“呵，他想着我，我，我可是太忙了，我的孩子不能离开我，还有我的先生——”

“你不要说出不去看他的理由，他是就要死去的人，他的心里只有你，你能使他心安的……”

她仓促地说着，都没有空闲喘一口气。她的脸涨得红了，她的眼睛里闪着一点泪光。

“我，我可以问您一声么，您是不是叫做青的？”

“是呵，就是呵，你知道我，那很好，我也知道你。我离开了这个城许久了，可是我知道你们的事。”

“那么您到我这里来，就是告诉我他的病，要我去看他一次么？”

“是呵，就是这样。我还是爱他；可是他不爱我。我在他的心中永远是一个下贱的女人。他爱你，到现在还是这样；为了爱他的缘故我来找你，来找真正占住了他整个的心的人！你要是知道得清楚就很好！”

“呵，我想不到，想不到你来……”

她却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忍受着心的刺痛，这一切的奔波

劳碌都是无端的。她的心迅速地跳着，可是她还是安然地坐在那里，象什么事也没有一样。她的嘴唇微微地抖着，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声地哭了出来。主人显得一点仓皇了。站到她的身前说：

"请您不要难过吧，仆人们听见了我怎么样和他们说呢？再说，我的先生就快要回来，要他听到也是麻烦的。或者我可以抽空看他一次，——只是一次。实在我是分不开身。他若是死了，也真是很可怜。他为人很好，他的年纪也不太大，就是理想太多了点。在这个社会上理想多了也是麻烦的，是不是，王小姐？——呵呵，也许您不姓王了，您不是嫁了人么？"

"没有，没有，我就是我自己！"

她尽力地摇着头，把声音还高起一些来。

"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真该感谢您——"

"不必感谢我，——"

"那，那我怎么说呢？——"她显得一点窘迫了，她不知说出些什么才好。

"因为爱他我可以送掉自己的生命！"

"那可真了不得，真是伟大！您可以告诉我他住在什么地方么？"

"就是山上的自然疗养院，你什么时候去？"

"那我可说不定，迟早我总能去的。"

"如果你今天去，我就可以陪了你。"

"今天？那怎么成，我还有许多事，我的先生就要回来了。您看，这不是三点半么？最多再有一点钟他就要回来，

今天晚上我们还要赴一个宴会。”

“……一个宴会，一个宴会！”

“是的，早就约好了，别人生了个孩子。”

“好好，什么都随你吧。我所能做、我所要做的事都做完了，我不该多打搅你，我该走了。”

她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。

“还有人陪着他么？”

“他的妹妹，她昨天才去，要不我还难得出来？我一定得走了，时候已经不早。”

她说着就起始走，她随在后面送着，拉了一下她的衣袖低低地说：

“王小姐，我请求您，不要向别人提出这些事。您不知道，活在这个世界里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——”

“你怕着什么？”

“这个社会，——就是这个社会。我不该自己去看他，这是欺骗我的先生的事；可是我要和他去，他一定会不高兴的。——”

“是不是你不打算去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要去，我偷偷地去看他，就是顶好不要使许多人都知道。我想您能原谅我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她应着就走出来，她的心中却在想着：

“原谅你，——我怎么能原谅你呵！”

# 十七

天才亮起来她们就起始期待着那样的一位女客，昨天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了明智，明智好象一夜都未曾安睡。有时候她会愚蠢地想到这个女人来了，他的病能好起来也说不定。

“青姊，会不会呢，和她见面就会好了哥哥的病？”

明智是诚恳地问着，她没有一点随便说说的意思。年轻的她，宜于有这孩子样的幻想！

“你想能不能有那样的事？”

“我真是想不出来，我只希望——”

“是的，我也希望；可是我们的希望没有用，她来了也没有用，——”

“要是她也希望着他好起来呢？”

“那也是没有用！我们只能要他安静地离开人间，此外什么我们也不能做。”

她用了深沉的语调说着，抬起脸来望望她，看到那一双含泪的眼，她自己也无法再忍下去了。

“我愿意她来的时节，他能更快活一点。”

她悠悠然地说着，叹了一口气；可是在盼望中的女客，一直还没有来。

她们已经都起身了，梳洗了自己，看看时钟，她就想着：她不会搭第一班车来了。

病人还是躺在那里，没有张开眼；正象入秋的花朵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虽然是已经失去了听觉，有时候她们的细语却能惊醒了他，他会大声地叫着：

“为什么这样说话呵，你们是要咒死我！”

他会瞪起眼睛来，随着又闭上了，继续着昏睡。

“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呵，他变了！……”

“不只是变了，他还要——”

明智不等她说出口就摇着头，她不愿意再听，也不愿意再想。有时候她想着莫若自己能睡多少天，再张开眼睛来，失去了哥哥，就痛痛快快哭一场。

这早晨她的心可一直也没有能沉静下去，只要听到脚步声，她就推开门去张望。每次都是扫兴地又关上门，坐在一旁低低地抱怨着。

“我想你听错了，她没有答应来。”

“决不会，我还问过她，我希望她昨天晚上和我一路来；可是她说有事，呵，那些鬼事情！”

“要不她就是走错了路。”

“对了，她是走错了路，我，——我也错了！”

明智有点茫然了，她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。她正想问，门推开了，医生走进来。她们就都站起来，走到病床的近

前，看着医生照例地试试脉搏和温度。

医生看着他的脸还轻轻地把手摸了摸，他突然张开眼，看到是医生就问着：

“不打针么？”

“不用打了，你快要好了。不要着急，你的性情太躁了，那样很不好。”

他不再说话，又闭起眼睛来，医生一面微微摇着头，一面放轻了脚步走出去。

明智蹑手蹑脚地走在医生的后面，走出了门，她就跑上一步问着：

“先生，为什么不打针了？你看出什么来了么？”

“是的，打针也没有一点用，他过不了一个星期——”

她不愿意再听下去，一转身就走了。她轻轻地拉开门，又轻轻地关上了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站在床旁的青忽然点着头，还走了过来，低低地说：

“呵，你来了！”

这不象是和她说话，她闪到一旁，就看见一个女人正在关着门。她记起来，她想得到这是谁。

“这是明生的五妹——这是陈太太，不，李小姐。”

她们打着招呼。明智望着来客，象孩子一样地盯着；可是她觉得失望了。她迷惘着，一眼她就看出来那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动物。

“今天外面很冷吧？”

“不，还算好，——”

她一面说着一面脱下外衣，并没有拿下来那个黑色的口

罩。

“为什么不拿下来口罩呢？他，他不大喜欢看，——”明智故意提醒她。她就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……”

摘下来那个口罩，她可没有忘记用手帕掩着嘴。

睡着的病人还是没有醒，她们就请她坐下，还为她倒一杯开水。她只拿起那水杯来温着手，没有放到嘴边去。她是极平常地坐在那里，正象是一个不关心的医生或是看护，一点也不象是来看望往日的情人。

青拉了明智站起来，和她说有点事要去做，不能奉陪，请求她的原谅。

“没有什么，就是请您早点回来，不然，别人，——别人看到了有点不大方便。”

“那一定，那一定，……”

她们一面答应着一面走出门，她们是一直朝了客厅那边走去。

当着她们已经走开了，她才站起来，悄悄地走向他的床前。她都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，他那十分削瘦的脸着实地惊了她一下。这几年中虽然他的影子不是那么生动地存在，但是看到了立刻就知道那绝大的不同，他躺在那里，正象一具尸骸。

不知道为什么也滚出两滴泪来，她想着这是没有原因的，她不该只支配在情感的下面。她是一个有丈夫也有了孩子的人，她想着：

“我自己是不在意的，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！我不能使

他们蒙受一点侮辱，……”

这时候他微微地转动着身子，他呻吟着，张开眼睛望了望又闭上，随着又张开了。

“明生，你醒了么？”

他有点茫然地，只睁大了眼睛望着她，好象他没有能看得十分清楚。

“你不记得我了么？我是苓，——”

“是你么，我，我……我的眼睛这么坏，都看不出来了，是你么，苓？”

他把手掌揉着眼，然后向她伸着。

“怎么会不是呢？你不记得我了么？”

她凑近了半步，把自己的手也伸出去，任他握着。立刻她就追悔了，她觉得不该这样做，而且他的手，瘦得那样可怕，她想缩回来；可是已经不能了。

“我是在做梦吧，……”

“不是梦，……”

“怎么你会来了呢？”

“不是你——”她才说出了三个字就顿住了，她说：“知道你病了，就赶着来看看你。”

“我是不能再活下去了，——”

“不要说这样的话，不久就会好了的。”

“——可是我很愉快，我就是死了也情愿，我想不到还能看见你，你是有点伤风么？”

“是的，我有点伤风。”

她知道他看到了掩着鼻子的手帕。

"一定是因为来看我冻坏了，山里的风是大的。"

"不要紧，回头就会好了。"

"我时常看到你，在梦里。梦是有点糊涂的，一会儿是你，一会儿又是我的母亲。你好么？"

"我很好，我听从你的话生活着，——"

"有时候也想到我么？"

"我，我想到你，一记起来你的话我就不想你了。"

"呵，呵，你真是个肯听话的孩子！"

一时间他们都没有话好说了，他象是要哭，可是没有眼泪，他抽噎地说：

"我是多么幸运，你又来了；可是不久我就要死了，什么都再也看不见。"

"不，我不是你想念的那个好人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在社会里她活不下来。"

"你看到那个女人么？"

"你是说青么？"

"就是她，——"

"我见到了，她很好，我真比不起她。"

"你为什么要这样说，这是很无谓的。"

"是这样，我很佩服她。我远不如她，她是个好女人。"

"她是好女人，那你呢？"

"我是坏女人，我没有用，我知道我自己。"

"这样说真使我伤心，我不曾爱过她，……"

"不要再说了，你该休息。"

他显然精神是不支了，他的鼻尖冒着汗珠，他的眼睛好象没有法子再张开来。她看看表，心里慌起来，她必须回去了，记得中午的时候丈夫总要回家。正在这时候门开了，青走进来，她迅速地抽回被握着的手，脸有一点红起来。他并没有惊醒，还是闭着眼睛。

"对不起，我来拿一点东西。"

"我也就要走了，车子还等在外边。"

"这么快就走了么？以后什么时候再来呢？"

"我想我该来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"

"他不能活得太久了，我们为什么不使他高兴一点呢？"

"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每天会打电话来。"

"我能打电话给你么？"

"不，不，我打来好了。"

她披好了外衣就走出去，她要把她送到外边，可是她止住了。

"不要出来，外面太冷了。以后我们再见吧。"

她跑着，可是她那软底鞋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## 十八

一天的早晨，他有异常好的精神。他叫醒了还在睡着的她们，他说：

“睡那么多还不起来？你们看我，——”

他自己都能用手臂支撑着上半身坐起来。可是她赶紧跑过去，要他再躺好。

“我好了，你还不要我起来么？”

“才好一点，不该多劳动，再好些才能起来呢。”

明智欢喜得不知怎么样好，她的眼睛里含着点泪，她跑东跑西地做着事。

“小五，把镜子拿给我照照。”

她就把一面镜子送给他，镜中显出来的面容惊了他自己，他呆了，低低地说：

“我没有想到我会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还能好起来！”

他绝望地叫着，可是他已经没有嗓音。

“不要着急，哥哥，好了的时候不要一个月就能恢复起

来。比从前许还要壮。”

他灰心地丢下镜子。那面镜子从被上溜到床上，从床上溜到地下，訇的一声碎成几块了。

她们愕然地望了他，他却是什么也不觉得，他凝视着窗外，忽然叫出来：

“外面在下雪了！”

“已经下了不止一天。”

“好，把窗子打开吧，把床推到窗前去，我要看看外面。喂，快点好不好！”

他焦急地叫着，象是一刻也不能等待的样子。

“哥，窗子不能打开，外面太冷，我们把你推到窗前去吧，隔着玻璃看看也是一样的。”

“好，好，快点吧！”

她们就把床推近窗口，可是他好象不能再支持了，他的眼睛有点呆滞。他努力地望着窗外，那只是无边的茫茫的白色，他再分辨不出什么来，他起始粗的喘息。

“五妹，快点去请医生，他不大好！”

青慌张地叫着，一面用手抱了他的头。他的头变成十分沉重，一直向下压着。

明智也慌了，她急急地到医室找来了值班的医生，立刻就断定病人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刻。

他艰苦地喘着，再也不能张大眼睛，他留恋地转动他的头，他的手痉挛地抓着。

“哥哥，你不要怕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你叫一声我，我是小五呵，你不记得我了么？……”

明智大声地叫喊，夹杂了再也不能忍下去的哭泣，架了他的头的青，也任着泪流满了脸。

这时候仆役来传着，说是家里有电话来。

“快要他们来吧，已经要……”

她为什么哽住了，不能吐出口，那个仆役看到这样子就又匆促地跑出去。

他的眼睛挂下两行清泪来，他的嘴微微地动着，象有什么话要说出来可是已经失去了声音。世界在他的眼中是渐渐地小了，他的上额渗出了一层汗，终于他的眼睛定了，眼睑垂下来。

他的喘息停止了，嘴角有黏的口涎流下来。

“要他安静地躺下吧，他已经失去了生机。”

医生试了试他的脉，就淡然地说。

她象呆子一样地抽出来自己的手臂，让他的头平平地放在枕上，她把脸贴到他的脸上。

“不要这样，小姐，那样对你很不好。”

可是她没有听，她用自己的脸，来温着他那渐渐冷下去的脸，用自己的热泪，来洗涤他的脸。

明智可象疯狂了，她跳着，叫着，抓着他那冰样的手。她忘记了这是现实或是梦境。

看护来了，捧着洁面的药水，在近床的桌上放下，请求着她们离开一下。

“不，不，我来洗吧，我来给他洗，——”

她把棉花沾着水，轻轻地在他的脸上擦拭。她擦着他的上额，他的眉毛，他的鼻翼，他的嘴，他的两颊。她擦着他

的眼睛，轻轻地向下抚着眼睑，使那双眼睛闭好了。他的脸是安详的，好象已经忘记了人世上一切的苦痛。

“请您躲开点，——”

一辆运尸车已经推来了，仆役把他抬到那上面，起始推到另外一间房里去。

“你们不能把他拿走，他会活过来的，……”

明智一面哭着一面喊叫，她劝住了她，她们拥抱着，她们的头都觉得昏胀，手和脚都是冷的。

依了他的遗言，他是被葬到母亲的墓边。他们为他植了一株长青松，立了一块石碣，那上面写着：“下面躺着的是一个不甘死亡的人，请你们放轻了脚步，不要惊醒他。”

葬仪是在死后的两天举行，大雪已经落了不止三天。皑皑的白色，掩盖了整个的山谷和原野，没有人知道藏在下面的该是什么。好象有这样的歌句：

当着你走了，
世界只是白茫茫的……

随在棺木的后面，走着他们四个人。他们相互地扶着，因为哭泣，没有人能仰起头来。

当着他的葬列走过去，路上只留下杂沓的脚印。可是不久风和雪就会把它们盖平了。

雪飞舞着，有的落在他们的颈项里，有的落在他们的面颊上，他们想着：

“日子是冷的，人心是冷的，命运也是冷的！……”

他们缓缓地走着，一直到了墓场，看着他安然地躺在土中，就用土来盖了。

“也许他是幸福的——”明智默默地想着，“因为他是睡在母亲的身边。”

可是她眼睛里的泪象是永也流不尽。

离开了墓场的时节，青就走过来和她告别。

“到我们的家里住两天吧。”

“不，我该走了，——”

“哥哥的病累你服侍，——”

“不要说吧，我只是对不起他。你是就要长起来了，我想你知道我的故事。记住我只是一个坏女人；可是占了你哥哥心的那一个人，她，——她是过于好了。”

“青姊，我不喜欢她。”

“也许她是对的，我总知道我错了。一步的错路，是再也没有法子退回来。我们再见了！”

她拉着她的手，眼泪滴到手背上。

“什么时候再来呵？”

“我不愿意再来了，这个城只使我心痛；如果我来了，我一定会看你去。”

她说完了，放开她的手，向着明德明仁也打着招呼，就头也不回地走向另一个方向去了。她的背稍稍弯下一些，呛嗽的时候头就微微地点着。

几个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哥哥的孩子们走回那更空洞的

家中。他们每天都来到墓园，正如同这里也是他们的家。每次来到了，在他的墓前时常看到不知哪一个放 在 那 里的花束。他们就解开那花束，把花朵散放在坟墓的周围。

他们不去问询，世界上不可知的事过多了。

当着春天来到的时节，他的坟上生出了细细的青草。

青草是他的衣裳
哪里是他的家乡！

1936年2月25日

# 后　记

这是我第一个和读者相见的中篇，想着写的时候，象是对自己还有几分信心，下笔之后，就起始动摇，终篇了，就觉得一无是处。尤其是我没有把那个青年人安排到活路上去，使自己的心也十分苦痛。一个友人还写信来说是要一个青年人那样死掉是太凄惨，可是，我怎么能要他活下去？我和另一个友人作品的不同处，就是他的人物的生与死都是朝了光明，或是已经有了光明的影子；我的则只是黑暗，黯淡。在现社会上我所看到的只是这些，我没有法子，我寻求光明，光明在哪里呢？

对于现社会我有着极端否认的意向。是与非和善与恶，我都要重新估量过。现社会是一直压着人，使人喘不过一口气来，要每个人都成为胆小，无用，只知道在固有的准绳内做人，没有一点理想也没有一点开展。它要一个人安分地活到背弯了，眼睛花了，再爬进自己的坟墓中去。“安分的就是好的，”他们都这样叫；我却不相信。明生不是一个安分

的人，叫做青的那个女人更不是，明智还只是一个孩子，她长起来的时候也不会是安分的。

那个苓是安分的，正是现社会所要的人物。她只在规矩的路上迈步，从也不走错一步；有的她认为不该做的，又不能不做，因为她还有一点真的人性存在就只得在黑暗中去做。可是在外面上她是那么完美，承受着现社会中每个分子的夸赞。可是我怀疑，如果都是这类的人，社会将成为一个什么呢？

我庆幸着，现社会里还有那些“不良”人物。

一些私下里的事情也可以写下来做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纪念。当着我计划这篇小说，我的母亲在病着，于是许久也没有提笔，那时我的生活完全改过了，每天我伴了她。终于，在我起始懂得她，要更爱她的时候，她永远离开我们。过了两三个月我才着手，只是我的心稍稍静下一些来，我的悲伤并没有减少。所以小说的写法与本衷多少有些不同。

几次描绘着妹妹样的一个人物，是纪念友人的妹妹 S，她是一个天真的孩子。

靳　以　1936年5月28日

# 春　草

# 序

“一只果子若不死，还只是一只。”
——纪德。新的粮食
“当着春天来到的时节，他的坟上生出了细细的青草。”
——秋花

生命原来不是没有希望的，即使一个人的生命断绝了，另外的生命继续着，终于希望还是属于人类的。正如同花草一样，秋天的凋萎，不过是来年焕发的准备。就是没有劳动的播种人的收集，它自然也会埋藏在土中，等待即来的好春天。一切生物都这样赓续着它们的生命，世界也因此得以不致陷到灭亡。

在秋花里，那个最有理想的人倒下去了，可是在春草里，他复活在四个人的身上，他的小妹妹明智，他的弟弟明仁，那个不安分的女人青，甚至于那个安分的，胆小的，非常着重命运安排的苓。为了忆念他，他们才走上一条勇敢的路，他们记取他的爱，都不囿于个人的狭小的爱情中，他们把它发扬向全人类的爱情上。他们有的甚至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为了大多数生命的缘故。

当着我把明生安排到死亡上去，有的人向我抗议，说我的安排太残酷。我也向我自己抗议过的，我还记得我写着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感到苦痛。可是能安排一个有为的青年生死的，不是一个渺小的作者，而是那个庞大的，有力的，不合理的社会。他没有法子再活下去了，经过那一次摧残，他虽然又有了自由，可是他已经是遍体鳞伤。如果他还能健康地，勇敢地活下去，那该是奇迹的力量。可是在人生中，我们早已放逐了奇迹。而我又不是在写无根的神话。因此，我虽然同许多人一样地惋惜他的死，我却无法使他活下去。我也好象随在他送葬的行列中，唱着：

“当着你走了，
世界是白茫茫的。”

可是那个不甘死亡的人的死，却留给活着的人鲜明的启示，时代又给了他们深刻的教育，就使他们成为人类的希望的花朵。

明智不必说，她自始就是一个好孩子，她自然而然地能应着召唤走向前去的。她不甘心做奴隶，她也不愿别人做奴隶，所以她要献身伟大的工作，拯救自己也拯救他人。流着同样的血的明仁，当然也会选择自己的道路。青却是早已放弃人生的人，她无所谓地活着，过着梦幻一般的日子，她自有她的过去，也许那光怪陆离的形状造成她模糊不清的生活。只是明生使她睁开眼睛。她才知道如果她有爱过的话，那就是他。所以尽管他厌恶她，不看重她，她还是尽她的心

服侍他，亲近他；甚至于为了他的缘故，她去找那个应该和她站在敌对地位的苓。她真是做到了，因为爱他，所以爱他所爱的。等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她又退到一旁去了。一直到敌人占领了这个城市，她才又出现，关心着他的弟妹们。她知道她自己是没有什么作为了，可是她要有用的都到自由的天地中去，不要落到敌人的手里。还为了对死者深厚的爱情，她和那个苓说和了，还建筑起新的友谊。怕的是个人的力量不足，才把力量加起来。果然，她死了，她死在敌人的锋刃下，而把他们送出去的重责，是由苓担负起来的。虽然她为此也牺牲了性命，可是我们知道她一定不是那么胆小，那么怕事，那么遵从社会的法则，她一定还是快乐的，含笑的，因为把他们放到自由的天地中，将来他们会把自由带到这个城市来的。

想起这个战争，想起青年的一代对于这个战争的贡献，我更想起他们的遭遇。谁想得到春天蓬勃地生长起来的结实，一把无情的大剪把它们刈得平平整整的呢？

但是青春的，生长的力量还是不可侮的，尽管剪去了，它们兀自生出来。只要人类不陷于万劫不复之地，春草总还是要生长的，希望总还是要存在的。

如果这本小小的书，还有小小的意义，我就用它献给那些茁生的有力的小草。他们是有理想的，勇敢的，懂得爱也懂得恨，不为一切恶势力所屈服的。

一九四五年六月八日

# 一

那正是春天，冰河解冻了，哗笑般地翻滚着，载了经冬积下来的污垢和枯叶流向远方去。鸟在树木的柔枝间穿着，搅乱了蓝天上一片金黄的好阳光。那阳光落在阴暗的地上，温抚着才从坚硬的地面钻出来的青青的细草。鸽铃忽沉忽细地响着，人们的心就都象浮在水上。

明智舒适地躺在那里，真象依在死去的母亲和哥哥的身旁，待张开手去拥抱的时节，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躺在他们的坟墓间，只得把伸出去的手索然地又缩回来，翻一个身伏在那里，拣一朵才散放在他们墓边的花朵，簪在发际，就用两只手肘抵着地面，下颏托在手掌的中间。她凝望着从地面升腾起来氤氲的春气，在细草的尖上滚着，连那焚化的纸灰也缠在那中间飘扬，迅急地滚向远处去了。她的心里暗暗地想着：

“都要到远方去了，都要到远方去了，……”

一阵狂乱的马蹄，打散了她的默想和周遭的静谧，原来

是一队敌人的骑兵，从大路上奔回来了。村野大道上赶路的，摆摊的，……都纷纷地躲到路边去，那些肥壮的马，迈着阔大的步子；可是驮着的却是疲惫，污秽，染着血迹的敌兵，杂沓地向着城里驰去。滚滚的扬尘，把春日的景象都搅乱了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大地是极不情愿地震动着。

她紧皱着眉头，厌恶地望了一下，就又仰天躺着，拢起两只手放在头下，可是被震动的大地，洞洞地响着，就好象踏在她的头脑上，使她一点也不能忍耐，一翻身坐起来了。

“呵，你，——你不是五小姐？”

一个纤瘦，衣装入时的中年妇人赶到她的面前这样叫着。

“你是，你是，……？”

她惊疑地呆望着，揉了揉眼睛好象要更看仔细些说着。

“你不记得我了么？”

那个女人已经在她的身旁蹲下身来，很亲切地和她说。

“我记得你，我记得你，你叫青，——”她突然站起来，带着一点高兴的神情说：“我们一同来过这里，那是冬天，下着大雪，埋葬了我的大哥，——那是三年前的事了。——”

“不错，有三年了，日子过得真快！我的名字是王云青。”

那个女人也站起来，依在她的身边，不胜惋惜似地说。

“呵呵，王小姐，你，比从前瘦了，也——”

“也老了，是不是？——你可长得真好，要是走在街上我可不敢认你，就是在这里我也端详了好半天才叫出口，还

生怕认错了人。你的眼睛真象你大哥的，又大又亮，当初我遇到你大哥的时候，他也有一副象你这样的红脸庞，黑油油的头发，这可和我不同，我的脸上的红润是抹擦得掉的，我的头发不要看有卷有弯，只是一把枯草，不知道哪天就要脱尽了。我想你和你大哥总有点不同吧。——”

她说到这里顿住了，明智才要反驳她，告诉她为了大哥她才走了这条路；可是她接着又说下去了：

“——因为他到死也不饶恕我，到死也恨我的。”

这句话，才使她放弃了争辩，平静地回答着：

“我们活着的人都还敬重你，爱你，——”

“使一个人到死也恨着，你不知道，连灵魂也不得安宁的，……”

她正要说下去，突然一阵咳嗽呛住了她，她的脸立刻全红胀了，眼睛里全是激出来的泪水，这样，明智就更看清了那被泪水冲过的暗黄的肤色，还有那多皱的表皮。她的背弯下去些，用手帕紧紧地掩着嘴，那声音就显得很沉闷，很空洞。象击打着一段朽木。

站在一旁的明智，有一点慌了，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，跑过去拿了两只供在墓前的苹果，就塞到她的手中，还不断地说着：

“想法压一压吧，久咳要伤肺的，——”

“我的肺是早就伤了的，——”

她才停了咳嗽就这样说，连忙用手帕浸去了眼里的残泪，赶着又把手包打开，对着小镜匆促地涂抹着脂粉。

“唉，我们这些人是过时了！”

她关上手包的时候十分伤感地说。明智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，就默默地站在一旁望着她那闪光的钻石戒指，还有那副碧绿的长垂的翠耳环，她自己的手指不断地摺着衣裳角。忽然她象获得什么宝物似地想起一句可问的话来。

“这几年我都没有看见你，也许你没有住在这里吧？”

“是的，这一次我又是才来。”

这句话突然引起她的厌恶，她就紧接着说：

“我就要走了，今天我来到这里，为的是向我的妈妈和我的大哥告辞，要他们多看我一眼，从此我就不再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再来了呢？”

“这里的空气我受不了，凡是有血性的人都受不了，我们的民族需要我们，我必得离开这里，一旦我离开了，我怎么还会再回来？”

“我可回来了，到死也不会再离开。”

“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是李太太么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点点头，明智就十分嫌厌地说：

“那当然你要回来了，你的先生李初民不是新贵么？我还在报上看见他的尊容呢，不久，你的相片也许就要印在报纸上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的话不错，可是容我和你说，——”她走过来，一只手拉着明智的手，那一只手抓着那两只苹果和手包，“不要这样武断，将来你或者能多明白我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一点个性我倒愿意你和你的大哥不同。天还早，我们坐下来多谈一下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我在一个宴会上遇见那个苓了，你还记得她么？”

“我记得她，只记得有这么一个人，什么样子可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我倒记得很清楚，只一眼我便看到是她了，我想不到她的先生也是一位新贵！”

“那也没有什么稀奇，我记得他本来就是做官的，——我就是讨厌那些官人！”

“好吧，我也不见得喜欢他们，还是说那回事吧，我看见她的时候，不知道她是真不认识我了，还是故意避开我，——”

“她大约是真不认识你了，”

“不，她不会不记得我，她和你不同，她早就看见过我，把我记在心里的，那天晚上她分明是怕麻烦，故意躲我；可是我不放松她，乘一个机会我就走到她的身边，低声说：‘我想我在哪儿看见过您的，’她也巧妙地回答我，因为她实在跑不开了：‘我看您也面熟，一时可想不起来了，八成是我记错了！’她是说了就想走的，可是我不放开她，我一定要窘她：‘也许我们认识过一个人——’我才这样说，她的脸色就变了，好象遇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，很吃惊地和我说：‘我知道，请你不要说了好不好，你知道这个场合不容我们说这些话！’‘那有什么，——’我那时还是毫不在意地说着：‘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算同志，我们还不都在做日本人的狗！’说起来也真是一件可伤心的事，从前我们曾经爱一个人，现在我们同样地做了日本人的狗的女人！——”

她说着，自己笑起来，明智只是茫然地说：

“我也爱大哥，可是我没有和敌人妥协。”

“你的爱是不同的，我们倒是相同。可是我们的路不同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她大约是甘心这样下去了，我可不同，我——”

她要说什么的，一时又在嘴边吞住了。明智不知怎么倒引起了一点兴趣，追问着：

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恰巧她那个鬼男人走过来了，她就好象没有那回事似地为我介绍，说了几句客套话，她挽着那个家伙的手臂走开了——听说他是日本人直接的狗，我的男人还是因为旧日同僚的拉扯，算来只是间接的汉奸——”

“反正都不是东西？”

明智简快地说，掠一掠垂到面前的头发。

“当然，都是狗！所以我算定将来我还少不了和她见面的机会，我还要窘她的。”

“这种无用的人窘她有什么用！还是留着精神做别的事好，——”

“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好？”

她故意这样回答她，看她把小手指放在嘴里咬着，很爱娇地在为她苦心思索。

“我看你也不能做什么事了，还是保持自己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吧，我也真有点不了解你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定那个男人？这几年来也没有离开他，而且现在，这个城已经陷在敌人的手里，你又心甘情愿地跟他回来，这，这我真不明白。——”

明智说完了话，她的头兀自疑惑地偏着，象是一直也没有放弃思索的样子。

“天底下不能明白的事多着哪，好，我们丢开这些不谈，让我问问你别的事，我还记得你有两个哥哥呢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二哥明德，前两年便走了，——”

“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现在我就不知道了，自从这里沦陷以后就没有信来，有人说他在××，可是我不敢说一定。三哥明仁，前一个月才走的，那时候我要和他一路走，他说要我等他到外边弄妥当了自会来接我，前两天我得着他的信息，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在她的脸上涌出笑容来，“——他说这几天就要回来接我了。”

“接你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

“那我还不知道，——”她摇着头，仍自笑着。

“你们青年人离开这个地方也好，免得受闲气，”

“还不只是躲过这口气呢，我们还要打击敌人，我们一定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。”

“那么说，我也不是你的敌人了么？”

“也许是，——我不知道，……”

“假使我是另外一个人，你和我说这许多话，不害了你的事么？”

明智先倒有一些踌躇，过后就肯定地说：

“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，——中国人也不会害中国人的。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……”

她紧紧地抓着明智的手摇着，带了一点感激一点伤情的语调说：

“相信我，相信我，也许我失掉青春的勇气，可是我也不是一个没有血气的人。纵然我受不了大苦大难，不能和你们同走在一条路上，我也不会做一块绊脚石或是一个陷阱，使你们受害。只要能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有一点用处，我不会吝惜我自己的卑微的生命，你们去吧，你 们 去 吧，这个城里你们住不得，看我们在这里怎样过活下去。——”她激愤地说了这一段话，向着远天吁了一口气，“——我原来也是一匹不羁的野马，我也有我的理想，不过我只用个人的力量和这个腐败的社会作对。我只是一棵树，不是一座森林，所以我就遭受了这个社会的更大的损害，可是我从来也不低首。——当然 我 也 并不一定以为我就是对的，只为了显示我的倔强，这一生我不知道做了多少错事；可是我绝不是象苓那样安分的人物，在命运的下面俯首，以为这个社 会 的 一切都安排得很好。我不，我不，……这我也许是受了易卜生的影响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易卜生的作品正盛行着哩！我要做娜拉，我要做国民公敌中那个刚愎的医生。我只要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和现社会相对，——也许我失败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做到，可是现在我又有了好机会，或者我能摘到比我的期望更大的果子。”

“是的，你能做到，这一点我也相信你，——”

“那就好，你不知道遭了人的误解有多少苦恼呵！——天晚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天是近晚了，一抹斜阳正自留恋地抚摸着树顶，归鸦噪聒地飞叫，春晚的寒冷已经使人打着抖了。明智也没有说什么，尽自一个人依依不舍地在坟墓的四周走着看着，她恨不得象几年前一样，拉着哥哥的手，投到妈妈的怀里。王云青就走到她的身边，把地上的水果为她检起来，把先前给她的两个也做一起包了，就拉着她的手说：

"走吧，我们走吧，吃了妈妈哥哥用过的水果会有福的，不要尽耽在这里了。"

明智懒懒地移动着脚步，快走到路边的时候，她才记起来似地说：

"我和你不同路，"

"我有车子等在那里，可以先送你回去。"

"哼，你的车子！……"

明智说了这几个字尽自摇着头，好象很不屑似地先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来。

"不要拗，天晚了，进城的时候怕那些鬼子不麻烦你，这辆车子就可以不受检查，不是可以省去许多烦恼——"

"我可不到你们那里去！"

"你放心，我也不会要你去的，难得我们又在这个城里，在你哥哥的身旁我们又见面了，将来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见面，你让我伴你一程吧，只当我是比你大几岁的姊姊，好不好？"

明智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顺从地移动着脚步，走进那辆一直等在路边的汽车里。

## 二

“我要到你家里去看看，我想你一个人一定住得怪冷清的，怪乱的；我要是你的哥哥，决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他们男孩子总是粗心，想不到这许多，……”

汽车在明智住的那条巷口停下来的时候，她先跳下来，王云青也不断地这样说，跟在她的身后走下来，可是她立定了脚，转过身去，拦住她：

“请你不要来吧，我的家里住了好多人，——”

“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么？”

“不，我有一些同学，他们的家在南方的，一时都回不去，暂时都住在我这里。”

“那我就不去了，怕你们不方便，——”她说完才转过身去，忽然象记起来什么似的又低低地向她说：“敌人来调查户口，不注意你们么？”

“我们都是兄弟姊妹，好在来调查的还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总不致于和中国人为难。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奴才们要讨主子的好，什么方法也使得出来的，好在你们不久就要走了，这两天却得多留点意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们都很小心，——”

“好，那么我们再见吧！”

王云青又伸出她那枯瘦的苍白的手来，明智也就用她那有一点胖的，红润的手和她握着。她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她的手掌传上来，她再抬起眼睛来望着她那凄然地笑着的脸。

“好，我们再见，——”

明智说完就迅速地松开她的手，转身跑进巷里去了，还没有走到家门前，蓦地里一个和她年纪仿佛的女孩子跳出来抱住她，急迫地说：

“好，你才回来，大家都要急死了！”

“我想到你们会急的，我又没有法子通知你们，——”

“我可想不到你会坐汽车回来。”

“怎么，你看到了么？”

“当然，连送你来的人我也看到了，她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望着你，我真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！”

“蕙风，你生气了么？——告诉你，那不是我的朋友，她是我大哥的朋友，连我也想不到今天会遇到她，我三年没有看见她了。我的哥哥有信来么？”

杨蕙风并没有回答她，只是摇着头，她有两条粗大的发辫，这时她又把一条拉到前面来用手指玩弄着辫梢。

“我知道，你又不高兴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是不高兴，却为了刘铨，他天天喊着要走，可是他怎么能走呢？他们都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，他今天又吐血

了，——”

“怎么又吐血了？”

“是呵，就是下午，他觉得有热度，就要量体温，一时没有找到酒精，不知道怎么一来他把试温表放在热水里一下就炸断了，他气起来捶自己的胸口，接着就大口大口地吐血，——我想，这许多事我们实在还得好好商量一下，否则会影响大家的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她们才走到门前，门就呀地开了，来开门的是赵如煌，他大声地说：

“明智，你为什么才回来，害得大家都惦记你，这样不可以的！”

他那随时总带着很严重神气的脸，衬着他那高而勾的鼻子，还有那一副眼镜，一时是会把人吓住的。但是自从知道他的昂首阔步不过是装腔做势，是他那一点领袖欲的表现，别人也就不觉得他怎么可怕和可厌了。有的时候他的心地也很善良的，他的胸中不时地也击撞着正义感。

“我又不是去玩，我是和我的妈妈哥哥告别去了。”

“这就是要不得的思想，我们必须，——”

赵如煌挺直了身子，把手一挥，又要起始他的长篇大论；可是方明智早已从他的身旁溜过去，踏到楼梯上，故意回过头来向他说：

“我们必须少说话，多做事。”

说完了，她匆匆地跑到楼上去，迎着楼门的窗口下，就看见林文雪弯了身子在看书，她走过去，什么也不说，就把她的书抢过来合上。

"天都黑了，还看什么书，难说你还想做封建时代的女状元！"

"明智，你不要打搅我，我在温习数学，生怕到了内地考不上大学，那时候我可不知道怎么好了。"

"这是什么时候，还念死书！你还要做大学生！只做大学生不必到内地去，不是××大学就要开课了么，敌人就要盼望我们青年人读死书。"

"不，不，我们的教育家不也大声疾呼读书救国么？别人早已进了大学好好读书，抗战完了大学也毕业了，我们要是这样下去，将来还不是一个十足的白丁？……"

"去吧，去吧，你去读死书吧，——"明智说着把那本书又塞到她的怀里，自己迳直到另外一间房里去。才走了两步，杨蕙风赶上来低低地和她说：

"不要过去，难得他才睡着，多么安适的睡眠呵！"

"他还吐血么？"

"已经止了，不过脸色很难看，我真想不出该怎么办，留下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——走，走，我们先到下边去吃饭吧。"

"你们都还没有吃饭？"

"都在等你呢，其实说起来天也并不晚。"

"今天该谁管烧饭？"

"还不是我么？"

她得意地尖着声音喊出来。

"嘶，嘶，——"方明智止住她，"不是你怕把他惊醒么？我们下去吧！"

果然，当他们走下去的时候，饭菜已经摆好了，在等待着三个人坐下去，林文雪也从楼上走下来。半年多的时日，把这一群没有家的人们，做成一家人的样子，他们互相关切，互相爱护，在敌人的残害下，他们正象是一群没有母鸡翼护的鸡鸽。

他们才都坐下去，忽然大门被敲得砰砰地响，大家都有一点慌张，一齐又站起来，还是赵如煌低低地告诉他们安静地坐下去，他一个人一面问着什么人，一面走出去。

"调查户口！"

仍是那熟悉的老迈的声音，不过更高声些。赵如煌打开了门，就看到时常来的那个户籍警之外，还跟了两个陌生人，他一眼就看出来，他们不是中国人。他们一同走到堂屋，那个老户籍警就照例地念着他们报上去的那些名字，那两个人都用他们凶狠的目光盯着每个人的脸，扫着房屋的四周，几乎想把头钻到桌子下面去看一次。

"怎么少了一个？"

"他病在楼上，你可以到上面去看他。"

赵如煌赶紧接过去回答，那个警察就善意地说：

"那倒不必，近来上边查的紧，全为治安的关系，——"他说了两句，就仿佛转了话头，"你们倒是老住户，我摸得清，没有什么大干系，当初老太太在世的时候，也是我来查的。以后要是有来往的客人，务必去报，否则这个责任可担不起。"

他这一番故意说给那两个人听的话，才安住他们，可是其中的一个仍自从怀里取出一个记事簿来，不知写了些什

么。过后他们走了，还是由赵如煌送出去，随后关好了门。

“我们一定得走了，这两个家伙特别注意我们似的，那四只贼眼不断地东溜西溜，——”

赵如煌才坐定了，就这样说。

“本来我们就打算走的，——”方明智接过去说，“不过刘铨的病有点麻烦，我想——”

“唉，春天，生长的季节，我们怎么能够在这险恶的生活中过着无味的日子？我想念祖国，我们都是一群充满了热血的战士，把我们的血洒到我们自由的青草上去吧！……”

“杨蕙风，你还是不要做诗吧，——”明智不耐烦地摇着她的头；可是杨蕙风却不服气地说：

“你为什么不许我做诗？诗是最锋利的匕首，诗人是时代的号手，他又唱出未来的一切，……”

“我看我们还是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的好。”

明智故意隔断了她的话，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“我看，——”赵如煌说着，“要走我们就得快点走，不能再等待了，等下去没有好处。”

“事实虽然如此，可是盲目的行动也不行，——”这是明智接下去，“走××，坐船出海，现在已经成一条危险的路，尤其是我们这几个人，我们当然还得向西去，——”

“那不就方便了么？离城四五十里，都是我们的游击队，只要我们能加到那些自由的队伍中，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英勇的战士，那多么好玩！”

这是杨蕙风在说，她永远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诗人。

“问题就在这上边了，我们必须等明仁来接我们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不知道要投到哪里去。”

“只要是抗日的队伍都是好的。”

“你这话太机械了，当然他们都打着抗日的旗子，可是那中间的情形可大不同，我们如果投错了，将来他们还可以把我们献给敌人邀功呢。”

“这也是一句真话，而且刘铨的病也该将息一些时候，否则是不能上路的。”

“到时候再看吧，如果他还不能走，就只好把他留在这里，请林文雪也留下来，好在她是主张读书救国的，既然以读书为最大的目的，也不必冒这种危险，千辛万苦地跑到内地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明智说完了，用眼睛斜瞟着林文雪，这时，她把眼睛从放在饭碗边的书本上抬起来，她没有听清她的话，就又问了一句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就留在这里上大学好了，免得要吃苦，反正又都是一样。”

“那我可不来，那我可不来，——”林文雪说着，摇动她的头，接着又说下去，“在这伪组织下面读书，将来国家不承认，那不是白费了力气？”

大家都被她这念头惊住了，这时候想不到刘铨会从楼梯上下来了，他的脸苍白，虽然很衰弱，可是他的眼睛却大睁着：

“你们不能把我留在这里呵，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，

让我跟你们走吧，那么要我呼吸到一口自由的空气，就要我死我也甘心的，这种日子我受不了，你们不能丢下我呵！”

赵如煌早已赶过去扶持着他那不稳的身子，明智爽爽快快地说：

“方才我是说着玩的，让我们大家都走吧，管他能不能走，管他抱了什么目的，我们不能在敌人的势力下苟安，更不该无端地牺牲，投回祖国的怀抱里去，让我们为祖国而死也好？”

“是的，在这次抗战中，青年人都要去战斗。”

# 三

等待原来就是苦恼的，他们在苦恼之外还有恐惧。敌人的那张伸开的魔手，起始收拢来了，对外的“征讨”既然不生实效，他们就转先来肃清内部的一切“不稳分子”。每天都在报上看到杀戮的记录，有的在暗地里执行，除去邻居没有人知道，被捕去的人永远就不见回来了。

他们只是蛰伏着，象过冬的虫豸，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过日子。

杨蕙风清早起来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便不高兴地说着：

“这种日子我真过不来，还不如死了好！”

“你连生还不懂得，怎么能了解死？”

这是明智的话，可是她又吟哦一般地说着：

“唉，这哪里是春天？我们还是在严冬之下喘息着，我们是一群可怜的小鸟，——不，我们是暴风雨中失群的海燕，风雨就要把我们吹到怒涛的怀抱中去了！唉唉，我的上

帝！”

“哼，你还信什么上帝？这是什么时候，——”

明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下面又起着敲门的声音。立刻她们就象被一种不幸的预感笼罩住了，不再说话，静听着开门的声音，一个人走进来，跟着就听到那熟悉温和老迈的声音在问询着明智，她也不等别人来叫，就一面从窗口应了一声，一面飞快地跑下去了。

等在下面的就是那个常来调查户口的户籍警，他露着慈和而无可奈何的笑容，看见她来了，就向她说：

“五小姐，我和你有两句话谈谈，您这是多少年的老住户了，当初老太太在世，我们照顾得周到不周到还有一个包涵，如今只有您一位，我不得不来和你好好说——”

他说着，把制帽拿在手中摇着，他那光亮的头顶，蒸腾着汗气。

“请坐下谈吧，——”

“不，我的公事还忙着呢，您不知道，上边有命令下来了，不久全城的人都要更换居住证，相片之外，还要手模足印，鬼子的方法可真周密，从此八城以内一个闲人也不能住，——”

“噢，我还不知道——”

“就知道您不知道我才给您送一个信来，您个人是没有关系的，其他几位必须想个方法散散，万一出了乱子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咱们要是害在他们手里，你想够多么冤！”他顿了顿又说下去：“——其实年轻人有两条好使的腿，不是什么地方都好去？比不得我们，我们这一把老骨头，不知道还

看不看得见咱们大中华的国旗！”

“看得见，看得见，不久，就看得见了，——”

明智兴奋地说着，倒引起了他的惊讶，她也觉出不该说得太过分，就自己又加了一句：

“我想这次战争一二年内总得有个分晓，日本人不会站得住脚的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我们可不得不小心，您和他们众位把我这点意思谈谈吧，这阵 我 跟 您告假了。”

他说着又把制帽扣在头上，向她点点头转身出去了，她随在他的身后关好门又回到堂屋里，几个人早已聚在那里等着她了。

“这件事要分两层来看，——”赵如煌说着，伸出两个手指来，“第一层是复查的时候我们就要出事，哪里会有象我们这样南腔北调的一家人？第二层即使侥倖没有事，弄定居住证之后，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动了，因为我们一动，一定要连累别人，你们看是不是？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此地！”

“这还用得着你说，谁都知道的。”

林文雪独自低低地咕哝着。

“离开是不必讨论，假使我们准备在这里做顺民，也不必聚到这里了，——”这是杨蕙风的话，“——我一直都在幻想那战斗的生活，我好象还听见远处弟兄们的召唤，……”

这时忽然又有敲门的声音，他们象被惊的鸟，有的跑到楼上去了，有的躲在间壁的房里，还是明智镇定些，她大声

叫着：

“谁在打门呵？”

“卖菜的，你们不是要我送一担白菜来么？”

这声音扑在她的心上，她再也说不出来一个字，跳到院子里去开门。赵如煌警告似地说：

“我们没有买菜呵，留心点歹人！”

明智并没有听他的话，甚至连回答也没有，她早就把门打开，抓着两个卖菜汉子的手；可是他倒不慌不忙的把菜担进来，关好门，他们才热烈地拥抱着，明智急乎要流出泪来说着。

“真巧，……真巧，……我们正在盼着三哥呢，……我知道你不会使我们失望的，……”

“你倒还能听得出我的声音，——”

“声音倒听得出，样子可看不出来了，你倒真象一个从乡下上来的卖菜的，你看你还有一个小旱烟袋，连脸色都变了。”

“那自然，你想不到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，——不过我们却很愉快，……”

“那我知道，那我知道，……”

这时别人也都走出来了，赵如煌是和他相识的，他们就握手。杨蕙风、林文雪都介绍着相识了，他们就一齐走到房里去。明智象一只小鸟似地傍在明仁的身边，她忽然记起来问着：

“二哥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他还在西北，——听说最近也有支队派到这边来，也

许我们会见得着，可说刘铨呢？”

“他在楼上，最近他的病又犯了，我们正耽心他没有办法，他不能走路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自有办法，我们那里边倒有很好的医生，我先去看看他。”

“你轻点走，怕他睡着了。”

明智这样吩咐着，可是她自己也悄手悄脚地跟在明仁的身后走着，正在这时候，忽然又有人敲着门大声喊：

“你们这里不是要买白菜么？”

每个人都吓住了，明仁微笑着说：

“我还忘记了，小五去把门打开吧。”

“是谁呵，——怎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来敲门？”

“不要紧，自己人，你还认识的。”

明智还略略有一点犹豫，走过去打开门，一个陌生的汉子走进来，一把就把明智抓住：

“小五，你不认识我了吧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不认识你，”

“你不记得你同你二哥到狱里去看我，那时候你还没有接着窗口高，你总是一跳一跳地来看我——”

“噢，我记得了，你是李大雄！”她又跳起来，因为她还记得，当他没有被丢到狱里的时候，那时候她更小，他还抱过她呢！她很激动，因为从前去看他一次，回来就做一个他躺在血泊中的梦。她一直没有想到他还活着，而且自由地活着。她就又接着问下去：

“你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敌人放了你么？”

“哪里会有那种事，还不是他们把我给赚出来的？”

“就是那一次，我知道了，害得我们的家也搜了三回！”

“喂，喂，里边来说吧。”

明仁说，等他们走进来的时候，他为他一一介绍了，过后明仁跑到楼上去，他还是向她说：

“你真长高了，长大了，呵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！”

“难道你也悲伤过去么？”

明智故意顽皮地向他说，

“不，不，……”李大雄赶紧摇着头，跟着又说下去：“过去，有什么值得惋惜的！我们只要抓住现在的时机，瞻望未来。”

“这个未来很远吧？”

“不，也不远，就在望得见的天边下，也就是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；”

“天边下有我们的希望的，——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——”李大雄接着杨蕙风的半句话兴奋地说，“我就是靠希望才活到今天，才又跳到自由的天地里来的。你不记得么，我原判是两个死刑，后来改了无期。最初我想我一定活不下去，每一天都象一年。可是慢慢的我发生了我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，我用种种的方法，把那可怕的时间赶走，如今，你们看我果然达到我的愿望了。”

“我想，我们也会达到我们的愿望的。”

沉默了许久的赵如煌感到喉咙里象有一条小虫在爬，忍不住地说了这一句。

"李先生，李先生，你从自由区来，那边的学校的情形怎么样？"

林文雪还有一点靦觍似地问着。

"学校，学校，那我可不知道的，我们只是向生活，向自然学习，我们还没有固定形式的学校。"

这把林文雪弄呆了，她想不出那是什么样的一座学校，她的心顿然好象有些向下沉，她的心里想，要不是因为她无处可住，她一定不走了。

"只要有了自由，什么就都有了。"李大雄看到林文雪那么困扰的样子，又安慰似地说。"你看我吧，注定一生只住黑屋子的人，也还跳到太阳下边来了。你尽可以不必优愁，向前去才是路。"

"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……"

林文雪连声地应着，可是她心中的疑惧，好象还没有完全消除似的。

# 四

方明仁轻悄悄地走上楼去，看见墙边的床上躺了一个瘦弱的人。如果他不知道那一定是刘铨，他都不敢认了。他以为他睡着了，可是他那轻微的脚步声，使刘铨 立 刻 张开眼睛。看到是方明仁，他兴奋地坐起来，伸出细弱的手臂来。

“明仁，明仁，你可回来了，你来带我走了。”

他那么激动，他的声音颤着，他好象要哭的样子。可是他没有眼泪，他那两个高突的颧骨发着油亮的光。明仁赶着走过去，伸出两只手，给他握着，还和他说：

“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，多睡一会儿好了。”明仁就坐在他的床边。

“我睡不着呵！”刘铨痛苦地说，颓然地依着明仁的手躺下去，“这许多天我都睡不着。他们总不想带我一路走，我就是盼你来，我知道你一定带我走的。你看我的气色比以前好些了么？”

“好些，好些，……”他漫应着。

“我是好了，冬天过了，春天不就来了么？我的春天也来了！我早就算定，第一次春雨落下来，我的肺就全都好了。我自己知道，可是他们不相信。他们派定我没有好，要我留在这里等死！”

“不会的，刘铨，他们不会那么忍心，——呵，你现在还吐——”

明仁突然看见了痰盂边的血迹，他就露了点惊讶的说，

“那不是病象，那是瘀血，初吐出来就完全好了，就好象一条污水沟，只要把污水淘出来，它就清洁了。谁也没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，我是好——了，——的。”他用力地说出最后这三个字，这引起他的呛嗽，他忍着用手帕掩住嘴，眼泪充满他的眼眶，过了一阵他才继续说：“我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呵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我们谁都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；‘我们不吝惜生命，可是我们也不必虚掷生命。’——”

“正是呵，假使把我留给敌人，我的生命就算是虚掷了！”

明仁静静地想了一下，突然站起来，可是刘铨紧紧地抓住他的手，哀恳般地向他说：

“你要告诉我呵，你要告诉我呵，是不是一定带我离开？如果你们不肯带我走，那我只好一个人走了。”

“我打定主意带你走，一定的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两天吧，我到下边和他们去说。”

刘铨的脸，立刻罩上感激的微笑，他的嘴里不断地说

着："我知道你的，怪不得我只等你，我知道你会带我走的。"一直到明仁走到楼下去，耳边还好象响着刘铨十分激动的，微弱的声音。

在下边的几个人正在谈着什么事情，看到他走下来，就停止了，好象等待明仁说什么似的。

"我看到刘铨——"明仁拣一把空着的椅子坐下来，然后又接着说："他说他的病已经好了。"

"不错，他自己早向我们说过三月一日他的左肺完全复原，复原了之后，比没有生过肺病的人还要健康。明仁，你相信么？"

还没有等方明仁说话，林文雪又说：

"他每次从我手里接过一本书，他总要我放在阳光下晒些时候，以先我不明白，后来还是如煌告诉我的，他说怕我的肺不健康，会把病菌带给他，我觉得这太可笑了。"

"不要这样，文雪，我们不应该笑他。他的不幸正是我们的不幸，我们都是时代的青年，我们要分担他的苦痛，不能只用这漠不关心的态度来笑他，想想有一天，我们也会象他那样躺下来——"

这是明智说，看起来她的年纪最小，大家都对她好，可是她也对大家好。

"我们只是不幸的一群呵，
我们有的是悲惨的命运！"——

杨蕙风才自吟哦般地读出这两句诗来，李大雄就打断

她，大声地说：

“什么命运，如果若是有所谓命运的话，也要用我们的手抓破它！”

“我同意大雄的话。”

明智猛然间叫出来，随即觉得有一点难为情，好象不该这样喊出李大雄的名字，她的脸立刻就涨得绯红了。

本来李大雄也不觉得什么，感到暂时的沉默，又看到明智红煦煦的脸，他也有一点不好意思，想说什么的，又吞住了。

还是明仁为打开这窘迫的局面，把话头拉回去。

“我们还是说刘铨的问题，把他一个人留下来自然是不成的，那么——”

“只有走了！”

李大雄爽快地接下去，他总在三十岁以上了，生命的一半是在牢狱里消磨了的，可是那并没有磨损他的勇气，他还是那么爽快，热情，什么都不顾忌，一点也不多虑。

“可是他的身体实在是走又走不成，——”

“那怕什么，我可以背他，只要通过封锁线，我们的弟兄就多了。”

“就是这一段也相当长呵。”

我们不是有这许多人么？我认为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只有一颗心，只有同一的行动！”

“我以为还有考虑的必要。”

原来象一只喜欢咕咕的鸽子般地好说话的赵如煌，这一阵好象被别人罩住了，一句话也没有说成，好容易说了这一

句，又被李大雄压倒：

“考虑什么？要考虑你一个人考虑好了。考来考去，我看一辈子也走不成。”

“不是这么说，我的意思是——”

赵如煌还没有说下去，明智就接着说：

“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听从你的考虑。”

“明智，你又开我的玩笑。”

“我没有呵，我只怕你考虑太多，耽误李大雄讲他的故事的时间，反正我们是走定了的，谁也不能丢下，还有什么多说的呢！”

“好，好，都是你的话有理，我还可以多说一句么？我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走呢！”

“这个，——”

“关于日期，我们早已选定了，不是×月××是金顶山的庙会么？我们就乘着这个机会装做香客的样子出城，——”

“那真好极了，那真好极了！我再也没有想到，还是你们成，你们是算好了日子来的。”

“可是你知道，去年就不许进香。”

这是赵如煌的考虑。

“今年又是今年，我们早就探听好了，今年准备开放，凡是这类迷信的事，敌人总是不遗余力提倡的。”

“只要翻过那座山头呵，那就都是我们的人了！”

“是真的么，是真的么？”

杨蕙风惊讶地叫着，她好象不相信别人，又好象不相信

自己，终于没有等到别人回答，她自己就回答了自己。

“那可真快活呵，我可以任性的唱呵，我可以任情的写诗呵，那我该多么快活呵！”

“蕙风，你用这么高的声音说话，若是被隔邻的人听了去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早知道邻居没有人才这样说。”

“也许有人昨天搬了来。——”

“哪有这么巧的事，我不相信。”

“你不相信这个世界，可是世界依然还是这样存在的。”

“不要辩论吧，好不好，让我们大家各自仔细想一想走的事，不要临时张惶。”

“什物一定要带得简单，因为我们每人只能带一个香袋，还怕敌人要搜查。”

“那么这许多东西怎么办？”

“放在家里好了。”

“谁看家呢？”

“谁也没有，只好丢在这里了。”

不知道谁发出一声叹息，这使明智气恼了，她愤慨地说：

“你们连性命都舍得去的，为什么这一点东西都要可惜呢？我们既然要走，就得丢开了旧的，创造新的，否则我们就可以不必走，只守着自己那点宝贝就是了！”

“我同意小五的话，不，——不是小五，是明智，我可以说我们获得的将要比我们失去的还多许许多多。”

这是李大雄的有力的话语，做为这个早晨谈话的结论。

# 五

远走的心念时时在明智的脑中萦绕。可是一旦说出真的要走了，在她的心中又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。她还是一个孩子，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就是在这天地中消磨的，自从母亲死了，她所爱的大哥死了以后，在她那快乐的生命上涂了两笔悲哀的色彩，那时候她就想走了的。她想把这一切都丢下，快快活活地过日子，她不能忍受，在这使她伤情的环境中继续安然地活下去，她更不愿意多看一眼，一直还为大哥保留的那一间房子。可是她没有能走，到后来渐渐地认识了这个世界，自己就退到那个渺小的地位，想到更不值得为个人的快乐或悲哀有任何的行动了。可是当她真的要走的时节，她的心又突然沉下去，她变成那么多感又那么沉默了。

她不说一句话，默默地走出走进，有一天她自己一个人钻到大哥的那间房里。还是明仁记起来悄悄找到那间房，看到她正自躺在那张空床上。明仁也不说什么悄悄地坐在床边，握住了她的手，当着他们对望着的时候，他看到她的眼

睛里满是眼泪。

"小五，你哭了，——"

"不要说我，不要说我，……"

她摇着她的头，把泪珠都洒在床单上。她爽性把身子伏下去，用明仁的手背，垫着她那湿渌渌的脸。她的抽咽使床微微地震动着，床架上的细尘簌簌地落下来。过些时，她自己扬起她的脸说：

"你看，我不难过啦！"

"这才好，这才好，你还记得大哥哥？"

"我怎么不记得？"明智好象有一点气似地坐起来，她的头偏着，做出不服气的样子。

"你知道他怎么死的么？"

"当然知道！"

"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他虽然不是死在敌人的手里，总是敌人害死他的。现在我们是和敌人面对面了。"

"这我也知道，"

"我们不是逃跑，我们准备复仇的，是不是？"

"当然这样，当然这样，三哥，三哥，你还记得小林表哥么？"

"我怎么不记得？"

"我一闭起眼睛就想起来，我记得那时候正是春天，你在害伤寒，是二哥随我去的，你忘记了吧，那天我是和二哥到狱里去看他的，没有想到，到了那里不得进去，门口却挤满了人。二哥问别人，他们就说是要处决行刺×委员的汉奸，——"

“我病好了的时候，你们才告诉我，说得一点都不完全。”

“当时怕影响你的身体所以才不说，你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多么难过；我们当然并不打算看热闹，可是还没有转过身去，就听到人的骚动了，我看见有一辆汽车开出来，正是小林表哥坐在里面。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，围观的人却低低地私语着，‘这么年轻呵，多么安详呵，’有的说：‘这是凶手么？这算是汉奸么？’当时人们一点都没有喝采的好兴致，却变得鸦雀无声了。我只能好好地看小林表哥一眼，他就是那么端坐着，他那明亮的眼睛直射着前方，一点也不委琐，一点也不惧怕，一点也不动摇，他的全心全意都是至上无比的，——”

“我记得你回来，也生了一场病。”

“是呵，我怎么不生病呢？我随着车，随着人众行走，我并没有哭，只是咬住自己的嘴唇，天的蔚蓝渐渐暗淡了，花草的香色失散消褪了，我的眼前只是无数黑影在晃动，我还记得一点，二哥的手渐渐拉不住我了，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到家里。”

“你没有回家来，一直送到医院去的，——”

“我最近倒想起来，那个被刺杀的人如果没有死，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一定是大官了。”

“当然当然，……”

“奇怪的是当他被刺的时候，小林表哥早在狱里，他怎么能飞出去做这件事呢？”

“那自然不是他做的。”

"在他们的眼里小林表哥自然是该死的，可是他不该为这个罪而死。他更不是一个汉奸。"

"任他们说吧，那些骂别人汉奸的人，自己不真正成了汉奸么？对那些值得尊敬的死了的人，我们不要空自怀念他们，我们要继承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，再努力下去。"

"要不是这样，我还舍不开家呢！我真要为这许多年直接间接死在敌人手里的人复仇。三哥，我们做得到吧？"

"没有做不到的事情，相信自己，自己就是力量。不犹豫，不灰心，坚强自己的意志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。"

"我还忘记问你了，二哥好么？"

"他好，他在更远的地方，他现在也是在战斗的中间，将来我们会遇到的。"

"我还记得他的胃病。"

"早没有了，那种种病都是闲出来的，你不信看我才出去两个月，就仿佛换了一个人的样子。"

"是呵，你来的时候，我几乎不敢认你了。"

"我敢保你将来也是如此，每个人都这样，在战斗中长得更坚强。"

"我还忘记告诉你，有一天我遇到青了。"

"谁？"

明仁好象不懂似地又向她问着。

"王云青，就是大哥的朋友，——"

"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女人，"

"不要这么说，你不记得她对大哥实在比那个岑还好得多，可惜大哥并不爱她，我们大家也都不爱她，——"

“她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，”

“为什么你对她也是这么不好，你简直充满了偏见，不但对于她一个人，甚至于对所有的女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”明仁急遽地摇头，接着又说，“还是说那个青吧，她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她还是李初民的太太，——”

“你看，我说的怎么样，她不过是一个汉奸 的 太 太，——”

“三哥，不要这样子，当初我还当面对她这样的，可是回来想了想，也许她有她的方法，让我们多等一些时候看好不好？”

“就这样吧，在这个时代中，许多人都在变，好的变坏了，坏的也许变好，只有一些人没有变——”

“哪一些？”

“就是象李初民那样的官，从前是官，现在也是官，从前和我们做对，现在也放不过我们！”

“我们不怕他们，是不是，三哥？”

明智突然象小孩子似地依在明仁的身旁这样问，好象要得到他的肯定的答复她才能放心似的，她那大张着的眼睛动也不动地盯着他，她的脸上充分地流露着天真的疑惑。

“自然，我们不怕他们，他们是汉奸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，自然可以和他们做对，只怕——”

“只怕什么？”

“唉！——”明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接下去说：“只怕将来赶走了敌人，他们还是官！”

"那怎么行呢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……"

明智气急地摇着头，象是得着明仁的应允就可以放心的样子。

"当然我也不要，也没有人要的，事实上也许不能如我们的意，不过，——"他转了一个话头；我们不要管这些吧，还是多想想眼前要做的事也好。"

"三哥，我一想到我们将来还要落在他们这群人的手里，我的心就冷了。"

"也不会这样，这次战争以后，我想民众的力量会抬头了，不会再象以前这样象驯羊似地任凭那些官人宰割。"

"那时候我们呢？"

"如果我们还活下来的话，自然就是在民众的当中。只是说教育民众还不够，我们应该投身在里面，引起主导作用。"

明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

"我是说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回到这个家里来？"

"那可就不一定了，说不定这房子会毁掉，要回也回不来了。"

"我时常想，三哥，自从母亲故去，大哥离开我们之后，我们就一天一天冷落下来了，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怕，你们又都不在家，我是那么孤零零地过日子。我想要是这样下去，我也会变成冰冷了。"

"这是战争救了我们。"

"是的，不过真的要是没有这个家，我的心中又有一点不情愿。"

"我也是时常想的，我想念自由，快乐的生活，可是我一想到许多人都在受苦，我自己就不安宁起来了。我所要的不是个人的安乐，我所要的是万万人的安乐。所以我们就要再努力，再奋斗，一点也不能懈怠。"

"我们将来有成功的一天么？"

"有的，自然有的。"

明仁说得那么有力，那么肯定，使得明智的脸上露出衷心喜悦的笑容来。她的眼睛发着光，她的笑靥象正要绽放的花苞，而她那闪着快乐光辉的圆脸，正象一朵迎着初升的太阳的向日葵。

# 六

好容易渡过了等待的几天，临到就要出发的前夕，在日间都收拾好了什物，吃过晚饭，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，好象要商量些什么事似的。连刘铨也象好起来，他忙了一天，吃了饭也不肯离去。也许是兴奋的情绪刺激了他的精神，除开瘦弱之外，看不出什么病态来。还是明仁关心地说：

"刘铨，你早一点休息去吧，也没有什么事了。"

"我不觉得累，我知道，只要脱开这个恶劣的环境，我就完完全全是一个好人了。"

"你还是多休息些好，留着精神以后用，我们还有一条长路要走呢！"

"愈錬愈有，假使我们还没有打算离开，我还不是天天躺在床上！"

刘铨这样说着的时候很兴奋，可是他也想到不要过分地违背了明仁的好意，仍自站起来，和大家说声再见，先上楼

去了。

“这真是一个奇迹，他果真好起来了！”

杨蕙风惊叹地说着，她还似信似不信地摇着头。李大雄坐在她的身旁，抽着烟袋，呆望着自己吐出来的烟圈沉思着。有时那烟飘到杨蕙风的面前，她就有点不耐烦地用手轻轻挥着。明智就半取笑地向她说：

“诗人本来要在烟圈里寻找烟士披里纯的，你这个诗人，怎么倒怕烟呢？”

这句话倒首先提醒了李大雄，他立刻把烟丢到地上，很抱歉地向她说：

“真对不起，我没有留意。”

“你看你，这么一丢，这股生烟倒真要呛死人了！”

林文雪带点不耐烦的样子说，赶上一脚，先把那在地上燃着的烟头踏熄。

“我以为——，”赵如煌正正经经地站起来，好象要发表一大段演讲似地亮亮嗓子，正在这时候，明仁就和他说：

“有话坐下谈吧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用不着客气。”

赵如煌没有回答，却接受了这意见坐下去。他跟着说：

“我以为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再谈一下，把事情再想得周密些。”

“不是早已都说过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明智首先表示反对的意思，她的心里也有千头万绪，一面她谛听着远地的召唤，一面她又被这无形的手拖住。她一心一意只在想大家怎样帮助她克服这困难。她想别人都该了解她这份心情，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象她那样想过，所以

她更忍不住赵如煌的反复考虑的态度。

可是明仁怕她过分地伤了他的心，就夹在中间说：

“如煌的话也对，我们多想一下，我们的计划就更妥善些。”

明智听了这话；虽然没有说什么；却把头一歪，撇了撇嘴，表示不屑的样子。

“明天我们就要上路了，”赵如煌还是那么正正经经地说着，“我们一定要有不动摇的决心才能克服种种可能发生的困难。我们不能各自为政，象一盘散沙，我们要一个人领导，——”

“那也好，那也好，——”

别人的话语打断他的话，他还没有摸清楚，大家已经推定由明仁领导了。赵如煌有一点颓丧，终于也只得附和着说：

“我也赞成，……”

于是他又恹恹地坐在那里，这时候林文雪好象很关心地问着：

“那么从此我们要一直守着这个团体的活动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——”明仁笑着说，“只是由我把你们带到自由的天地里，那就随各人的意了。”

林文雪这才放下心，露出一丝高兴的笑容。她的性情和她的教育，都说明她并不适于战斗的生活。明智早就看到这一点，有时也很不客气地批评她。

“说老实话，你何苦走呢？只为要读书，哪里不都一样？”

当着别人的面，明智又忍不住地这样说她。可是她并没有了解她的真意，就很老实地回答她：

“可惜我的家不在这里，要是在的话，我真要不走了。”

“那么这样好不好，我们都走了，这个家也没有人管，你就在这里替我们照料吧，这样，你就免得麻烦了。”

还是明仁觉得明智不该这样挖苦她，就说要走还是都走吧，不过要注意到是装做朝山的香客，千万不要带不相宜的东西。

这倒真的提醒她，轻轻叫了一声，坐在她身旁的杨蕙风问她：

“怎么，你还带了书么？”

“书倒没有，”她微笑着回答，“不过有几本笔记，还有一本字典。”

“那你还不快点检出来！”

她赶着跑到楼上去了。明智还是有一点不服地说：

“象文雪那样的人，我们实在不必辛辛苦苦把她带进去！”

一直没有说过的李大雄却张口了：

“多进去一个，也就是少留给敌人一个，总是一件好事。”

“万一因为她的缘故，害了我们的事，可怎么好呢？”

“那也不会吧，我们更要注意的还是刘铨，他是一个病人，这才要我们好好帮助他。”

“那不要紧，我们有这许多人，——”

“可是我们也都要走路，还说不上会遇见什么事，到那时候可怎么办？”

“我倒忧心他吃不住这份辛苦。”

“就是，除非他个人的身体有了问题，此外一切的苦难都要大家相共。既然是同路者，大家的心就是一颗心！”

“是呵，大家只有一颗心，——”

杨蕙风突然吟哦一般地说起来了，她还没有完，接着又吟下去：

“大家只有一个敌人，
我们要克服苦难，
我们要携手前进，
我们是不甘做奴隶的一群，
向着自由的天地飞奔！”

“怎么，你又做起诗来了？”明智带一点嘲笑的口气说。

“我很兴奋，诗情在我的胸中发酵了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好吧，让我们今天痛痛快快地过一个晚上好不好？我们坐以待旦吧！”

“我可有事情，”明智不耐烦地说，“你们都算收拾好了，我还得整理整理家里的东西，我还生怕一晚上都弄不好！”

这时候明仁却说：

“明天我们就要上路了，今天我们需要好好休息，如果

没有什么事，我们就去睡觉吧。”

大家都站起来，明仁拉着明智的手，和她低低地说：

“睡去吧，小五，我们都要走的，还收拾什么呢？”

这句话点醒了她，她呆了一下，就露着莫可奈何的微笑随着明仁走了。

# 七

一夜淅淅零零的雨声，都在明智的耳边响着，她象是睡着了又象是没有睡着，醒来揉揉眼睛就看到塞住窗口的灰濛濛的天。这使她有点气恼，就低低地骂了一声：

“该死的天！”

象往常一样，她因为不耐烦就把头缩到被窝里去，正在这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在叫着她：

“明智，明智……”

她把头又钻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杨蕙风已经披起衣服坐在床上，一只手捧了一个纸本，另外一只手拿了枝铅笔，笔尖却放在嘴里含着。

“呵，这么早你也醒了！”

明智象是有一点惊讶似地说。

“可不，我早就醒了，再说得明白一点，我是一夜都没有睡！”

杨蕙风用歌唱般的抑扬的调子和她说，她的眼睛却没有

看她，尽自朝天望着，好象在思索着什么。

“你又在做诗么？”

她笑了笑，没有回答她，这时候屋檐起了一阵细碎的鸟噪，杨蕙风就象有一点醉似地谛听着，跟着象记起来些什么，跳下床去，推开窗子，可是这一下把鸟都惊走了。

“我知道你，你想和鸟亲近亲近，可是它们给吓跑了！”

“明智，为什么你只这样和我说话？”杨蕙风好象带了一点责备的口吻说，可是随即忘掉了，又和她说：“从鸟的鸣叫里，我听到不自由的歌声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鸟觉得不自由呢？”

明智故意和她说。

“这是由于我的观察，我的同情心的扩张，诗人的与万物同感的伟大的心肠！”

“这你可感错了，鸟不是人，它们不会感觉到敌人的压迫。”

“谁跟你谈这些，——呵，冻死我了！”

杨蕙风这才觉得自己只穿了极薄的衣服，赶紧又跳上床去。

“你又做了多少诗？”

“多着呢，这一夜真是可纪念的一夜，在我的生活上，我还没有过这么大的变化。我简直不能合眼，我的心一直跳着，不止有一万个，我都数到十万个呢！”

“难道你要走的时候，你的杰作还都带着么？”

“当然啦，这是我的心血的结晶，我可舍不得丢！”

“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呢？”

“诗当然不算什么。难道他们连诗也不许做么？我不相信。”

“自然，他们也提倡做诗，你没有看到前两天报纸上那些汉奸们和敌人首相的唱和诗么？可是那和你做的诗不同。他们看到你的诗会说你是危险份子，不止此，还要把我们也连累了，你看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哦——”她长长地应了一声之后许久都没有说什么，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敲着她们的门。

“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这才惊起她们，明智赶忙穿起衣服，把还睡着的林文雪喊醒。

明智走到明仁的房里去，看到他们好象什么都收拾好了，刘铨也坐在沙发里，露着愉快的笑容。她好象不服气似地说：

“我们也早醒了的！”

“我知道，”李大雄转过来回答，“只听见你们叽叽咕咕不知道在争着什么。”

“我也并不是谈闲话，还是有关大家的事。”

“不要说了吧，不要说了吧，我们要赶快吃早餐，快点上路，否则赶不上车，那就什么事都耽误了。”

明仁急匆匆地说，把明智要说的话岔过去，这时候坐在沙发里的刘铨悠悠地说：

“我们是在吃最后的早餐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还是明智赶紧接过去说，“我们大家是奔向生路，再说我们中间没有出卖耶稣的犹大。”

“后者我承认，我们都是一心一意奔赴祖国，可是说到生死——”在这里，刘铨顿了顿，露着一丝苦笑，然后又用他那迟缓的语调说下去：“在我可就说不一定了。我不知道此去是生是死，不过就是死我也是愉快的！”

一时间明智倒不知道怎样来安慰他了，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嘴里喃喃说着：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……”

正在这窘迫的时候，明仁已经在楼下叫着大家下去吃饭，李大雄也赶着为刘铨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粥，她才乘机逃开了。

走在楼梯上，一只大手拍着她的肩，她回过头去，就看到那原来是李大雄。

“大雄，你对什么都有信心似的。”

他笑笑，然后才说：

“我是靠它活下来的。”

“我本来该很坚定，很单纯，可是近来被许多不相干的事搅糊涂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，离开这个环境就好了，在这里，精神太苦痛了，人要被许多无味的事绊着，这两天我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你看我大了么？”

“大了。”

“大了是幸福呢，还是不幸福呢？”

明智充满了疑惑和不安，仰着头问他。李大雄突然间也有点觉得失措，不知怎么回答，这时他们已经走到楼下，就加入他们吃早饭。

这是一顿异常沉默的早餐，谁也不说话，谁也没有望谁，只听见细微的吞咽的声音。巷里也异常清静，往常一起一伏的叫卖声，这时好象也没有了。

明仁看见赵如煌吃完了，就要他先到楼上去收拾，他好象有一点不情愿似地说：

“我们不是就要走了么？”

“是呵，——”明仁笑着回答，“我们总得留下一副整洁的样子给别人，其实也不是别人，还是对自己心安一点。”

“那么吃完了饭我们还要洗碗么？”

这是杨蕙风偏着头问。

“自然罗，说不定我们还要回来吃饭。”明智回答着。

“那么我们就快点吧，不要多说话，赶紧弄完了好上路。”

这是李大雄说，他的话说完了，他也吃完放下饭碗。大家也都很快吃完了，有的去洗碗，有的收拾房屋，过后每个人都背上自己的小包袱，有的还背了香袋，李大雄和明仁依旧是乡下人打扮，刘铨是带病还愿的香客，杨蕙风算做他的妻子，赵如煌是哥哥，明智是妹妹，还有林文雪，就算做他们的表妹。

“都要记清楚呵，别人问起来的时候可不要说错了。”

跨出门的时候，明仁再三叮咛着。

“这一点当然记得住，关系性命的事，谁还敢不小心！”

当他们都已经走出来的时候，明智把门关好，忽然又推开一次，把头伸进去，好象找寻什么似地望了一次，过后又

退出来，再复把门扣好，她很敏捷地把一把大锁关好了。

明仁望着她笑了笑，赵如煌若有其事似地说：

“难道我们还打算回来么？”

“你不要管我，我要这么做，——”明智好象负气似地回答他，把钥匙照样好好地拴在衣纽上，把嘴顺势还撅起来。明仁贴近她走着，爱抚地摸着她的头发，她时时回头看望着，一直走出巷口，明仁才离开她。

一出门，李大雄就把一只膀臂伸向刘铨，他衰弱地微笑着：

“不要紧，我自己能走的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不要这样说，你好久没有走路，自然要人扶持，再说我们本来是要服侍你的。”

刘铨嘴里虽然说得好，可是他一迈出来就感到一阵晕眩，几乎要跌下去。他的脚很软，象踏在棉絮上，每一步都不踏实。这时他已经自然地倚在李大雄的身边了，他的嘴角挂着感激的微笑。走出巷口，明仁在另外一边也扶住他，他的全身就稳定得多了。

街上的行人异常稀少，没有一辆电车，洋车也不多，带着一种荒凉的样子。刘铨感喟般地说：

“果然就不同了，我几个月没有出来，一切都变了样子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——”明智摇着头，“虽然比从前差，也不会象这样冷清，一定有点什么事。”

“你看那边有日本兵！”

“文雪，不要这样大惊小怪，免得被他们注意到。”

“我可不愿意朝他们鞠躬！”

刘铨忿忿地说。

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
赵如煌搓弄着他的双手。

“不要紧——”明仁说，“我们可以从那边小路绕过去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情愿多走路，走死我也甘心，我可不在敌人面前低首。”

“刘铨，不要这么兴奋，怕被人听去了出事情，我们还是静悄悄地走吧。”

他们走了几步，就转到一个小巷里。巷里的许多人家都关着门。

“我猜，敌人那面，一定有什么事。”

杨蕙风这样说，明智就接下去：

“管他们呢，我们走我们的路。”

好容易绕出了巷口，那边又是两个日本兵。

“这可糟了，都是他们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还是绕道走。”

刘铨坚决地说，他的呼吸有点急促，脸色发白，不知是由于气忿，还是由于走了路的关系。

“我们成了绕八阵图的小老鼠了，走了大半天，连城墙还没望见，真不知道要哪辈子才得跳出城去！”

明智这样有趣地说，并没有抱怨的意思。可是刘铨的脸倏地红了起来，他才要说什么话，那边走过来一个警察，好心地向他们说：

“您几位是要到金顶山进香的么？”

“是呵，”

他们连声应着。

“您改日再去吧，从昨天晚上关了城门，一直到这阵还没有开。”

“怎么，有什么事么？”

明仁惊讶地说。

“也摸不清个头绪，谁知道出了什么事，上边还没有话下来，连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
“要关多少时候？”

“那谁知道，三天五天也说不定，我看您们几位还是先回去吧，等到城门开了的时候您再去吧，也误不了期。”

他们先道谢了那个警察，就停了些时，不知道是该向前去还是走回去，还是李大雄机警地说：

“我们不要站在这里，省得被人看到，我想，关了城门就飞也飞不出去，还是先回去，探听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吧。”

“也只好这样子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明仁也这样说。明智听到他们的话，赶着用手去摸那柄挂在衣纽上的钥匙，她偷偷地独自得意地笑了。

# 八

“你看，我们把这份整洁留给我们自己了。”

明仁回到家里，坐在椅子上这样说。

“三哥，算了吧，要不是我惦记锁好门，怕什么都变样了，现在可是纹丝未动。”

明智很高兴地叫着。忽然她记起些什么，就说：

“也算怪，这一阵连报都没有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这两天我们大家都要特别小心，千万可别出什么岔子，有了事，什么计划都不成功了。”

李大雄警戒般地说着。

“我看我们是走不成了。”

半躺在长椅上的赵如煌悠悠地说。

“真冤枉，白忙了几天！”

杨蕙风颓丧地接着说。

“你们太喜欢抱怨了，可说这该抱怨谁呢？”

明智有点不平地说。

“我倒谁也不抱怨，只怪我们没有仔细考虑。”

“还没有考虑！”明智简直想扑到赵如煌的身上，“这哪里是由我们考虑的事？”

赵如煌爽性站起来，也有点不服气的样子。

“我是说没有事先考虑到有了这种困难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这样死等下去？”

“不等下去怎么办？除非你会飞——”

“人若是能飞就好了——”杨蕙风忽然对于这一点感到兴趣。“那时候我们该多么自由自在呵！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。”

“小姐，可惜我们直到如今还不能飞，还只能大白天里做梦！”

明智故意这样说，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敲着门环，这使每个人都噤住了，谁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好，既没有人应一声，也没有人移动一步。那门环还是不停地响着。

“还是我去看看好。”

明智象朝自己说似的就走出屋门，她把手放在门闩上，并没有抽开，就先问一声：

“谁呵？”

“我，——”这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。“我姓陈——”

“姓陈？”明智低低地咕哝着，转过脸来看堂屋里的人，他们也都茫然地呆立在那里。

“您找谁呵？”

“我是来看方家的。”

外面的人好象也有一点急，也许因为是一个女人的关系，她的恐惧心减低了些，自然把手拉了一下，打开门，走进一个穿得很阔绰，面容很端正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。明智好象见过她，一时没有想起来；来客也盯视着她，也没有说什么。还是站在屋里的李大雄提醒了她：

“明智，先把门关好再说。”

明智才自去关门，那来客就象突然有了什么重要发现似的，把手放在她的肩头。

“呵，是你，我记起来了，前些年，我们见过一次，你不记得了么？在医院里，在明生的病床前。”

“噢，我记得——”明智迅速地转过身子来，两手抓住她的手，你是李——不，是陈太太。”

“我是李苓你还记得我。”

她迟缓地说，她的嘴角上露着凄然的笑容。

“我们里边坐吧。”

明智拉着她的手向屋里走，原来在堂屋里的几个人，早已走到楼上或是边房去了。

“许多年了，人也变了，世界也变了！”

当来客坐下去的时候，她就那么感慨地说。明智这时候很想反驳她一句，告诉她有的还没有变，要把她拉到大哥的纪念室里去，告诉她在那里俨然永远就和昨天一样。可是不知道怎么样，她自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“前几天我还听到李太太说起你来的。

“你是说那位李初民太太么？”

来客象十分惊讶地又问了一句。

“是她，就是叫做青的，你记得她吧？”

“我记得她，她常到你们这里来么？”

“不，就是前几天我给哥哥妈妈上坟去，在坟场看到她，她把我送回来，以后就一直也没有见到过。”

“那就好——”来客好象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之后又接下去说，“我就是为她的事来的。”

“为她的事？”

这又使明智不解了，她简直有点摸不清头脑。

“是呵，她出了事，我怕她常到你们这里来，才赶着来通知你们，要是有关系的话立刻想法子避一避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们从来没有来往，本来我们今天打算走的，没有想到城门关了——”

“这就是因为她的事——”

“噢，——可是到底她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你们都还不知道？就是昨天晚上李初民宴客，请了些日本军官，突然发现食品里有毒，把厨役和仆人拘捕拷问，才知道那就是她的主谋——”

“真的么？她，她真了不得！那些人死了没有？”

“不死事情也许不那么大，当时就死了四个，现在还有五个没有脱离危险期——”

“那才好，那才好，她没有说空话！可是她呢？”

“她一直还被用严刑拷打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定不是她一个人的事，还想从她的嘴里追出几个同谋的人——”

“怪不得今天连城门也关了。”

“是呵，就是怕有人逃出去，说不定立刻就有一次全城大搜查，因为他们以为城里的危险分子太多，必须来一次澈底清除。”

“那可糟了，我们这许多人！”

“怎么，你们这里还住了许多人？”

“我的哥哥，还有我们的同学，他们都因为汇兑不通，暂时住在我们家里。”

“那也是要小心一点，免得他们以为你们形迹可疑。”

“这边的户籍警和我们倒很熟，就是怕那些狗腿子。可说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这句话好象把来客窘住了，她的脸红起来，停了一下她才嗫嚅地说：

“我的先生也，也和他们是一起的，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她的头低下去，许久都不再抬起来。明智紧紧地抓着她的手，亲切地说：

“苓姊，今天我知道你了，我知道你对哥哥好，对我们好，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好。”

明智的声音有些抖，喉咙好象被什么哽住了；来客也热情地望着她，眼睛里透露出感激般的光辉。

“哑子才知道声音的可贵，瞎眼睛的才更爱光明，我过了这么许多年残废的生活，难得有今天——”她长长地喘了一口气，过后又接着说下去：“只是我还赶不上青，她比我勇敢，有作为，她总是走在我的前面一步。”

“呵，她的身体那么不好，怎么吃得住鬼子的拷问？”

明智的声音低下去，她很关切地这样说，不知道是想向

谁要求一个回答。

"一直到我来的时候，她也没有说出什么来，可是已经打得不象样子了。"

"你看到么？"

"没有，我没有看到，这是李初民告诉我的，他走了之后我才到你们这里来。"

"他知道你来么？"

"当然不知道，要是知道的话怕连我也送进去？"

"他会这么狠毒么？"

"他是一只狼！"她坚决地说，两排牙齿咬起来，"不，他还算不得是狼，他只是一只变了种的狼狗。现在我才知道狗总是狗的。"

她露出很愤慨的样子，眼睛冒着光。可是明智有一点不解地问着：

"那他为什么告诉你青的事呢？"

"一来因为他知道我们相识，二来也借此给我一个警戒，好象怕我也有什么不安分似的。"

"我记得你们是不大好的。"

"是呵，一直这几年都没有来往过，自从那次她来找过我之后。还是沦陷以后我们偶然遇到了，那时候她也对我不怎么好，好象还很看不起我似的——"

"我知道，她后来和我说过，"

"就是前两天她忽然到我那里来了，也许就是你遇到她之后。她和我说到你，还说了许多，都是关于你大哥的——你知道，我也不是不对他好的。"

来客说了之后头低下去，还象是有一点靦覥或是对不起亡者的样子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——”

“因为这样，才把我和她的心拉近了，我们很亲热，好象相互望到你的大哥的影子，这真怪，我真不明白，对于死者的想念把我们生者溶合在一起了。”

“我也不懂，我还不大明白这些事。”

“我们互相原谅了过去不该有的过失，我们说他的性情，他的癖好，说他的信仰，有许多她都没有我清楚，可是她是那么细心地听着。只有一点我们说得相同：就是他从前总喜欢和我们静静地坐在塘边，望着什么都没有的水，过上大半天。当时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呆望着，可是我也没有问他，我只是顺他的心坐在一旁——”

“她呢？”

“她说她一点也不耐烦，总是吵着要走，不情愿一点意思也没有地坐在那里，说起的时候，她就又说：‘现在真是想一直陪他静静地坐下了。’”

“可是大哥早已不在了！”

明智想到这里，眼睛有点湿润，她赶紧掏出一块手绢来擦着眼睛。

“我也想：假使他要是在世有多么好，我们两个人可以陪着他静坐，随他玄想到什么时候，这真是一个空想，我昨天上午还和她说起，她就提议我们可以到他的墓上去，就象他活着似的去陪他，没有想到晚上就出了事，我想，既不能如愿地活着，同样地走一条死路也该是快活的，你说是不

是？”

“这，这我不大明白，我以为凡是能生的都要他们活下去——你说青会死么？”

“不死？她哪里还有活路？我还怕她连累了别人，我所以才赶着跑到你们这里来，问你们一声。”

“我真心谢谢你——”

来客听到谢谢这两个字，赶着摇手，不要她说，她自己却这样说：

“我不要你谢我，我只是尽一点心而已。我知道我自己做不了什么事，我愿意帮别人做，也许有一天我随你们去——”

“那更好，那更好——真该死，我还忘了给你倒茶，也没有请你坐下……”

“都不用，我就要走了，我要在他回来之前回到家里。”

“他不知道你来么？”

“当然不知道，我也不打算给他知道。”

“那我就不留你了。”

说着她们就跨出屋门，明智又为她打开门，让她走出去，到走了的时候她还回头说一声：

“有机会我还要来的。”

## 九

明智才把门关好，还没有转过身，不提防杨蕙风就扑到她的身后，气急地叫着：

“她真美，她真美！”

明智吓了一跳，有点不情愿地说着：

“你还吓死我了！有话不好好说！”

“我忍不住了，我一直偷偷地看了她这许多时候——”

“更重要的事你倒不关心，一味发展你的审美心！我不跟你说！”

这时候明仁和李大雄也走出来，明仁先说：

“我真想不到她——”

“我也没有想到——”

“这是时代的教育，”李大雄接着说，“听说那次把我们赚出来也是一个女的出的主意，在这个大时代中，人人都能有他最好的表现。”

“可是也有最不好的。”

“那究竟是少数，人总是爱人类的，象那种豺狼心肠的人就该从人类中消灭！”

“我们还是谈比较切实点的事吧，知道鬼子为什么关城门，我们就比较安心一点。”

明仁的话才说完，从楼上刚下来的赵如煌就说：

“我以为那才更不好，说不定扯到这里，那我们一个也逃不脱。”

“你不要这么说，又不是你——”

明智这句话惹怒了他，他就扳起脸来很不高兴地说：

“我怎么，难道我就那么不够朋友？”

明智也觉得不好太伤他，就自行转圆地说：

“我说不是你，你怎么能知道那么清楚。”

“这还可以，我还以为你把我赵如煌看得不象一个人?”

“不要争这些无谓的事吧，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万一牵扯到了，我们怎样应付？当然我们和这件事毫无关系，不过象我们这样的人，他们也要对付的。”

“我们要是早走一天就好了！”

杨蕙风叹息似地说。这时候林文雪从楼上走下来，她的脸都变了色，拉着杨蕙风的手说：

“怎么，敌人要来抓我们么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——”明智不耐烦地说，“你们先到楼上去吧，不会有什么事。”

“上楼就上楼！”杨蕙风也象不高兴似地撅起嘴来，一手拉了林文雪，就负气地说：“走，我们走！”

咚，咚，咚，一阵楼梯响之后，才又重复安静下来。好

一阵他们都没有说话，可是他们的心却急遽地跳着，不知道下一刻钟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“我们还是分开避一下吧。”

这是赵如煌的意见，可是明仁却纠正了他：

“我们能到哪里去？再说本来没有什么干系，也许这么一来，招别人的耳目，反倒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“我想反正不过是几天的事，只求在这几天内不出事也就是了，如果——”李大雄顿了一顿，想过一下又说：“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中间的关系，就象我们在路上一样，就是来查也不怕他们。你们说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，户口上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只有你们两个新来的，怕发生问题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，就照我们的安排好了，一个是用人，一个是厨子。”

“好，好，就是这样好了，只要能熬过这两天，就管不着那许多了。”

因为有了具体的办法，人的心定下些去，话头忽然又转到那来客的身上。

“我们到楼上去谈吧，怕刘铨一个人心里也正不安静，告诉他免得他多忧虑。”

明智这样说着，走在前面，他们随在后边，大家又都上了楼。在楼梯口，杨蕙风已经热心地在等待了，她迫不及待地问着：

“怎么样，怎么样？……”

“没有事，没有事——就是有了什么事也不必你出头，

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。”

“你看你们对我的态度多么不礼貌，其实不是我要问，还是刘铨想知道些情形，哼，我，我才不管这些闲事呢。”

“我们这就是去找他，要他不必多分神，好好静养几天，准备开了城上路。”

他们走进刘铨的卧室，他正自半躺半坐地倚在那里，脸上充满了疑惧的神情。明仁把前后都说了一遍，他的脸上才露出微笑来。

“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准备好的，怪不得我自己才不急。”

“明智，明智你告诉我，这个也是你大哥的爱人么？”

“是的，你好象对于这个人发生兴趣了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找到一点真理——”

“什么真理？”

“你大哥的爱人都是很美的。”

“大哥只有这一个爱人，为什么你要说都是很美的？”

“那个出了事的李太太不也是么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她爱大哥，大哥并不爱她。”

“不要说这些吧，只要有爱情存在，那就算数，那么我的话并不错。”

“那么说起来人和人都要有爱的联系人生才更有趣味——不，更有意义。”

“假使没有爱情，也就没有诗了。”

“你这种狭义的爱情至上主义要不得，你一直还是活在梦里。”

“不要这么说，我并没有说我们诗人只歌颂男女的爱情的，我们所唱的也是对人民的爱，广大的，无所不包的爱。”

“你好象在向我说教。”

“你好象以为我是什么也不懂的糊涂虫！”

杨蕙风也不服气地争辩着。

“这就是你们诗人的习气，不是太看重了自己，就是太看轻了自己。”

“我并没有看轻自己呵！”

“为什么把自己当做一个糊涂虫呢？我是人，是能爱能恨，能打能骂，要自由自在活在世上的人！既不是天上腾云驾雾的神，又不是成天在地上爬的虫。我们是人，你知道么？”

“你好象要吃掉我的样子！”

“我没有，我不过把你从象牙塔里拖出来，使你看清你自己而已！”

“我要是那样就该不配做一个诗人了！”

“就是因为你太主观，所以才看不清自己，因之也看不清别人。”

“不是看不清，是不屑一看。”

杨蕙风这样说着的时候，鼻子还哼了一声，充分地显出轻蔑的意味来。

“这就是你最大的错误，我们一定要大张开眼睛，朝着这广大的天地，如果你没有这么博大的爱情，那么你就不配写诗！”

“明智，你是不是想把我整个否定了？”

杨蕙风看到她那么严重的样子，觉得有一点好笑，就松了口气微笑着和她说。

“我也没有，”明智也笑了，“我不过和你争真理。”

“那么你的真理可以争得出来，我的真理连提出来都不可以，你也太不公道了！”

“你提的什么真理？”

明智好象把方才说过的一切都忘了，不解地反问着。

“就是我说过的关于你大哥的爱情——”

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你的真理不能成立，你不认得我大哥，你不懂得他，你只观察这一点，不幸的是，也没有看对——”明智喘了一口气，又接着说：“你不知道他有多么博大的心胸，他决不是陷在个人狭小的爱情里，如果他不死，他还不会看重他的‘爱人’。他所爱的是人类，他为了这忍受过多少年无天无日的折磨，到了他还是把他的生命献给他的信仰！要是依照你的话来说，他应该把他的生命献给他的‘美人’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也并没有这种意思。”

“就是说到他个人的爱情，他也充分地表现出他完美的人格。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，他只是把爱情做得象样。他爱，就固执地去爱，他恨，也固执地恨。可是不管他所爱的或是他所恨的，对他总保持着好感，她们不能说出一句他的坏话，并不是她们不肯说，因为他是无可批评的。”

“那倒真是我想不到的，”杨蕙风也感叹地说，“可惜他死了——”

"他没有死——"

"怎么，他还活着么？"杨蕙风睁大了眼睛惊讶地问着。

"不，他还活在我们的心上。他的死正如一颗丢到土里的种子，并不是腐烂掉了，却生出枝叶花朵来，还结了果实，不信你看——"

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明智偏着头，把手一挥，好象面前有什么可看的东西。

"——我的哥哥们，还有我自己，我们能认清了现实，能坚决地走了这条路，还不是都由于他的影响？还不止此——"

明智好象说得更起劲了，咽下一口口水，接着又说下去。

"他使两个相恨的女人转为相爱，他还扭转她们的性格，使她们同样地跨上大道！"

明智说得这么高兴，手在空中挥了半圈，好象面前有无数的听众，可是当她说完，仔细一看的时候，除开倚在那里半睡的刘铨之外，只有和她争论的杨蕙风一个人。她立时感到无趣，声音低了下来，轻轻地说：

"想不到他们都走了——"

"真是，不知什么时候溜走的！"

杨蕙风向四周望了望也压低了嗓子说。

"我们走吧，不要惊醒了刘铨。"

"好，我们到楼下你大哥的房里去。"

她们才自悄手悄脚地走到门口，忽然睡着的刘铨说起话

来了：

“明智，你告诉我，你的大哥是不是生肺病死的？”

这个问询使她怔住了，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，只好老老实实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噢——”

刘铨这样长长地应了一声，又闭起眼睛来，倚在那里，似睡不睡地沉默下去了。

# 十

蛰伏了两天之后，那位女客又在他们那里出现了。她的脸色显得苍白些，看到明智就面对面地抓着她的臂膀，哀恸而激动地叫着：

“完了，完了！”

她说完就把头伏在明智的肩上，悲伤地低泣着，这使明智有点摸不清，也有点张惶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慢慢地把她扶到屋角的一张空椅里坐好，她虽然象卸去一件重负，可是她那为疑惧而大睁着的眼，仍然还是那么瞪着。

过了一阵，来客止住哭泣，自己从衣袋里掏出一方手绢沾着残留的泪迹，她也有了点主张，从饭桌旁搬来一张小木凳，坐在她的身边。她忽然象想起来似地说着：

“要不要绞一把热手巾？”

她摇着头，还用一只手拉住她，于是她又安静地坐下来。她象想了许久，才彻悟地说一声：

“是不是青完了？”

来客并没有回答，只是不断地点着头，当着她的头低下去的时节，眼泪又无声地滴落下来，在她的衣襟上，留下一颗一颗小圆点。

这虽然是一椿想得到的事情，可是听到的时节心也一抖，好象从高处跌落下来。忍着心中的酸痛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

“我真想不到——”还是来客又开始说，“我会为她洒泪，我们本来是不同的人，绝不会合在一起的，可是如今她的死，使我这么难过，这真是想不到的。”

“她是哪天死的？”

“今天清早，她是被他们活活打死的，可是到死也没有说一句话，这真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事，她的身子是那么不好！”

“她连自己的后事也没有说么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他告诉我她一直咬紧嘴唇，闭着眼，除开熬不住的叫喊之外什么话都没有说。也许，也许她情愿死，因为死使她接近了她心里的爱人。”

“你不再恨她了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什么都不配——好了，好了，我们不再谈死者的事情，还是说说我们活着的人的事吧，你们这里来搜查过没有？”

“来过了，因为熟的关系，还是被我们蒙过去了。不知道哪一天才可以开城门？”

“听说是快了，你们还想走么？”

“不走也不成，我们就想开了城就装做进香的上××山

去——”

“开了城也要盘查得很严的，你们怕还是混不过去，不如我用车送你们出城吧。”

“我们有许多人，”

“那不会分开走么？只要不是那么一大群，就可以避些耳目。”

“不会连累了你么？”

“果真要是连累上了，那也就算了。我只希望我的个性坚定一点，多走一步，那我也不愧是明生所爱的。”

她这样说着的时候，脸微微红起来，可是那只握着明智的手，更用力地捏着。

“那么我们怎样约定呢？”

“开城后的第二天来好了，你们留点神，只要看到清早有担菜进城的乡下人，那就是城门已经开了。你们一共有几个人！”

“让我算算看，——”她说过后伸缩着手指，嘴里还不断地叨念着：“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一共是六个人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呵，连我是七个人，可是三哥和李大雄可以混出去，因为他们本来是混进来的，他们那副菜担还留在那里呢。那么就还有五个人，”

“五个人正好，那我就不来送你们了，如果有一辆三二八八的车子来接你，你们就上去好了。”

“那个车夫靠得住么？”

“由我负责好了，我还是早点回去吧，我们将来再

见。”

“我们将来一定会再见的。”

明智这样肯定地说，她们还是手拉着手走出去，跨出大门的时候，明智忽然记起来似地又问了一声：

“青的尸身谁收了去呢？”

“她的尸身没有了，她最后是被军用犬撕烂了的。”

“噢——，我本来想由我们去葬她。”

“让我们把她葬在我们的心上吧！”

她凄然地一笑，就松开手，走出去了。她留恋地望着她的背影，一直到她在巷口那里消失了的时节才转过身来，她的眼里满满地包着泪水。

“多么羞呵，明智，这么大了，还要哭！”

这是杨蕙风又迎着她的面站立，把手指不断地在她自己的脸颊上划着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！我不理你！”

她一赌气，头也不抬，迳直地跑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。她一下就伏到床上，尽兴地把一直抑压住的情感痛快地发泄出来。那个吵闹的声音并没有随着来，却有一只大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肩，她以为是明仁，可是当她抬起模糊的泪眼望着，才看到那原来是李大雄。

看到是他，明智有一点不好意思似地翻身坐起来，还说着：

“我没有想到是你！”

“世上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，”李大雄也叹息般地这样说着，“不要强自忍耐，任性把它发出来吧！”

“我并不是难过，可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泪要流出来，方才我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忍住的。”

“人的情感总是很复杂的，有许多事都推究不出一个原因来。譬如我自己吧，这许多年来关在狱里不过是一个等待死亡的人，我什么心念都没有；可是一朝又到了这个广大的天地中，慢慢地我才知道我对于生活的欲望实在还是多得很，有时连自己也克制不住。”

“情感纷杂苦乐都很多，可是生命毕竟是可爱的。小的时候我没有知道那么多的事，我活得很好；可是当我大了起来，什么都钻到我的心上来了，怪不得我有时候要问：‘大了是幸福呢，还是不幸福呢。’”

“幸福不幸福自然很难说，不过人总是要大起来的，谁也逃不掉。”

“我不想逃，我只想处理得好，不要使我这么慌张，有时候我真象一个刚进城的乡下孩子，又怕，又爱；表面装着很沉稳，心里其实很不安定，怪不得有时要把我急哭了呢！”

“我们谁也都没有十分沉稳生活下去的本事，我象是比你们的经历都多些，年纪也大些，我平时懂得沉默，有时候——”李大雄停了停，望了她一眼，过后又把头低下去：“也把持不住，明知道是不该做的事也要做，使别人轻视。”

“没有人轻视你，你是我们的大哥，你该领导我们。”

明智的这几句天真的话语，把李大雄说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，他只好快快丢开方才那沉重的气氛，也随便地说着：

“我实在可以叫你小五的，是不是？我简直是看你长大起来。”

“我也愿意做你一个小妹妹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房门伸进一个头来，接着又缩回去，明智就大声叫着：

“杨蕙风，你为什么不进来？”

杨蕙风笑嘻嘻地走进来说：

“我怕你们有什么不方便。”

“胡说，你再这样说法我可不依你！”

“别人说你，你觉得不舒服！你忘记说别人的时候了。”

“我没有说过你什么，不信你问他。”

明智跳下来，拉着她朝李大雄说。

“我不用问，我们的心里明白就是了。你对我这么不好，万一我死了，你会不会哭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呢？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看你的眼圈红了，还说呢。”

“我总是站在受苦的人的这一面，我的眼泪是准备为他们洒出的。”

“我呢，我算不算是他们中间的一个？”

“谁知道？人是在变的。不信你看，谁想得到青有这样的结局？她本来是被社会不齿的，连大哥都厌恶她，只是最后才有我们敬重她。再说苓吧——”

“苓是谁？”

“就是你认为很美的那个人呵！她和青是绝对相反的两

种人，可是她们就会走上一条路，她原来是那么胆小，现在竟会什么都不顾了。我本来恨她的。为了大哥的缘故，或是为了她本人，我都不喜欢她；可是现在我们也是很好了。所以，这许多都是说不定的。今天你是这样，明天你又是那样，我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难道你以为我会变坏了么？”

“那我不知道，也许——”

正说着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隔壁一阵呛嗽的声音，他们立刻走过去，看到屈着身子倚着墙壁，不断地在咳着的刘铨。因为不能畅快地咳出来，眼角那里挂着泪珠。

明智正想过去替他拍拍后胸，他却急忙摇手止住她。他们只好站在那里，焦急地不知怎样才能帮忙他止住他的呛嗽。过了一阵之后，他也自然地止住了。他象是很疲惫，不但没有和他们说话，连眼睛都没有好好地睁开望望他们，明智赶着为他倒一杯开水，他接过去，闭着眼睛吞了一口，又摇着头还给她了。

他们也不敢问他什么，只得悄悄地又退出来到了门外，才看到其他的人也惊惶地站在外边。谁都没有说话，可是心里都罩上一层暗影，对于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一直到他们走到楼下去，明仁才忧虑地说：

“刘铨的身体是走好，还是不走好呢？”

“不走谁能陪他？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么？他又是一个人——再说如果我们把他留下来，这对他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我怕他受不住这个刺激。”

“还是要他走吧，”这是李大雄说，“人的生命力有时

候也着实地很强，就是无望也会翻成有望，我们有这么多人，总能帮助他些，离开才是生路。”

“我是怕路上出了事，进退不得，那才糟呢！”

“我们总是尽力把他带到他所要去的地方，就是到不了，使他望见影子他也是甘心的。”

他们虽然有了这么一个结论，可是他们的心里都觉得很黯然，沉默就一直延续下去。

# 十一

看到了进城卖菜的乡下人，李大雄和明仁就赶紧准备好，带了些零钱丢在担子下面，还各自放了些什物，装做从城里采办去的。他们就向留下来的人说：

“我们先走一步，到离城二十里的海王村等你们，——”

“我们要明天才来的呵！”

明智生怕他们弄错了，提醒他们说。

“我们知道，乘着这阵出城，明天好等你们，免得要你们在那里等。”

“万一明天走不成呢？”

“那边有小店，我们多住一天就是了，反正我们是不见不散。”

“再要是过一天呢？”

“那最好给我们一个信，请赵如煌来吧，不然的话还当出了什么事。”

“那我，那我，我怎么出得去？万一他们把我给扣下

了——”

“你不去还有谁去？难道要我们女孩子去？或是要刘铨去？”

杨蕙风带一点讥讽的口吻说。

“我以为总该好好考虑一下。”

“用不着考虑，”明智大声地说，“到时候你不肯去，由我去好了。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剪了头发就是一个男孩子，有什么困难！”

赵如煌张开嘴，原打算说些什么的，可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，只看到他那微微动着的嘴唇。明仁就说：

“就这样约定吧，我们先走了，希望我们明天就见到——”

说过后他把担子放在肩上，正待走出去，李大雄忽然提醒他：

“你的入城证呢？”

“呵，我还忘记了！”

明仁急忙放下担子在身上摸索，终于在腰带的小口袋里搜出那张小黄纸。他那紧张的神情才自松弛下来。

“真险，真险，丢了可糟了！”

“入城证出去有什么用？”

明智不解地问。

“要缴回去才得出城呢。可说，我们的日子不对呀！”

明仁突然记起来说。

“那不要紧，让我去改一下，好在收验的还是我们自己人，不会怎么为难的。”

李大雄说完接过他的一张跑到楼上去，没有多少时候又跑下来。

“好了，我们走了。”

明智拉着他们的手，送他们走出门去，才赶紧关上门，也提醒大家说：

“我们也不要忘记带居留证，明天怕还要换出城证。”

说过之后，她就独自走到楼上去了，她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一阵空虚。

她回到自己的房里就躺到床上，她原来是什么都不去想的，可是她的脑子很忙碌，很纷乱。一时惦记他们是不是会出不了城，一时又想着明天会不会有车子来接？有时想到万一走不成该怎么样？她还想到果然赵如煌不肯出城去通消息，她自己要去，可是去了就不再回来了。她忿忿地想着被他们也连累够了，要不是有他们这几个，她自己早就跑走了。他们是些什么呢？有的只是一个病人，有的是活在幻想里的诗人，有的是充满了领袖欲，除去会说话之外什么也不成的人，有的不过为的到内地去升学！

“我何苦为他们受这许多罪呢？”

她这样想着的时候，自己几乎叫出声来。可是她忍住了，她甚至于什么都不要想了，把两只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头，眼睛也紧紧地闭了起来。

“喂，喂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听声音她就知道这是杨蕙风，她本来不愿意理她，又觉得不好意思，只好勉强地张开眼睛，看到杨蕙风之外还有林文雪。

“我有一点头痛。”

她故意这样说，还拚命皱起眉头来。

“你要不要擦点万金油？”

林文雪好心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盒递给她，她只得接过来，打开盒，抹了一点涂在前额，又盖好还她。

“谢谢你，你常用它么？”

“有时候太疲倦了，我就擦一点提提神，不过也没有什么大用处。”

“就是这样，不常用，用起来还见效；用多了，就什么也不觉得了。你看，我擦了一点，头上就觉得轻松多了。”

明智乘势坐起来，掠了掠头发，就站到地上。她本来没有什么，杨蕙风却好心地摸摸她的前额，向她说：

“还好，你没有发烧。”

“我的身体还算好，不大生病，顶多不过是不消化，饿一天也就好了。”

“我的胃可真不好，每天都要痛一阵。”

“文雪，那是你太用功了，吃过饭就坐下去看书，把原来要帮助胃消化的血液引到脑部去，结果就引起消化不良症。这种毛病虽然一时不要紧，可是长此下去，会使你的身体整个坏下去，要好好留意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，一张包花生的报纸我也要看个清楚，其实，那真是毫无意义。”

不知怎样引起了明智的兴趣，她忽然很高兴地说：

“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好不好？我们虽然同学这许多年，住在一起这许多日子，可是我们总没有多谈的机会。现

在我们什么都不用忙了，只等明天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，——”

“我怎么不忙，我的心忙得很！你摸摸我的心跳得多么快。”

杨蕙风把明智的手拉到她的前胸摸着，却平淡地说了一句：

“人的心都要跳的。”

“可是我的不同！”她不服地说，更把她的手贴紧着：“不信你再试试看。”

明智只得顺从地说：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说过后，就抽回她的手。“可说你为什么跳得这么厉害呢？”

“我一想到不久就要呼吸到自由的空气，我的心就忍不住急遽地跳起来了，有时候简直要跳到我的喉咙那里了，使我喘不过气来，怪不得有时候我都盼能睡一大觉，醒了来，什么都改了样子，那么我就可以免去这许多精神的磨难了。”

“做梦不能走路呀，路总是一步一步地走的，——”

林文雪忽然打断她的话：

“我做梦就会走路，有一次他们说我在外边绕了一个圈子也睡下来，可是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有时候我还会睡着觉背书，谈话，……”

“那是病态，那不是常态。普通人不这样，而且即使你有夜游病，也不能走出去，不过是溜一个弯又回来，我们走的路可不同，就象我们过的日子似的，迈了一步不再回来，是一天一天，一步一步向前去的。”

“我接受快乐是这样，接受悲伤也是这样的。我记得我母亲病的时候，我总想能睡一大觉，睡醒之后，她或是好了，或是永远离开我们，可是我受不了她的呻吟，她那病痛的样子。”

“那你完全是依靠幻想过活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现实是这么丑恶，这么不愉快，我只能从幻想里才取得生活的勇气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早失掉活下去的力量了！”

“我却是一有什么烦闷的事就恨不得钻到书里去，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祖母死了，我一直哭。母亲就说：‘不要难过了，给你一本书看吧。’我听了她的话，果然就不再那么悲伤了，从此以后我就把书当做我最亲近的朋友，不，还不只算是朋友，简直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比我自己。”

“你还记得你母亲给你的是什么书么？”

明智有趣地问着。

“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里面也是说一个死了亲人的故事，比我所遭受的还惨，于是我的心就不那么难过了。——其实说起来我已经忘记祖母的死了。”

“你们这都是逃避！”明智的意见虽然很坚决，可是她的语气却非常委婉。“现实虽然是悲痛，丑恶，可是你不能不看，或是看了一眼就躲开去。如果你们不积极地去纠正，那么那悲痛和丑恶还是永远存在。”

“不，不一定，……”

“那是说你自己躲开了，看不见；可是它的本身还没有改变，还留存在那里。一切并不是不变的，要看人加上去的

力量怎么样。”

“如果天意如此，我们人怎么可以和天去对抗？”林文雪肯定地说。

“没有天，没有命运，如果若是有的话，我们人也可以击碎它！”明智兴奋地说着，可是随又放低语调：“如果说把地狱要化成天堂，也要有它艰苦的过程，不是只凭幻想就可以成功的。有时不但要流汗，还要把血洒在地上。”

“诗人并不一定要参加实际的工作，他只是唱出时代的歌来，吹出大路的方向，要人民有所依从，他并不一定要走在行伍的中间。”

“如果离开了生活还有什么诗呢？你怎么能永远做一个旁观者，你必须投身进去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甘苦。如果你看到别人跌到深渊里，你只是叫喊还不够的，你必须拖他一把——”

“如果他把我拖下去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么你就要一同和他挣扎，不但要救你自己，还要救他。”

“我不相信我有什么力量。”林文雪充满了疑惑地说。

“什么都是从‘没有’到‘有’的。相信你自己，连小小的蚂蚁都有它不可侮的力量，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人！我们必须要看清现实，不管它是丑的还是美的，看清之后我们才设法对付它。我们一定要有扭转天地的力量，把丑的化成美的，把悲伤的化成愉快的！”

“我们真能那样么，我们真能那样么？”林文雪似信似不信地说，可是她的脸上也闪着快乐的影子。

“当然能，只看我们的毅力如何。”

杨蕙风象想了很久，忽然也说一声：

“我也相信我们有这股力量的！”

# 十二

第二天，天还没有大亮，大家都起来了。只有赵如煌还懒在床上，明智问着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相信这一天会有车来接。

“别人不象你，只喜欢说空话。”

“我并没有说话呵，你怎么还要说我说空话呢？你要我起来，我就起来好了。”

赵如煌不情愿地说，可是他终于还是起来了，林文雪走过来低低地说：

“你不该这样子，刘铨在病着，除开你就没有男子了，你应该负起点责任来。”

“我不是不想负责任的——”

他才说了半句话，站在一旁的杨蕙风就接着说下去：

“你原来是要负责的，后来看到他们来了，你就失去了兴致，是不是？”

“人不该这样的，——”

林文雪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明智就喊着他们去吃早餐。赵如煌显然地还是很不开心，他的眉头紧紧地锁着。

当他们还没有从饭桌散去，外面就响着敲门的声音。一个陌生的声音喊着：

“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。”

“知道了……”

明智赶紧应着，大家匆忙地赶着去拿自己的什物，本来都安排好了的，不知怎么一来倒显得慌张起来了。刘铨首先走下来，他喘着，脸很白，这两天看得出他的情形不大好，可是谁也不敢阻止他，跟着林文雪和杨蕙风也下来了，赵如煌一直皱着眉，闷声不响地走下来，最后明智简直象是从楼上滚下来。她不知怎样东张一眼西望一眼地看着，然后不耐烦地叫着：

“走吧，快点走吧，……”

都坐到车里的时候才想起来问一声：

“你是陈太太派来的么？”

那个司机并没有回答，只是点点头，把车子缓缓开动了。

街上的人又多起来了，还是那么无声无息地踱着，明智的胸中不知有什么在击撞，她恨不得大声喊着：

“我们走了，我们离开敌人投向祖国了！”

她是那么激动，她的眼睛里都包着泪珠。转了一个弯，她忽然喊出来：

“呵呀——”

“怎么？”坐在她身旁的杨蕙风赶紧向她问。

“出来的时候我忘记锁门了。”

“算了吧，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。”

杨蕙风向她解慰似地说。

“谁知道我今天走不走成，万一我们又不能出去，再回到家里一看，也是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，这一次不会的——”

杨蕙风象是很有把握似地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这样猜想。”

“猜想是不足为凭的。”

“那么要大家再回去一趟吧。”

“那可不好，反倒引起旁人的疑心。还是走吧，管它什么门不门的！”明智转过脸去又问倚在车座角落上的刘铨：“你觉得有什么难过么？”

刘铨摇着头，为了答复她的善意，还把眼睛张开朝她望一眼，他还半喟叹地说一声：

“多么好的天呵！”

“可惜我们就要离去了！——”

杨蕙风为他接下去，很惋惜地低下头去，从车窗望着飘了透明的白云的碧蓝的天。

“不要这么伤感好么？我们有一天还是要回来的。”

“谁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哟！”

“不要做诗吧，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路。”

正当他们谈话的时节，车戛然停了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到了城门口。有几个穿便衣的人已经走过来，还没有说

什么，就把车门拉开了。车夫机警地说：

“我们是上山进香的，我们的车号是三七八八。”

他们没有搜查，只是吼着似地说：

“居留证呢？”

赵如煌赶紧把居留证缴过去，有一个人接过去之后就离开了，过些时才送回来一张出城证。赵如煌不解地问着：

“我们的居留证呢？”

“回来的时候自会给你们，去吧！”

那个人叫喊着，随着把手凶狠地一挥。

汽车又向前开动了，经过那一排守卫的日本兵，就钻入了黑魆魆的城门，转了一个湾，突然一片广阔的天地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。不约而同地大家喘了一口气。

“这可好了，总算逃出来了。”

林文雪这样说着，还用手轻轻捶着自己的前胸。可是明智赶紧拉了她一把，低低地说：

“小心点，我们还没有走出来。”

“已经把我们放过来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关系了。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万一他们转一个念头，打一个电话，就可以在前站又把我们扣下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又不在城里，地方大着哪，到处都可以跑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“我们总还是小心点好吧。”

明智拖着长音说。一瞬间她忽然看到一座灰色的建筑退过去，她知道大哥在那里曾经住过许多年，李大雄最近才从里面被赚出来。虽然引起她的厌恶，可是从她的心里也自然

地生出一些亲切之感，她就依恋地从后面的窗口望着。可是车轮卷起来的一阵烟尘，使她什么都望不见，她只得又转过头来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。

城外大道的人却很多，有的在路边走，有的骑着脚踏车，还有骑驴的，坐洋车的。看他们的样子，都象是赶金顶山的庙会，朝顶进香的。明智记起小时候不知几次和母亲说起要赶这个热闹，可是从来也没有准过；想不到过了这许多年，她反倒能如愿朝山了。

“这真是一件想不到的事！”

她自已的心中也有一点伤感地说着，她随即纠正自已这不该有的情感，因为她认为从此要把柔情抛脱，一切都要刚强起来。她向前望，她看到因为春天来了而垂下来的柔枝触着行人的头，骑驴的人一手就折下一枝来抽打着牲口；可是那牲口并不甘心忍受鞭挞，把两只后腿一扬，骑在上边的人就滚到路旁了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连驴子也不肯受气的。”

她向林文雪说，可是一眼却望见了倚在车角的刘铨，他的眼睛闭着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嘴也象是因为忍着苦痛而紧紧地扭曲着。当着车在不平的路面上跳了一下，他就睁大了那无神的眼睛，牙齿咬紧了下唇；可是他好象什么都没有看见，随着又把眼闭上了。

“唉，他是那么一个想活的人……”

她在心中独自想着，可是她不敢多想下去，刘铨的一阵呛嗽又惊住她，她看到他把一方手绢掩着嘴，她也分明看到染在手绢上的殷红的血迹。他象怕别人知道似的把手绢又收

好了，她也不敢问他一声。

“万一没有车子上山呢？”

林文雪忽然关心地问了一声。

“那我们只好又回去了。”

杨蕙风这样说，可是明智岔过她：

“回去做什么？凭走也走得去！”

杨蕙风虽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把嘴向刘铨那边一努，明智也就知道自己的话是错了。于是她守着沉默，这样使她又想起了居留证的问题。她知道日本人一切都弄得很周密，出城虽然没有检查，可是她知道他们早已都有记录，汽车回来的时候，说不定就会因为他们没有回来出事，那么车夫首先就逃不脱。她再想一下，汽车的主人一定要遭殃的。

“——如果他知道是他的太太的事，他一定会说出来，那么苓和青也只有同样的命运等待着了！……”

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倒真引动她的感情。她的心不停地怦怦地跳着。她很想和赵如煌谈一下，可是她又不敢说，她想着那个车夫一定没有想到这一层，若是想得到的话，他就不会冒这个险了。

正在她不安地想着的时节，远远望到黑簇簇的一丛，赵如煌就赶着说：

“那就到了，那就是海王村。”

那汽车好象行驶得更快些，没有多少时候，就闯入了那狭窄的市街，聚在那里的人群，纷纷向左右散着，当着车子停下来的时候，明仁和李大雄早已赶过来了。他们大声地叫着“少爷小姐，”他们简直不知道是应好，还是不应好。

他们赶着把什物都取下来，明智就充满了感激之情地向那车夫说：

“谢谢你们的太太，更谢谢你，……”

她本来要说许多话的，可是不知怎么说不下去了，那个好心的车夫只是微笑地打着招呼，不说一句话。他专心地把汽车倒退着，掉了一个头，才又恭敬地向她说：

“您还有什么吩咐么？不要我给我们 太 太 带 一 个 话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话带了，只说我们已经平安到了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再去看她。”

她把手伸到钱袋里，本来想给他些赏钱的，她自已就想到那对他只是一个侮辱，她没有那么做，只是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好吧，我回去了。”

那车向回路驶去，那个急逝的影子在她的眼睛里模糊起来，她想大声喊：

“你为什么这么快奔向死亡？”

但是她喊不出，她的两颗大眼泪却无声地滚出来了。

## 十三

“明智，你还在看什么？”

还是李大雄那只大手拍着她的时候，她才象惊醒般地回过头来。她随口应了一声：

“我没有看什么，”跟着她就把话转过去，“怎么他们都不见了？”

李大雄也不再多问她，只告诉她大家都在那边一家饭馆里，想吃点东西，过后再排队买汽车票。

“我们还是快点走吧，不要在这里耽搁时间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成，刘铨一定要休息一下，你不看他倚在那里么？”

她顺手看过去，立刻就走过去，大家早已坐在那里，只有明仁倚在门限那里，不断地叭着小烟袋，李大雄走过来，就傍着他坐下去。

人很多，吵嚷嚷的，刘铨象是很不耐烦地闭着眼坐在那里，他的身子半倚着坐在他身边的赵如煌，他象有点不情愿，

只是无可奈何地坐着。

一阵风卷过来，夹着沙土和驴粪的细屑，塞满了空中，人们掩着鼻子，来不及的干咳两声，刘铨就大声地咳嗽起来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这才是行程的开始，可是他们都已不象早晨那样兴奋，愉快。

“为什么还要打呵？”

林文雪看到在行列那边有人挥着皮鞭，她就低低地向杨蕙风问。杨蕙风只是摇着头，明智却回答着：

“怕因为不守秩序吧？”

她的话并没有说着，那个挥鞭子的人正象有经验的车夫，他的鞭子落下来的时候总是打到那个站得不整齐的人。

“我看那还不是日本人。”

“也不是高丽人。”

“你听，你听，他一口的金州口音！”

明智象有一个大发现似地说着，李大雄赶紧向她摇头示意，要她不这么大声。

“就是这种人更可恨，他自以为是一等亡国奴，完全是奴才相，手段辣得很，一味只讨主子的好！”

“小声点——不要再说了吧！”

明仁简直忍不住了，爽性转过来和他们说。

“那我们可怎么办呵？”

林文雪惊恐地说，她的手紧紧抓了杨蕙风的，她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。

“这我们倒不怕，怕的还是那些检查人员，就在那边呢！”

那边聚着许多人，凡是要去买车票的，都先要经过他们一番搜查。林文雪就苦痛地说：

“那怎么办，我不想走了！”

“回去也不成呵，放镇静些好了，要沉住气，我看也没有什么的。因为我们并没有碍眼的东西，他们也看不出我们是做什么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我的书，——”

“我的稿子——”

杨蕙风也低低地叫了一声，明智并不惊慌，还好象微笑地说：

“那你们一齐丢到厕所里去吧。”

她们连连地点着头，听从她的话站起来，顺着伙计的指引走到后院去，过些时候，她们才象轻松了许多又走出来。

“谁叫你们早不听我的话？那时候还可以设法邮寄，现在多么可惜，尤其是杨蕙风的诗，那真是伟大的成就呵！”

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你不要故意使我难过，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总有我的诗！”

“这些话仿佛都是我先前用来劝你的，你没有听，这阵你倒和我说了。”

“不要尽自咕噜了，饭来啦！”赵如煌不耐烦地说，他自己又向坐过来的李大雄低低地说：“刘铨的身体怎么办？”

“也许就因为他是个病人的样子，我们才能躲过他们的耳目。”

赵如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随着大家吃着饭。过了一会，

杨蕙风忽然又有兴趣地问着：

“可说，为什么这里叫海王村呢！这里离着海还远着哪！”

“谁知道，也许从前是海吧？”

“不，我的意思是：因为没有海，所以更想念海，向往海，爱海！”

赵如煌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你也要变成诗人了！”

“我们少说话，快点吃饭吧！”明仁催促着，他望到刘铨就说：“你只喝一点汤怎么成呵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是太疲乏了，我只要休息一天就可以恢复的，今天，今天我没有胃口。”

“那么我们要在这里休息一天么？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，先到山上去再说，这里还是不妥当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，不过因为常时睡在床上，虚弱得很，习惯了也没有什么。”

“为了行路方便，我们还愿意你装成病的样子，免得他们疑心。”

明仁一半也是故意这样说，可是这句话恰巧打中了他的心坎，他显出高兴的样子。当他们吃完付过钱之后，明仁和李大雄就一边一个扶持了刘铨，其余的人随在他们的后边。果然他们的方法很好，只查了一个就放他们过去，还当他们真是带病还愿。站在一边的日本人还讪笑般地说着他们的愚蠢。那些善男信女们，有的举着香，有的捧着佛像，有的不断地数着念珠，嘴里喃喃着。有的还更悲惨地在手臂上穿过铁

针，挂着铜香炉，有的穿了舞台上罪犯的红衣，项上带了一串银的锁链。明智正待要笑出来，忽然看到挂在自己身上的黄布袋，她也觉着自己很可笑了。这样就使她失去笑人的心绪。

当着那些狗腿子扬起鞭子的时候，这行列就扭曲着象一条被惊的蛇，不安地波动着。人们真是些待罪的囚犯，还有女人的叫喊。本来是整齐的，一下变成混乱了，等到那鞭子落下去之后，那行列迅速地又集合起来。

“我真想不到，怎么会有拿别人的苦痛当做笑乐的？”

明智心里这样想着，林文雪很怕，紧紧地拉着杨蕙风的衣服，躲在她的身后，好象这样她就觉得是很安全了。

明仁这时候低低地把话传过来，要他们不必怕，不要乱动，免得受连累。

他们好容易买到车票挨上车，几乎连一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他们象一盒压紧的鱼，连转动都不可能，赵如煌气忿地说：

“这怎么可以，拿我们不当人办！”

明仁赶紧拉了他一把，暗示他不要说话。这些虔心的佛门弟子，被鞭打的，被压榨的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也没有一声怨气，好象他们命定要受这磨难，只是嘴里不断地念着阿弥陀佛。

李大雄好容易向一位坐着的善弟子商量好，请他把腿叉开一点，让刘铨坐在一个小包袱上。他虽然不会倒，可是他怕他支持不住会溜下去。

车开了，他们的心更安定些；因为想到了是一步一步地远离了敌人，奔向亲爱的祖国。

# 十四

车到了金顶山脚，天就要黑下来了，可是全山上闪亮着灯笼火把，象一条线似地朝上爬，在暮色苍茫中，已经有人戴着红绒花赶下来了。看到这些初来的人，他们叫着："虔诚，虔诚；"那些懂得规矩的老香客，也向他们叫着："带福还家，带福还家。"

他们从车上挤下来，松一松麻木了的筋骨，茫然地听着相对的欢呼，几乘轿子已经赶过来问着他们是不是想连夜上山？他们才说预备先在山脚住一夜，就有提灯的旅店伙计迎过来招呼他们。还是由明仁和李大雄架了刘铨，他们缓缓地走向旅店。那是又卖饭，又有住处，还可以歇车辆的骡马店。油灯幌着，显得人马很多，到了里面，才看出来冷清得很。

"别人都是连夜上去的，不过在这里吃一顿饭，我们何必住一夜呢？"

赵如煌又有点抱怨地说。明仁就赶紧低低告诉他全是为

了刘铨，他不能再走了，否则就要出事的。这时候杨蕙风忽然大叫起来：

“刘铨，怎么你的舌头都黑了？”

才坐在火炕上的刘铨，打呵欠的时候，被她看到了。大家也吃一惊，赶着围过来，可是刘铨却安静地说：

“没有什么，方才我坐在车上，怕因为颠簸，失血太多，我就用盐来止它，可是，可是，我想不到把舌头弄黑了。”

“那没有关系，”明仁跟着说，“一半天就会褪下去的。”

“是这样，有一次我也这样做过，没有两天就好了。”

刘铨自己也满意地微笑着，可是他好象再没有精神支持，就势歪在炕上。

“我们还是洗洗脸吃饭睡觉吧，养足了精神明天好爬山。”

“还要走多少天才可以到哪！”

“你还没有‘走’过呢，说到走的话，两天也就可以走过去了，翻过大山头，那边就是我们自己的人。”

这时伙计把饭菜送上来，没有桌椅，只在炕上放了一张小饭桌，他们都要坐到炕上去。

“这我可受不了，”明智才坐下来一下又跳到地上，“我还是情愿站在地上。”

林文雪坐不惯，跪在那里，赵如煌简直是蹲着。只有李大雄和明仁好象很习惯地盘膝坐着，很自在地吃着饭。

“等下我们睡在哪里？”

杨蕙风吃完以后关心地问。

“就睡在这上面呵。”

“这怎么成——”她几乎象哭似地说着，接着又抱怨了一声：“连被褥都没有。”

正说着的时候，伙计捧了一大叠棉被进来，看到那灰黑的颜色，她更摇着头说：

“那怎么可以，那怎么可以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”

明仁虽然不便和她说，却用目光止住她，明智赶紧拉了她的手，和她说：

“我们到外边去看看吧。”

她们才要跨出屋门的时候，林文雪也赶着从炕上跳下来，说：

“我也去，我也去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们一同去看看。”

李大雄赶紧凑过来，向她们低低地说着，要她们的言语举动小心，因为这还是敌人的势力范围以内。

“我们知道，谁又不是小孩子！”

她们站到院里，就看到那条向上爬的火龙，那是无数颗火亮集起来的，因为人在移动，那条龙也象是蠕蠕地动着。

“这太美了，白天山上该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
杨蕙风叹息般地说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那边——”

明智扯着她们向半山腰望着，那里有一团大火，熊熊地烧着，照出它那一方的树林，象一幅活动的图案画。当擎着火把的人钻入树林，就明灭地显着奇景。此外弥漫在山谷间

的还有那朴实，抑扬顿挫的歌声。

“那是什么人在唱？”

“都在唱——”

“什么歌呵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总是祭神的吧。”

“美极了，美极了！”

杨蕙风又突然叫着，她又狂又呆地叫喊，明智不得不警告般地扯着她的衣角：

“你为什么这样，要留点神。”

“我要和他们说，明天我也是夜晚上山，这个好玩的机会可不能错过。”

当她把这话回到房里向他们商量，他们立刻同意了。明仁是想到爽性大家好好休息一天，入晚上山，夜半就可以到顶，再乘黑走过去，也许天不亮他们就可以闯过去，可是当他把眼睛移向已经睡在那里的刘铨，他的心上又涂了一层暗雾。

“你去要他们都进来吧，早点安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“好，我叫他们进来。”

李大雄应着他的吩咐走出去了，当他和她们说着的时候，杨蕙风就噘着嘴说：

“我情愿在这里站到天亮，谁高兴睡在那么脏的地方！”

“我们还是进去吧，我们并不是真的来游山玩景——”

明智有意提醒她，她也就顺从地走了进去。可是到了里边她立刻就提出来：

"这房子我可不睡——"

"本来也没有打算要你们住在这里，你和明智文雪住在隔壁一间，我们四个住这间。已经吩咐伙计了，他们正在烧炕。"

"只有我们三个，我，我又有点怕！"

杨蕙风的声音忽然放低了，嗫嚅地说。

"怕什么，有我！"

明智大声地说，跟着就牵了她们的手，走向隔壁去了。可是才走进去，她们又不得不退出来，因为房里充满了柴火的生烟，跨进一步就呛嗽起来了。

"真该死！"杨蕙风又抱怨起来，"伙计怎么也不来管呢？"

"小姐，我在里头哪！"

这是在白烟里闷着嗓音应出来的，还接着嚷了一声：

"您请在外边候一下吧。"

她们就站在院里，杨蕙风还是不高兴地说：

"这晚上怎么能睡觉，脏死人，我一辈子 也 没 有看见过。"

"那么你穿着衣服睡好了。"

"只穿衣服也还冷呵！"

"那可就没有法子了，只好请您小姐屈就一下子——"

"明智，人家不高兴，你不该开人家的玩笑。"

杨蕙风忽然正正经经地抗议，可是明智也严正地回答她：

"你总在抱怨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不是来玩的，你知道么？我们过惯了的舒适生活，那不是应该的，我们应该

明白这一点才好。”

杨蕙风没有话好说了，只低低地咕哝着：

“何必说我们呢，只有我是这样子，你倒不这样，我知道我顶没有用！”

“不要这样说，你看，烟不是散了许多么？我们就可以到里边去了。”

她们走进去，看到那照样是占了房屋一半的土炕，铺了一张半旧的席子。破八仙桌上燃了一盏油灯。林文雪忽然惊奇地叫着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灯芯做得多么细致，又柔软，又均匀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那不是做的，那是生成的。”

林文雪怪不好意思地又说了一句：

“我没有看清楚，——”

“好了，我们睡吧，我们的被干净些。”

明智说着去关好门，杨蕙风看看那木脸盆里浮着一层烟屑的冷水，就又摇摇头走开了。

远处还是不断地响着人声，狗粗声地在近处跑着吠着，伙计的尖声叫喊好象穿破了冷寂的夜，自远而近的更梆一下一下地响着。已经躺在被里的林文雪，小声地问着：

“这是卖馄饨的罢？”

“不，不，这是更声，起更的时辰，在乡下算是很晚了，我们睡吧。”

她们躺到炕上去，噗的一声，吹灭了桌上摇曳的灯火。

# 十五

虽然是春天，夜晚也是冷的，明智躺在那坚硬的炕上，也象是很不习惯地翻着身子。起初她还听到她们也在转着身，她故意不说话，可是慢慢地她听到她们安静下去了，发出均匀的呼吸。可是她还清醒着，当她只是一个人的时候，她有时也不能得着宁静。

窗外，好象起了风，还好象下着雨，震撼着屋瓦和窗棂。可是她知道那不是雨，在北方，初春不会下雨的。她想睡，可是睡不着，因为仰卧，背部都感到一点痠痛了。她转了半个身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

夜气象冷水一样地流荡着，她把头钻到被里去，可是一想到那棉被，又赶紧把头冒出来，外边的寒气显得更重了。

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，理不出一个头绪来，只是心里烦苦得很。忽然她想到母亲和哥哥躺着的地方怕就和她这里一样硬吧？她忽然又想到死了。她想起那个活活被打死的青，她的眼前仿佛浮出一张苍白，有力；显得出爱也显得出恨的

脸。可是在眼角，嘴角那里流着血。她不敢看了，更闭紧眼睛，可是那面型仍自悬在她的面前。她再仔细看，原来那是苓的端正美好的脸，她简直不敢想象这张脸受着鞭挞的时节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忽然一声响，惊了她一身汗，把枕头下面的火柴划亮了一支，才看到惊跑的老鼠，还有被它拉翻的油灯。这时候她才想到如果那油灯点着，她的脑子里也许不会生出这许多幻想。

远处响着两下一顿的更梆，夜是更深了。人声稀少了，只是有睡梦中悲苦的呻吟。她想到那是刘铨，吃了一惊，可是没有另外的人声，她的心才又安下去。她又转了一个身，象要丢开一切，她想安心入睡。她是那么努力，所以她的两只眼一直是大睁着。

忽然有一阵喧噪，狗叫着，马蹄踢着，人大声地说话，不知道一阵多了多少人。伙计的尖锐的高音在寒夜中钻着：

“查店的老爷到了，诸位客官起身呵！”

她打了一个冷战，赶紧从炕上下来，穿好衣服，好象等待大难似地坐在屋角的木椅上。她分明听到粗暴的叱骂，撞着门板的枪托，不知道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的生硬的语音，还有打着抖的哀告。

“不成，把他妈的捆起来，想混过去，看你他妈的有三头六臂！”

这些声音是由大门口，经过外院向里院来了，在外院还分明听到一个人挨打的声音，好象是就在地上按翻，用军棍打的。那哭叫惊动了这静谧的夜，寒冷的空气都象是在打着

抖。

坐在屋角的她也在抖着，她再三向自己说：“我要镇静，我可不能露出声色来，”可是她的身子兀自抖着，一点也不能如她的意，她的牙齿上下互击着，发出很大的声音。她想用力咬住它，可是她失败了。

“我并不怕，我太冷了，我从来也没有怕过的，夜怕是太深了，……”

她自语着，镇定自己；她的面前却闪着一幅幅凄惨的景象。

外边的声音仿佛愈来愈近了，连马的响鼻都听得见，一个粗野的声音叫着：

“怎么，门还锁着？”

一个温和，小心的声音赶紧回答：

“老爷，客人不多，里院还没有开。”

“那就成啦，走吧，走吧！”

于是她又听到这许多杂乱的声音由近又向远去了。她还听到狗的凄厉的鸣叫，突然一声枪，还骂着：

“兔崽子，让你叫！”

那狗更高声地叫了两声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可是四面八方的狗的吠叫，象是更洪亮地响着。

声音慢慢地沉下去了，她也静下去，这时候她才确切地知道她并不冷，因为额上和后背都还渗着汗。这时外边又响起吵闹的声音：

“老李，你怎么不看好老黄呵，多么好的一条狗，给打死了！”

“掌柜的，我不是没有看好，我一看见他们来赶紧把它锁上，就是打人那阵它把铁链都挣断了，我抓都没有抓住。”

“总是你这小子不留神，把我一条好狗送了命，妈的！”

在店主的愤恨，悲怆的声音之后，才又有一个人和解般地说着：

“算了吧，连人的死活都说不了，一条畜生更说不上了。夜深了，大家睡吧，不要吵了老客们，天明还要赶早上山呢！”

人声又静了下去，可是风和树的声音象海涛一样响着，这自然的吼叫，微微地震动了地上的一切。

她站起来，并没有想去睡，反倒想走到外边去。她轻轻地拉开门，才探出身去，就看到一个黑影正自站在院子当中，她轻轻地问了一声：

“谁呵？”

“我，李大雄，是明智吧？”

明智的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去，她快走了两步，站到他的身旁说：

“是我，方才你听见了吧？”

“我一直站在这里的——”

“他们怎么会把门给锁上了？”

“我昨天晚上嘱咐他们的——”

“怎么，你告诉他们我们要到哪里去么？”

明智又显着很惊讶的样子。李大雄微笑着说：

"当然不那么说哪，我只说病人的病重，怕惊一下受不住，要他们想个法子把查夜的混过去。果然他们就做到了，大概也是他们平时里院的门常锁着。"

"我还当你说了真话，那下子他们会害了我们的。"

"那倒不然，他们不会安心害我们，我知道，就是怕他们胆小，说出来就坏了我们的事。也赶上机会巧，正是朝山的时候，平常这条路很麻烦的。你没有听见方才还绑走一个么？"

"我听见了，我还听到打的。"

"那才冤枉，说不定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就这样白白送了命！"

李大雄叹息着，可是树的更大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微音，明智仰起头来，还看到隐在树后的一个惨黄的月亮。

"月亮这时候才出来。"

"过了月半，就一天比一天迟了。"

"我在房里还以为外边刮大风，下大雨，没有想到天还是这么清朗。"

"那不是风雨的声音，那是松涛。"

"那不是松涛，那是树的叹息。"

"不错，是树的叹息，——"李大雄忽然若有所悟地说，"我记得一个俄国作家写过一篇小说，说起一座树林，因为看到了杀死的许多人，以后就一直发着不平的声音。"

"我也看过，是科洛涟科写的，我想将来这座树林也会如此。"

"不止这里的树林，凡是树林都要发着这不平的声音

吧？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不知杀了多少人呵！”

“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！”

明智恨恨地说，沉默了一下，忽然她又说：

“想不到这时候还有人上山。”

“往年人还要多呢，这还因为不平静，多少人都没有出城，只是附近的老百姓多。”

“如果这些人不是朝山进香的，也象我们一样，是投向祖国怀抱的，那股力量该多么大呵！”

“真要是那样，怕连我们也通不过了！”

“如果有路的话，没有不想走的。”

“路也是要人走出来的，如果没有人类的血汗，路是筑不成的。”

“青已经洒了她的血，苓呢？……”

明智说着的时节，声音又低下去，她想起这个大时代中，许多不该死的，不甘心死的，都失去了他们的生命，她忽然又记起刘铨，她就又问着：

“刘铨的情形呢？”

李大雄没有回答，只是肯定地摇着头。明智有点焦急地说：

“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他多休养两天？”

“你看这情形我们怎么成？也许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，把我们都牵住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要不我陪他，你们先去。”

“要陪也不是你，不是我就是明仁，可是没有他我们走起来也不方便，其实只要两天就可以了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

了。可是他，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。”

“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死，我们都活呵！”

“可是我们没有力量不让他死，他方才吐了很多血，是我扶侍他的，他们都不知道。”

“难道一个年轻轻的人就这样完了么？”

她的问话没有人能给她回答，树虽然在吼着，可是那没有一个字音。李大雄是默默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把他的小烟袋掏出来叭着，吸了几口，吐口口水，才又温顺地说着：

“许多事都是人力所不可为的，不要说人的生死，有时连自己的事也不能做主张。你有时候觉得么？”

“我觉得，我觉得，……”

她连忙应着，她想起方才一个人睡着坐着时候的许多事。李大雄的话的本意分明不是指的这些，可是他立刻管住了自己的情感，又从小荷包里装了一袋烟。用火石打出火来，点燃着叭起来。

远处第一声鸡鸣传过来了，于是他慢吞吞地说：

“鸡叫了，天不早了，你回去睡吧。”

“好，明天再见。”

李大雄望着她那可爱的身影走回房去，他只是用力地叭几口烟，把烟灰在脚底磕出来，才长叹了一声，走回他自己的房里。

## 十六

“昨天明明说好夜晚上山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又变了卦——”

杨蕙风一个人坐在房里喃喃地自语着，林文雪接着说：

“日里上去也好，免得道路看不清楚。”

“怎么会看不清楚，昨天晚上一夜也没有断人，我听见的。那多么有诗意呵！”

“你还听见些什么？”

正在这时候明智走进来，就问了她一句。这倒把她问住了，不知道怎样回答了。看见她说不出来，明智就笑了一声，才和她说：

“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听见些事，所以我们才改变计划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一个也走不成，都要留下了。”

“咳，你为什么不多说一点呀，这样说还闷死人呢！”

于是明智就把昨晚的事说给她们听，还没有听完，她就说着：

“那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，愈快愈好。”

“这一下你倒忙起来了！等一会吧，他们替刘铨喊轿子去了，喊来了就动身。”

“如果这阵他们再来可怎么办？”

“你又过于担心了，昨天查夜的这时候怕正在睡大觉，不会再来一次的。”

过一会，轿子来了，明仁和李大雄差不多是把刘铨抱进去的，轿夫把轿子抬上肩，就起始走了。伙计不断地叫着：“虔诚，虔诚。”

这是一个晴朗的天，春风轻轻地拂着松梢，松鼠在枝间快乐地跳着，后面是一抹无边的蔚蓝的天。他们走不到半里路，就开始爬山了。许多人都和他们走着同样的路，许多人已经从上面下来，每个人都带着笑，象熟识似地互相招呼着。明智就说：

“怪不得有人说宗教是散播着温和社会主义的思想，在神的威灵下，人是要相爱如弟兄，打破了利害的观念和阶级思想。”

“因为太相信神了，只有听从神的意旨，而神永远是沉默的，所以人民也沉默了。”

这是李大雄说，可是突然想起他不该说话的，他就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他再也不说什么了。

“那么你信神么？”

杨蕙风这样问她。明智赶紧摇着头回答：

“不，我只相信自己。其实信神的人，也不过幻想着神是和自己有同样的情感和思想的，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塑造

的。”

“既然没有人真心信仰，为什么它还存在呢？”

“它原来是不存在的，可是一切的统治者都竭力拥护神，因为这样便于他的统治。就说日本人吧，要不是我们装成香客，他们怎样也放不出来我们呵！”

“我们是出来了，那些没有出来的人呢！”

杨蕙风忽然叹息似地说，可是她的气息不能那么均匀，她就说：

“我要歇一下，我喘不过气来了。”

她们停下来，就在石阶那里坐下，这时才看到一步步抬上来的轿子。

“你看，别人还抬一乘轿子，走得多么好！我们都要累死了！”

“谁要你走得这么快，还边走边说话，这是最累人不过的。”

“你渴么？那边有茶喝。”

“好，我们去坐一下。”

在茶亭的旁边就是粥棚，有两个人坐在那里看守，凡是拜过的就有一碗粥和两个馒头。

“你要吃么？”

“我不，我只要喝茶。”

杨蕙风过去在桌上拿起一个杯子，把残茶泼在地上，又舀了半碗水洗着杯子，最后才舀了一杯茶，可是那个看守的人立刻就来说：

“小姐，请您节省一点用水，我们都是一步步 挑 上 来

的。”

“别人用过的杯子我怎么能不洗呢？”

杨蕙风不服似地争着。

“我们就是这个规矩，您不愿意请到别处去用吧！”

杨蕙风气急了，她想不到在这里受了一顿教训，她正想使性子把这一杯也泼到地上，明智早就拉住她的手，和她说：

“你不渴，给我喝吧。”

明智喝完了，道一声谢，把碗放回原处，就扯着她又走出来。她埋怨地向杨蕙风说：

“你怎么那样子，我们要入乡问俗，不能全凭自己的意思，何必惹纠纷。”

“也不是要惹什么纠纷，一来他们太神气，二来他们过于不讲卫生。”

“算了吧，我们是过客，不必管这许多。你看，我们的轿子都上去了，我们要追两步。”

当她们追了上去，走在最后面的赵如煌仿佛吃惊似地说：

“我还以为你们在前边呢。”

“我们原来走在前边，到那边喝茶去了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里又是茶亭粥棚。”

“假使为穷人有这许多施舍的地方，那些人就不会白白饿死了。”

“我要是没有饭吃，我还是要饿死。”

杨蕙风还是负气地说。赵如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问了

一声：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才不会跪着去讨一顿饭吃，我也受不了那许多闲气。”

“本来人活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是一个诗人，平时不大理会这些。”

明智又好象半开玩笑地向她说，杨蕙风正要发作，突然被刘铨的悲苦的呻吟惊住了。她们看到虽然有明仁和李大雄在两旁扶持着，那轿子也是颠簸着，他的身子好象在里面一直跳着。

“坐轿子本来是很舒服的，记得从前上西山，我坐过的。”

“怕是他的身子太轻了，压不住。”

“假使我们也到了这一天，可怎么办呵？”

这个问题把听者和说者两个都噤住了。她们不再说什么了，一路上苦苦地思索着，只是低头看着脚下一级一级单调的石阶，都不去看那路旁的树，来往的各式各样的行人，他们停了又走，走了又停，一直到听见别人说声“到了，”她们才象醒了似地停住脚，抬头看到山门上的匾额八个大字：

“敕建金顶山白塔寺。”

这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

# 十七

他们随了众人挤进大殿，为了掩避耳目也上香跪拜，明智抬头看望，满殿都是缭绕的香烟，再有那杏黄色深垂的丝幔，此外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撞来撞去的钟声，把头脑搅得昏沉沉的，还有那低低咕哝着的佛号。人们到这里是祈求幸福和安宁的，可是他们并不要这些，他们的心里却纷乱得很。李大雄和明仁简直是把刘铨抬在手上，他们赶紧退出来，走下正殿，从旁门又出去，那边有一座更大的粥棚，有人在门口那里喊着：

“请里边用茶呵，请里边用饭呵！”

当他们朝那边走去的时候，杨蕙风就不情愿地咕哝着：

“我不去，我可不受那份气！”

“你不去就没有吃饭的地方，这下看你怎么办！”

明智这样一说，她才只好低着头随着走进去。本来明智还在张望着象城里庙会的耍货摊，吃食摊和说书唱大鼓变戏法的场子；可是她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挤来挤去的只是香客。

听到杨蕙风的话，所以她才能这样回答着。

在吃着的时候明仁向她们低低说：

“等一下我们找个休息的地方，天黑下来立刻就走，到了下半夜有月亮就不能再闯了。”

“不走怎么办呢？”

“找一个地方躲一下，再过一夜再走，走过去就可以连夜赶到，那，那就是我们的地方了。”

“那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休息呢？”

“有地方，有地方，那边就有席棚专为人住的，照例有香客等大清早开庙门烧头炷香。我们就到那边找个地方吧。”

刘铨一直伏在桌边，好象他的精神已经用尽了，这几天他都不怎么说话。

他们吃过了，站起来，李大雄把碗放在一起，送到那洗碗的缸边，道声辛苦就放到里面。他们走出来，原来在这粥棚的后边就是那可以住的宿棚。他们才要走进去，一个人挡住他们，告诉他们女的另有一座，这里是不能进去的。明智她们就停下来，等在外边。过了些时，明仁和李大雄又走了出来，他们的脸非常阴郁，看到她们就说：

“你们怎么不到那边去？”

“我们不累，外边的太阳多么暖和，晒一下倒舒服得很。”

“我们要去一下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去弄点树枝编一个担架，夜晚好用，不然的话刘

铨是走不成的。”

“这样他就能成么？”

林文雪天真地问了一句，他们没有回答，只是凄然地笑了一下，才慢吞吞地说：

“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就是了。”

“我们去帮你们，好不好？”明智这样说。

“快不要来，省得有人看见。”

“那我们做什么呢？”

“你们去休息，或是去玩。”

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她们又牵着手走到正院里去，可是一点也提不起兴致，走到后院，才看到一些卖红绒花和大串冰糖葫芦的。

“快来，在这里，——”

明智好象有什么大发现似地跑过去，她们每个人的头上簪了两三朵，又拿了几串糖葫芦，明智还套了一圈大山里红在头下。可是这许多都不大引得起她的兴趣。终于她们又走出来，就坐在东廊下迎着夕照，她们闭上眼，面前是一派红光，那股温暖使她们陷在半睡的状态中。

忽然，有人叫着她们，那原来是明仁。

“想不到你们坐在这里睡着了，快去吃晚饭吧，天不早了。”

她们茫然地揉着眼睛，都觉不出是睡着了或是没有睡着，只觉得那火光温煦得很，使她们慢慢地忘记了自己，也忘记了别人。当她们被叫醒的时刻，她们的身上已经失去了那份温暖，微微地感到寒意了。

“三哥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就要醒了的。”

明智一面欠伸着一面说，可是明仁赶紧凑过来低低地说：

“小五，你忘了么？你怎么能叫我三哥？”

“呵，呵，……”

她应着，点着头，已经又踏入了那粥棚。没有刘铨，杨蕙风就问：

“怎么刘铨没有来？”

“他也吃不下，要他多休息休息也好。”

这时外边响起更大更低沉的钟声，满树的乌鸦都被震得飞起来了，呀呀地叫着，吱吱地响着的不知是松鼠还是别的禽兽，海潮一般的松涛，又起始响着了。

他们默默地吃着，可是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平静，林文雪甚至于想到是否可以再看到太阳。她丢下饭碗跑到外面去，想再看一眼，可是最后的光辉也早已收了，她只得嗒然地又走回来。别的人早已在那里等她了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他们默默地又走出去，明仁吩咐着她们就站在这里等一下，赶紧大家先溜出后山门。

“那我们认得，我们先走吧。”

明智好象不能忍耐似地说，可是明仁阻止了她，和她说：

“等一下就是了，我们要走在一处，不要分开才好。”

“他们要是关了门可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……”

李大雄象是很有把握似的说，他们就走进去，不大一会儿，连刘铨也出来了。他们一步也没有停留，赶紧顺着墙根走到后院去，前边的人还正有许多，后院却是冷清清的，他们急急地走着，跨出门限，就奔五十步外的一座小树林去，这时候他们就听见关门上锁的声音。

“真巧，真巧，差点我们出不来！”

当他们倚着树根休息一下的时候，杨蕙风这样说。

“我也说巧呢，嘻嘻！”李大雄笑着说。“许多巧事倒并不一定是天生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们为什么不走呵？”

明智心急地问着。

“等天黑了才好走，山头上都是敌人的岗哨，这时候还太早。”

“我们也没有带灯，那可怎么成呵！”

“一点火光都不能有，怎么还能带灯？”

“明仁，大雄——”一个微弱的声音响着，“这，这一路我累你们不小了，你们走吧，把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，我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……”

“刘铨，你看，我们早已准备好了，你不用走，我们两个抬着你……”

“真的么，真的么？你们，你们，待我太好了，可是我要害了你们。”

刘铨到后来几乎象是哭着说，可是他的喉咙嘶哑了，他发不出多么大的声音来。

“不说这些话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一个命运，谁也不负

了谁。”

“我也能抬的，我很有力量。”

这是明智说，杨蕙风拉着林文雪说是两个人可以算一个，也愿意尽力。只有赵如煌在一旁沉默着：

“不要，不要，有了我你们就慢了，丢开我你们就快，还是让我留下来吧，我没有什么用处了！”

“不要说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这时候天已经全黑下来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明仁和李大雄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，铺在担架上，然后把刘铨放上去。明智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他盖在身上。李大雄走在前面，他们都随着他走，说好了一路上少说话，不要划一根火柴，牵着向前走。就是有了什么动静，也不能惊惶喊叫的。

他们起始走了，紧张的心使他们连脚步都不敢放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是追随着前面的一个背影，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。他们连呼吸都管束着，这样他们就走得很吃力，可是慢慢地他们能在黑暗中看出一点上下高低来了，他们就自然地喘着气，走着。远近的树影，象巨大的鬼怪似地站在那里，不知名的怪鸟的嚎叫，象报着不祥的预兆。

突然有两三声枪响，他们赶紧止住脚步，蹲下身子。李大雄低低地说：

“这是朝我们这个方向射击的。”

明仁向后望着，就说：

“赵如煌，你的领子那里一块白的是什么？”

“围巾，我妈妈给我的。”

“请你收起来吧，敌人已经看到了。”

“我怕伤风——”

“你不怕丧命么？你不怕这许多人丧命么？”

明仁有一点气急了，他激愤地说着。赵如煌不再争辩了，默默地解下去，放在衣袋里。过了些时，李大雄才又低低地说：

“我们再走吧。”

这次，他们更小心地迈着脚步，可是林文雪一不留意，踩在一块活石子上，她跌了一交，她没有哼一声，拉了她的手的明智，用手一提，才把她又扶起来。她自己却冒了一身冷汗，想着万一溜到悬崖下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

# 十八

“大雄，明仁，你们还是把我放下吧，你们，你们快点走吧，我好不舒服。”

躺在担架上的刘铨又象哀告似地说。

“那么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吧。”

他们两个一边喘着，一边低低地说。又停了脚步，把那担架放在两块石头上。他们擦着汗，李大雄还顺手掏出来他的小烟袋，可是他随又放进去了。他蹲到刘铨的身边：

“你有什么不舒服？”

“我说不出来，一直我好象睡在山坡上，身子象，象要溜下来。”

“那也许是我们的担架没有绑好，天亮了的时候我们到山里头人的家里再好好弄一下。”

“不，不，是我自己的身体不对，你们还是丢了我吧，”刘铨哀哀地说，忽然他又说了一句：“天上好多的星星呵，怎么这时候才出来？”

“方才我们从一座大树林里穿出来，才看到这许多星。”

“星星多美呵！好象都要向我说话似的，唉，人生是多美呵！”

刘铨象费了很大的力量才说出这几句话，之后他又沉默了。明仁提醒般地说：

“我们还是赶路吧。”

“让我们换一下好不好？”

明智这样说，明仁就阻止着她：

“不说你们能不能抬，连路也不知道怎么走。你看我一直要大雄走在前面，就因为他路熟。”

他们又起始走着，突然有一股强烈的白光在高处闪转着，明智就问：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探照灯，不要怕，照过来的时候伏下身子不动就好了，不照着的时候他们也看不到。”

可是这时候李大雄机警地转一个小湾，那灯光只在山头上浮着，再也照不下来，他们就坦然地赶着路。

已经栖止的雀鸟，常是被他们惊起来，可是风声树声掩盖住了，他们轻悄悄地走着，仿佛愈走愈有力量了。

“我们要走得快些，不久月亮就要升起来，我们就不能再走了。”

“难道这穷山僻壤里也有敌人么？”

“那可说不定，你知道这是危险地带，只要走过去，那就是我们的地方了。”

他们走着，走着，突然谁“呵呀”地叫了一声，前面的人停住了，后面的人一时收不住脚，几乎把他们冲倒。

“怎么，怎么？”

“刘铨跌下去了！”

“担架坏了么？”

“没有坏，不知道怎么会落了下去。”

“不要空说话，赶紧找他呀！”

还没有用他们找，已经听到那哀厉的号叫。那是从小山坡下边发出来的，他们赶紧跳下去，才从挡住他的身子的树根那里又把他抱上来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，这可怎么办？……”

“那边不是有火光么？我们先奔过去再说。”

“万一那是敌人呢？”

“那也没有法子，我们一定先要保住他。”

李大雄也难得象发气般地说着了，他一个人把刘铨背起，朝着那火亮跑去，明仁拿了担架，他们都随着李大雄。赶到那里，他们匆促地叫着门。

“谁呀？”

一个衰老的声音应着。

“我们是过路人，请你行行好快点开门吧，我们的同伴跌伤了。”

门呀地开了，一位长长胡子的老农人迎着他们，看见他们这一群，他微惊地说：

“呵，你们有这么多人！”

“老爷子，我们都是弟兄，赶夜路，失了脚，你看我背

的这个人，请你让我们一个床吧？”

“我就是那么一个破土炕，半领席，你们快放上去吧，呵呀，在流血呢！”

李大雄回过头去，就望到从刘铨伏着的肩头上正不断地淌着血。把他放下去，才看到脸跌破了，血是从嘴角不断地流淌。他们只是呆呆地望着，望定他那染满了血污的苍白的脸，还有那紧闭着的眼睛。杨蕙风伤感地说：

“他不行了。”

明仁赶紧止住她，告诉她：

“他的嘴角还在动。”

这时那个好心的老人捧来一瓦罐热水， 和 善 地和他们说：

“给他擦擦脸吧，他摔得不成样子了。”

李大雄赶紧把水接过去，从他的香袋里拿出他的面巾，然后轻轻地为他拭拂着。他忽然缓缓地张开了他那呆钝的眼睛，象是找寻似地看着他们的脸，右手举起一点来挥着：

“去吧……去吧，……我很高兴。……”

在他的脸上勉强地挂出一个笑容来，可是那笑象是凝固在那里，他的眼睛又缓缓地闭上了。那个老年人轻轻地说：

“他过去了。”

杨蕙风首先哭起来，明智把自己的一方手帕盖在他的脸上，赵如煌咬着自己的嘴唇在房里踱着，明仁只是绞着自己的手指，头上不断地冒着汗。林文雪依在明智的身边，紧紧地抱住她，把头埋在她的肩上。只有李大雄象是很安然地又把他的小烟袋叼在嘴里，不停地叭着。那个陌生的老年人，

不知怎么也用那污秽多纹的手擦着自己的眼睛。

“我最怕看年轻人死了，象我这一大把年纪的老头子，该死，反倒不死，活该在这世上多受些年的罪。”那个老年人抖索地说，过后又好心地说：“你们是朝山的吧，路走错了，天明了我引你们去。”

“不，我们是行路的，我们才从那边过来，上次我还记得扰过你老人家一顿饭。”

李大雄赶紧说，跟着装好一袋烟递给他，他就摇着头，接过去，高兴地说：

“你看我的眼睛真不中用了，还是熟人呢，一顿两顿的还记得干什么！我是在这穷山里等死，可是倒常救活那些不该死的。自从鬼子来了，咳，死的更多了！老弟你贵姓？”

“我是李老二，这都是自己弟兄，都要回到咱们那儿去的。那个你老不记得么？”李大雄指着明仁说：“那是方老三，上回一块儿和我过来的。”

“我记不得了，不少人从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，老二，你去辛苦一趟，炉子上有一锅水，八成开了，每人先喝一碗热水吧。桶里还有白薯，煮上一大锅再说，我看你们也走饿了。”

李大雄才站起来，明仁就说：

“让我去吧，你在这里。”

“人呢，怎么办？”

那老年人指着死去的刘铨。

“等一下我们就葬了他，不等天明我们就走。”

“干什么要走，路上鬼子有哨兵。”

“怕连累你老人家。”

“嗐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！你们总得夜晚才上路，办完了事，大家好好睡一觉，天明了我去白塔寺送柴火，晚上才回来。你们就尽吃尽喝，我把门倒锁了，随哪一个来叫你们也不要答应，保你一点事也没有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办，我们也不谢你老人家了。”

“提到谢就见外了。”

那老年人好心地笑着，这时候明仁已经把开水提来，他们轮流地用饭碗舀水喝。李大雄又和那老年人说：

“你老人家指给我们一个地点吧，我把我们的同伴葬了。”

“这又不是我的地，你看哪里好就是哪里，只要找到一方平地，让他安安稳稳躺在那里也就是了。”

“锄地的家伙呢？”

“就在门后边，随你们去拿吧。”

明仁和李大雄先站起来，一个拿了锄，一个拿把木铲，赵如煌也过去拿了一把铁锹。明智本来也要去的，林文雪把她拉住了，那老年人也跟着他们走到外边。就在山边他们找到一小方平地，他们就开始挖掘。过一些时，原来坐在房里的她们也走出来了。他们很快地就掘了一个坑，李大雄跳下去把底弄平，还铺了一些干土。等一切都弄好了，李大雄又跳上来说：

“我们去抬他吧。”

他们把他抬出来，平平地放下去，然后大家一齐来埋葬他，这时雄鸡开始第一声的啼叫了。

“谁知道哪一天，
人就躺下去了！”

杨蕙风低低地吟诵着，每个人都沉浸在悲哀中，他们用眼泪和着土，一把一把地洒在他的身上。

“他不再活在地上了，
他活在人们的心中，
他活在土地的怀抱里。”

“我们快点进去吧，省得鬼子看见了要出事。”那老年人好心地说。

“我们还没有插一个标志呢！”

“不要了吧，免得给他老人家惹事。”

李大雄这样说，他们就又缓缓地回到那间旧屋里。人象是很疲乏了，都深垂着头，等吃过了白薯，送走那老年人，他们就七歪八倒地睡在那个破土炕上了。

最后一晚的夜行是顺利的，没有需要别人招呼的人，每个人都从实际生活中取得经验，他们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也没有再浪费敌人的一颗子弹，半夜的时间就穿出了危险地带。不知道谁喘息地说：

“月亮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还要找一个人家躲避一下？”

“不必了，不必了，敌人的枪也追不上我们了，再走些

时候就会碰到我们自己的人了。”

“可是我真累了，让我们歇息一下好不好？”

这是林文雪的声音，她说过之后自己就坐在道旁，别人也只好坐下来了。

月亮下是一片白色的茫雾蒙了远近的山峰，一切都是静止的，四面望出去都没有一个灯火，也听不到狗的吠叫。

“我们是在深山里吧？”

“可不是，这一带没有人管，实在也没有人——”

“没有强盗么？”

“强盗也不来抢人了,凡是力量就纠成一股，对付我们的敌人。”

“我们还是慢慢走吧，前边还有一个大山峰，我们爬上去，天也就该亮了，以后就都是下坡路,没有什么麻烦了。”

李大雄这样说，他首先站起来。大家朝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，果然有一座矗立的黑影遮在前面，他们就也站起来随着他走。

“我们可以说话了么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唱歌呢？”

“也可以，不过当你们走上这条困苦的路，你们不会说话，也忘了唱歌的。”

“唱歌可以忘记疲乏。”

“又是那一些歌，我们所记得的歌只能增加疲乏。你想，一张嘴，大喘着气之外怎么还能有闲空说话唱歌呢？”

“我们走着看吧。”

可是当他们走着的时候，他们只是沉默着。他们一级一级地向上攀，心好象跳到喉咙那里，塞住了，连喘气都不方便，真是没有人想说话，也没有人想唱歌了。

等到他们站在最高的峰顶，夜色已经褪尽了。太阳才从东方一跳一跳地上来，立刻把生命和颜色都抛掷给大地上的一切，那么辉耀，那么丰富，显得生命是那么有价值。

他们揩拭自己的汗，向四面观望。明智的心中充满了喜悦，她张开两臂，想拥抱整个的世界。她忽然记起罗曼罗兰的话：

“伟大的灵魂，正象一个高峰，上面有暴风雨的打击，云雾的包围，但是我们可以在上面呼吸，比在别的地方都自由……当着云雾消失了，可以看到人类的全景。”

“我正在看人类的全景，我正在看人类的全景……”

她看那发亮的宇宙，她看那从大地上蒸腾起来的氤氲的乳雾，她看那极目望不断的耀眼的鲜绿。不知谁在说着：

“你看，春草生出来了。”

“不，那不是草——”

明智象沉醉一般地说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那是希望，——人类的希望。”

“我们要向前才有希望呢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就走吧！”

于是他们就又抖擞着精神，踏着大步向前走去了。





**靳 以 选 集**

· 五卷本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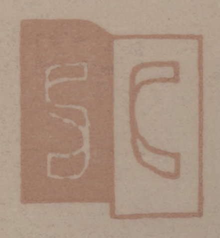
第 一 卷
前 夕 ·上·

第 二 卷
前 夕 ·下·

第 三 卷
秋花 春草

第 四 卷
短篇小说选

第 五 卷
散 文 选



书号： 10118·654

定价：(平装)1.43元